

澳門筆匯

第四十五期

2012.12

五月 詩社 專輯 宇宙
三 百 字 的 宇 宙

一) 丁君陣經營名博 - 我寫故我在

由民署主辦、澳門筆會協辦的“二〇一〇嘉模講壇之文學系列”於2011年12月17日在氹仔嘉模會堂舉行。內地知名博客作家丁君陣主講，以“簡單回顧我的博客經歷”為題，分享他經營博客的心路歷程，並從文學角度與聽眾探究博客的熱潮與前景。丁君陣是內地知名博客作家，是大學教師及文史學專家，主要研究方向為音韻學和中國古代文學，也為《澳門日報》新園地版撰寫“橫側看”專欄。



二) 港著名作家來澳主講創作動力阻力 胡燕青：加強學生閱讀氛圍

由民署主辦、澳門筆會協辦的“嘉模講壇文學系列”於2012年5月19日開講，由香港著名作家胡燕青開講，以“敵友難分——文學創作路上的動力與阻力”為題，與大眾分享其寫作歷程。胡燕青提到，澳門與香港現時均面對大眾閱讀氛圍不足的情況，建議應由教育入手，從小加強學生的閱讀氛圍。



三) 筆會新址啟用 以文會友冀成本土文學加油站

作家組織澳門筆會新會址於五月二十六日正式啟用，同場舉行慶祝酒會，近三十名會員及嘉賓歡聚一堂，氣氛熱鬧。有關負責人相信新會址成為推動澳門文學和本土文化發展的“加油站”，期望會員今後能善用新會址，多開展活動，豐富會員間的文化生活，推動創作。



四) 筆會活動推親子閱讀

澳門筆會於七月十五日舉行“‘抱抱’親子閱讀”活動，由專業導師與家長分享培養兒童閱讀興趣的方法。年齡三至七歲的幼童化身成故事角色，與參與者相互擁抱建立信任和表達友愛。



澳門筆匯

第四十五期

出版：澳門筆會
編輯：寂然
排版及設計：馮美嫻

地址：澳門慕拉士大馬路218A號11樓C

發行：澳門文化廣場
澳門荷蘭園大馬路32號G

承印：嘉華印刷公司
澳門連勝街34號A
電話：+853 2831 0855

國際書號：ISBN1680.6476

定價：澳門幣(MOP) 20元正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本期所有文字和圖片，未經許可，
不得轉載、摘編

贊助：澳門文化局
Com o Subsídio do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詩和宇宙

一切都只是機緣巧合，在我剛接下今期《澳門筆匯》編輯工作，準備籌劃今期專輯的某個晚上，我在臉書看到詩人王和貼上多年之前我們參加五月詩社活動的一些合照，當年大家都好年輕呢！

澳門五月詩社活躍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高舉現代詩的旗幟，鼓勵創作，組織交流，定期聚會，為詩人出書，並出版《澳門現代詩刊》，曾經是本澳最活躍的文學社團。當年的詩社成員，到今天仍有不少是澳門文學的中堅。因為那張舊照片，我決定邀請當年詩社的朋友以五月詩社的朋友一起以詩聚舊，經過一段時間的組織，我聯絡到幾位至今仍很活躍的詩人交來最新詩作，並請到已移民海外的詩社其中一位創辦人陶里先生撰文介紹當年組織詩社的情況。今次五月詩社專輯既是我們一班詩社成員的懷舊，也希望在詩社暫停運作十多年之後留下一個新的印記，掀起資深讀者詩的回憶。

今期另一專輯「三百字的宇宙」其實是刻意設計的，為鼓勵更多喜歡寫作的朋友投稿，我在網上以「三百字的宇宙」為名徵求大家創作的三百字的小說，希望短小的篇幅刺激大家投稿的熱情，徵稿反應超乎想像的熱烈，今期特別刊出當中的二十二篇佳作，但願各位作者再接再厲，一起為澳門小說的宇宙開拓更多可能。

寂然

2012年12月

目錄

編者的話

002 詩和宇宙 | 寂然

五月詩社專輯

006 尋找五月詩社 | 陶里
008 滴水集 | 李觀鼎
010 Our Mother School (外二首) | 懿靈
014 澳門始終有你 (外二首) | 莊文永
016 木棉花開 (外一首) | 王和
018 色慾都市 | 黃文輝

三百字的宇宙

022 請客 | 林中英
023 約定 | 梁淑淇
024 戀愛巷的故事 | 鄧曉炯
025 荒謬的列車 | 來遲
026 火圈 | 水月
027 軌跡 | 眉間尺
028 社交網站公告 | 卓君
029 童星 | 承鈺
030 酒店驚魂 | 方婷
031 荒島 | 徐蕙
032 纖維絲 | 蘇麗欣
033 肥蓋瘦 | 紫菱
034 十號烈風 | 無心
035 遙控器 | 蕭家怡
036 直覺有病 | 姚靖楠
037 食字獸 | 白丁
038 天井 | 黃勵瑩
039 1069 | Ian
040 童稚 | Sherry
041 期待 | 五月晨逝
042 忘了說分手 | 飄
043 招呼 | 黃可偉

散文

046 語言與思想—誰主宰誰? | 水月
048 寧為世遺，毋作世圍 | 徐蕙
049 那棵不能遺忘的葡萄樹 | 沈慕文
051 遺失的雨傘 | 鑣而
052 天氣預報員 | 他他
053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
秀茂坪的紅van | 蕭家怡
055 渡船街、8A、8時54分 | 阿比
057 總站 | 言夏伊

小說

060 血浴泡 | 藍翎
064 實驗 | 林橋亨
066 如願 | 來遲
070 孽戀 | 沈慕文
074 沒有如果 | 施芳玲
076 2017 | 陸奧雷
087 Fatima—我爸爸的神秘往事 | 紫菱
097 咖啡的等待 | 五月晨逝

評論

106 澳門劇壇幾番新--兼論澳門劇本創作 —
《新世紀澳門戲劇作品選》序 | 穆欣欣

Figure 1. The effect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Agrobacterium* suspension on the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of *Agrobacterium* strains.

五月詩社專輯

尋找澳門五月詩社的足跡

陶 里

我在多楓嶺聽風，風裡有濠江舊侶尋找澳門五月詩社的足跡的訊息。我想起二十多年前青年詩人懿靈的叮嚀：

「記著 記著
像記著情人的淚一樣
永遠也惦念著
蒼白的港灣
泥黃色的海水
腦海中一張獨特的原稿
在明顯的分水線
消失以前
尋找亂石上的詩篇
在腐化以前
拾起弟兄遺下的片段……」

（《五月詩侶·流動島》）

蒼白的海灣如今火紅，泥黃的海水如今清澈，流動島流動的是它的生命的血，一切都不消失，記憶是一座永不倒塌的牌坊，記著澳門刻著唐詩宋詞的大街小巷，留著下環街艇家的鹹水歌和崔家圍姑娘未出嫁的花衣裳。要「尋拭亂石上的詩篇」，尋找澳門五月詩社的足跡，就要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早期，南灣周末的下午很瘦，咖啡座像超時值勤的疲憊水手守望茫茫的海港。在海港咖啡座的空蕩蕩一角，老詩人胡曉風和他的朋友在放牧閑暇時光羊群。一段海濶天空闖蕩之後，許多人因尋找走失的羊不回頭，咖啡座的周末，只餘下老詩人、汪浩瀚、江思揚和我四人。為了羊群不迷途和我們不因此失落，有人建議日後聚會，每人要交出自以為是詩的長短句，以資互相觀摩切磋，胡曉風的《我還是等待》、汪浩瀚的《擺渡》、江思揚的《大三巴牌坊》和我的《蚌》（見《五月詩侶》）是這時期的先後作品。

我們聚會的地點後來從南灣轉移到紅街市區的咖啡座，受邀或聞風而來的，先後有玉文、凌楚楓、懿靈、流星子、淘空了、雲獨鶴和高戈。那正是鳳凰花開最燦爛的季節。前來參與我們無名利效益聚會的朋友，都是詩這個文學貴族國度的移民入境簽證申請者，他們的話語，有令人震撼的果效：淘空了語境佶屈聱牙，凌楚楓思維詭異擴放，懿靈後現代啼聲絲絲入韻……這個老中青三代滙合的微弱的節奏吟唱聲曾經在澳門街迴蕩，在濠江舊侶的記憶中留有餘音裊裊。

感謝《澳門日報新園地》的編者，以全版篇幅不定期的刊登我們的作品，把現代詩帶到澳

門讀者面前，也讓我們及時的登上澳門號文學列車，列車的車頭是澳門筆會，當她鳴笛啟行，正是澳門大變身的八十年代，澳門的聲音受到普世關注。

追溯詩友組合，開始於一九八五年，經過幾年的磨合，一九八九年五月正式成立五月詩社，由立法會議員何思謙先生引領，我和江思揚、流星子代表詩社署名向政府註冊處註冊為法團。詩社的首任理事長是我，副理事長是汪浩瀚和高戈。詩社成立後，出版了社員創作合集《五月詩侶》，這本詩集，可說是澳門文學史上第一本本土現代詩集，那是五月詩社在鏡海沙灘上的第一腳印。

詩社成立後，吸收了一批新成員：林玉鳳、黃文輝、郭頌揚、謝小冰、馮傾城、王和、齊思、寂然等，社員達到三十多人。我們一邊籌備出版《澳門現代詩刊》，一邊把社員作品寄往外地刊物出特刊有：深圳《特區文學》八九年一月號、廣州《作品》八九年六月號、廣東韶關《五月詩箋》八九年十二月號、北京《詩刊》九零年三月號、《四海》九零年四月號、香港《香港文學》八九年五月號、《雙月刊》九零年二月號和《澳門筆匯》創刊號。

《澳門現代詩刊》終於成功出版，五月詩社和澳門文化廣場聯合舉行發行儀式，詩社大部分成員出席了儀式，參與盛會的文化俊彥有梁雪予先生、李成俊先生、李鵬翥先生、余君慧先生、佟立章先生、劉樺先生、張兆全先生等，政府方面有文化教育司的代表和澳門基金會的代表。

詩社重視實踐和成效，鼓勵成員創作，並且為成員個人作品結集出版。十多年裡，除了依照工作計劃出版《澳門現代詩刊》（一共多少期，恕我一時無資料）之外，還為成員出版了十八本個人詩集和七本文集。小小的社團有如此能量，是澳門大變身奮勇向前邁進的一種徵兆。詩社的活動和注重與外地同業社團的聯系來往，引起廣泛的關注。詩社首先得到香港《詩雙月刊》以詩人羈魂為首的編輯部成員組隊來訪、香港《詩報》張詩劍和陳盼耕的約會，隆重的一次是詩社遠赴韶關與當地的五月詩社交流和該社前來澳門與我們舉行座談會；差不多與此同時，香港中文大學同學的一個文社也來與我們交流。詩社又受邀參加《香港文學》雜誌社舉辦的海外華文作家交流會和暨南大學饒芑子教授主持的詩歌創作座談會。

前來訪問或為詩社成員作品先後作評介的學者有：香港嶺南大學梁錫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高級講師 坤堯(後升副教授)、福州社會科學院劉登翰教授、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江少川教授、古遠清教授，華南師範大學周文彬教授和廣東教育學院熊國華教授等。在海外詩人方面，詩社聯絡了菲律賓的雲鶴、沙老越的吳岸、新加坡的原甸、越南的銀髮、泰國的領南人。《澳門現代詩刊》登載的詩文，除了詩社成員的作品之外，還有來自雲南的，如雲鵬，有來自武漢的，如石天，有來自上海的，如柳冰，有來自黑龍江大興安嶺的，如雪村，有來自內蒙古的，如石偉；《澳門現代詩刊》還出版了幾次越南華文詩人作品特輯，介紹越南華文詩人的創作成果。

這裡必要補充一筆：詩社成立之初，邀請澳門大學雲惟利教授做詩社顧問，他離開澳門後，我們邀請李觀鼎教授參加指導詩社運作，他不予考慮的應承了，屈就副社長一職，屬「鎮社一寶」。

在澳門大變身的歲月，我適逢其會生活於澳門，有幸參與澳門筆會和五月詩社的創建和運作。我把這兩項工作看作是澳門社會賦予我的使命，成為我的文事活動的主要內容，我盡力所能及為之作出奉獻。澳門筆會和五月詩社在地方引起的迴響並不熱烈，她們的文學效應卻使到對澳門社會陌生的香港、台灣和國內的詩人作家和學者異口同聲稱許，令我有與榮焉的內心產生滿足感。

澳門回歸之後，我的健康每下愈況，視力尤差，只得退休，懷着依戀的心情離開澳門。當時我在澳門筆會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五月詩社的工作，包括印鑑和財務等等，我親手移交給當時詩社的正副理事長莊文永、錢浩程和黃文輝。我有所叮嚀有所等待的離去，十多年過去，五月詩社在別的夢裡酣睡，我只可作「無可奈何花落去」，未知何時「

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感慨。我想起老詩人胡曉風的詩《我還是等待》：

「我還是等待
夢可重溫
風又吹回來
你知不知道
雲為什麼總戀着山
山又為什麼戀着水
這也許 也許
就是人說的
那是情 那是愛……」

是的，要尋找澳門五月詩社的足跡，須要有那份情那份愛。澳門五月詩社不代表什麼，但她是澳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活躍的現代詩的創作群體這一事實，誰都抹不去；北京社會科學研究院一九九七年出版的《中華文學通史》八冊四三八頁所載的一段文字，正是為包括五月詩社在內的澳門詩歌所作歷史見證：

「在八十年代澳門文學的崛起中，詩歌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既作為一個主要的文體形式，活躍在澳門的文壇上；也在創作實踐上，代表著澳門文學的藝術水平。較之散文和小說，澳門詩歌是堪與大陸、台港和海外華文詩歌相提並論、接軌對話的一個領域。」

那又是一座不予鏤名的雕塑。

在澳門文學沙灘上，有五月詩社鮮明的足跡，只要有那份情那份愛，就尋找得著。

陶 里

2012、9、10、於圖龍都



照片右起：李鵬翥先生、余君慧先生、李成俊先生、江浩瀚、梁雪予先生、陶里 澳門基金會代表、佟立章先生 文化教育司代表

滴水集

李觀鼎

●燈塔●

滿眼迷惘 面對
海岸邊璀璨燈火 她知道
導航的日子 一去
不復返了

●懸崖●

高傲的俯視之外 還有
謙卑的仰視 俯仰之間
掂量出 一個真實的自己

●浪花●

以短暫的花期 追逐
生命的永恆 在
千萬里海面上 鋪就
不敗的 花壇

●星星●

有的殷勤地給行人指路
有的熱情地給大地啟明
有的神秘地眨着眼睛問
天宇有多大銀河有多深

●石頭●

自從 曹雪芹為一塊石頭
寫了記 連軟柿子也想
住進大觀園

●骰子●

不論點數多大
擲出來的命運
都靠不住

●文化●

時代的大餐桌上
一瓶 撒來撒去的
胡椒鹽

●漢字●

亘古不泯 乃因
不適於拜物 而只擅長
寫詩

●詩●

摘下禮儀的假面後
掏出的 帶着韻律的
心跳

●夢●

一孫兒語錄

被 抄一百遍生字

那晚 我夢見自己

變成了一個機器人

●火焰●

不捨棄 餘溫尚存的灰燼

怎舉起 紅火盈天的光明

●邏輯●

傻子固然不是聖人 但

聖人常被視為傻子

●問題●

為什麼 人隨着

為什麼的減少 反而

越發地不知道

為什麼了

●廣告的啟示●

一借用曹雪芹語

若信「滿紙荒唐言」

必撒「一把辛酸淚」

●蝴蝶●

短短 十天的飄飛

竟舞成 百代翩跹的

堅貞

●白髮●

一給愛人

你曾經汹涌的溫柔 雖已

歸於靜謐 而我望着

那銀絲縷縷 仍聽得見

小提琴弦上甜蜜的 憂鬱

●擔心●

不怕被子孫遺忘

就怕愧對他們的詰問：

留下這間祖屋的

是一位怎樣的先人

●對話●

快樂說：去吧 離我遠着點兒

痛苦說：不行 我在你心中呢

●成熟●

成熟的谷子彎下腰

成熟的果子垂下頭

是成熟孕育了謙卑嗎

還是謙卑成就了成熟

Our Mother School (外二首)

懿 靈

開幕式 An Opening Ceremony

Dear Santa Rosa ·
你曾被稱作庇護十二
名字亦一如命運時葡時法時中時英
然而於同一屋簷下
你孕育過無數的世界公民
你是我最早的聯合國
我們為非洲孩子籌款
我們為法蘭克福孩子寫慰問信
一顆紅色的校服鈕扣上面就有
一個拋向大海的白色船錨把心繫着
這裡的孩子不知楊桃
他們只愛在星果樹下
撿拾一地甜甜的星果
聽這東南亞之果的智慧傳說
見證葡萄牙水手的殖民足跡
在星果樹下幻想
幻想自己是小小圖書館裡書中跳出的大人物
生命就像星星一樣照耀他人
然而這許許多多的小人兒
卻想像不到自己已摘下了
世上最寶貴的一顆
而那最寶貴的一顆
就像她／他們高唱的歌一樣千禧不變
沒高牆、沒枷鎖、沒分歧
沒拒人於外之門
因為這裡包羅萬有得像tuck shop
因為這裡通向大同
既有我們喝下的第一瓶可樂第一罐vitasoy
第一支土字型塑膠瓶益力多和從中冒出的綠豆芽
有歡樂有和平有榮耀有希望有讚譽有安慰有自在
因為這裡柔軟得很
因為這裡堅強得很
一如瑪利亞母親
一顆就已經足夠
那怕心安之所
僅是四句期那小小粉筆盒做成的捐款箱
卻傳遞着
千千萬萬顆來自同一個源頭
恒久而不滅的
羅撒之光

熾熱依然
一顆紅色的水手鈕扣就像
拋向大海的救生圈在救贖着
彼此的方向
我們的核心價值
我們的無償遺產
全都因為
這裏有我們
而我們就是未來

致別辭 A Farewell Speech

Dear Rosians ,

時間已不許我們蹉跎
餘下緊逼得很
我們的孩子不會因為改變而停步
我們只有迎難而上
為孩子預備一切

預備金銀財帛
預備房屋
預備股票
預備銀行存款
預備方舟

為孩子預備了一切不應預備的
卻沒有預備一切所應該預備的

譬如：

一個健全人格
一個開放思維
一個清明心境
一個正直襟懷

那些幾乎抽象得不曾存在的想像

又譬如：

開眼不致盲
開口不致命
深呼吸不致心臟停頓
順耳聽來的不假
隨口喝下的不是VOCs
宴會上不再有被殺害的野生動物
隨地撿到的不是子彈
吃下的不是人

這些幾乎具體得擺在眼前的事實
未雨綢繆從來就不是明天的事
告別也是為了明天

註：此詩為離別述懷。為紀念即將拆卸重建的母校聖羅撒舊小學部校址而作。詩中提及的「庇護十二」乃為上址最早期屬於天主教區轄下另一所獨立學校的名稱，她結業於七十年代，後上址始為聖羅撒學校所用。而往後中文部及英文部亦分別在不同時期以此址為各自的小學部。詩中提及的英文小學唱的歌，名為「Jubilee Song」。

2012.9.22

香港巨星誌

懿 靈

梅艷芳

寒梅不自憐
芳華早綻路自行
傲雪勝紅棉

張國榮

難得天神降
雌雄同體色難禁
一躍香江殞

陳百強

百思不能解
歷劫寧死不低頭
一心證無求

黃家駒

白駒過空隙
壯志未酬卻喚仁
死人換生人

羅文

浪人行我素
造詣點化成核心
鑄造獅山人

2012.9.23

我們的超大碼遊戲

懿 靈

他們在吹很多很多很大很大的泡泡
 快捷的泡泡方便的泡泡便宜的泡泡
 發達的泡泡舒適的泡泡安逸的泡泡
 美麗的泡泡健康的泡泡時尚的泡泡
 親切的泡泡愛情的泡泡欲望的泡泡
 璀璨的泡泡甜甜的泡泡幸福的泡泡
 這新妖們的魔法宇宙讓泡泡
 包圍世界包圍陸洲包圍海洋
 包圍城市包圍農地包圍荒漠
 分隔開花樹苔蘚，雀鳥走獸，蟲魚貝蚌，鯨豚
 所有動植生物
 分隔開父母子女，家人親屬，朋友鄰居，種族
 所有人倫社群
 你看泡泡裡面有個你多輕浮
 這撞不開打不破的新型囚牢
 這所謂文明科學進步的泡泡
 包裹着每一個個體生命
 直至精神頹毀靈魂涸乾
 直至生命之環斷裂一切滅絕
 你看泡泡裡面有個你多虛幻
 當你沉醉於這些嶄新的五官體驗
 當你參與這些遊戲
 當你熱捧這些如扭蛋機裡跳出的無窮無盡的新意
 世界將如泡泡一樣在你手中爆破
 消失再也不見
 你看
 你只是扭蛋機裡面其中一個
 不是待救
 而是待棄
 歷史還不及樹木
 唯有超脫
 宇宙中才有無窮的你
 才能與眾生一體

2011.5.12

澳門始終有你(外二首)

莊文永

當陽光飄落在繁華的都市
石仔路散發著歷史的氣味
不同的語言 一樣的聲音
充滿著激情的魅力
因為澳門始終有你

當松山露出她美麗的笑容
盛世蓮花在風中爭艷鬥勝
不同的膚色 一樣的熱血
灌溉這永恆的土地
因為澳門始終有你

當濠江唱起了時代的歌聲
中西文明賦予堅強的生命
不同的信仰 一樣的梦想
我們力拼永不放棄
因為澳門始終有你

當燈光點亮了萬家的希望
一樣的你我 一樣的聲音
一樣的熱血 一樣的梦想
凝聚著我們的血脈
因為澳門始終有你

深秋的季節

酒吧裡的燈光
編織火紅的玫瑰
拿酒來吧 兄弟
灌溉這日子的荒蕪
醉了才是回家的路

深秋的季節
當晚風還有火熱
點燃激情的雙眼
酒吧搖滾樂的狂飆
靈魂在燈光裡奔走

記住，生命如歌
一路踏來 兄弟
為你歷經不少風雨
獨飲流淚
靜默無聲

日子隱沒在酒中
杯裡掀起的巨浪
穿越大海
喝一杯 兄弟
為今天的你 再喝一杯

我的臉紅了
當酒精染白夜色
突然想起
封存已久的記憶
該是道別的時候

愛的變奏

今晚她真的要愛了
她穿上白色的的婚紗
紛紛揚揚
是否春天裡的一場雪花？
她說是
千真萬確

火紅的嘴唇火一般地燃著別人
這樣的愛令我傷感
我說親愛的
今晚不會下雨
我也不會哭
因為你的眼淚比我還多

她手挽著別人
然後送我一個飛吻
也真性感
可我的眼睛也飄著雪花
紛紛揚揚 因為
今晚她真的要愛了

木棉花開（外一首）

王和

本來
有向上的決心是不錯的
可是
習慣向高度攀附 卻是
一種卑劣的個性
而妳就是這麼一副
妖媚的嘴臉

最討厭的
是早已斑駁皮膚的年華
卻還要硬挺腰肢
染著胭脂
如一個被歡場的霓虹斜照了半個世紀的女子
在乳育過三四個孩子後
仍要濃粧示人
飄邈欲墜的粉粒
充填著每一個呼冤的粗大毛孔
再用驚人的腥紅
點點染染
挺臀突胸的
在華燈初上的大街上
在紙醉金迷的夜店中
顛來蕩去
在煙花並發的蓮花寶地
被稱作英雄

不應被尊為英雄的
被稱作英雄
這已經是一種墮落
而沒有資格指點英雄的
卻涎著臉在叫囂
就更是一種墮落
而你在墮落中獲得驕傲
以刺鼻的濃香
惹來愣頭愣腦的相思們
啄食你花心的雀躍
如一群患著戀母情結的變態
追逐於這艷粧婦人的裙下

最終也落得
爛作春泥的下場
這也不過是
恰好領有花國的護照罷

叫人益發生厭的
是你招來南風之淚
點點滴滴
搓透在你腐敗的屍骸中
叫路上的我
差點兒滑倒

無賴系列

其一 臭罌

與所有熔岩一般
奔騰著火紅的毀滅性
在地底暗黑的煉獄中
涓涓淌出一道支流來
烘焙著白山黑水外的那片
原來蒼翠的養參地
從此
人參都靈秀起來
拔足便往南跑

那一夜 赤鷲挾北溟而來
一置喙
便叨去了半個世紀
那自萬仞山崖一躍而下的狂妄
在扁毛畜生的一陣振翅後
祇落得一地紅羽
和半截殘垣
而在墜落的快感之中
卻有上百萬被騙的怨靈
在身成粉兮骨成碎的風聲中醒悟

再凶狠的猛獸
在幾十個寒來暑往之後
最終還是要齒衰爪鈍的
而惡形惡相
亦祇好窩在巢穴中
對著鏡中的倒影
裂齒睜目一翻
而青銅化
是最後的宿命
當奮起最後一口氣
幻化成一座仰天揮手的塑像
卻惹來微不足道的鴿子
撒下一泡不屑
在飛過它的頭頂時

其二 出臭草

也不過是父死子傳罷了
叫囂的聲浪再大
也淹不了幾千載的古老咒語
悠悠
如燃著一堆
在山岩下聚積而腐敗的落葉般
其臭若猶
而混濁的氫氫
竟直湧九霄

還是那頭赤鷲
盤旋在顛頂而行的骷髏之上
以俯視的高度緊緊盯著
有哪些剛咽氣的新生者
便馬上給利喙相中
剝其皮而撕其肉
腥血的濕度
洩漏了赤鷲之所以不至滅種的秘密
都甚 世紀了
還有餓殍遍野的赤地？

以白骨剔牙的食屍鳥
眼眶泛著
紅寶石也似的血色光芒
像在找尋死亡的探射燈
那是一種不能豢養的兇禽
縱是不停的餵以西冷牛扒
飽餐以後
牠還是要去製造新鮮的死亡
因為啃吃腐屍
本來就是無賴的本性

色慾都市

黃文輝

每一朵木棉
都開成乳房，肉肉的
顫着
每一枝樹幹
都伸作長腿，閃閃的
抖着
這是城市的
街道風景

至於那黑臉琵琶
的夢，至於那燈塔
掃過的希冀
不過是賭桌上的
籌碼，被一個個
肉肉的乳房夾着
被一條條閃閃的
長腿踏着
在色慾的都市
我們每一口呼吸
都順乎天性地
赤裸而貪婪

我們的肉體
早已被出賣了
幾個世紀，從
這一床的喘息
到另一床的呻吟
發臭，像通向外海的河道
卻有人錯把
漂浮死水上的
自慰器
供奉作聖像
膜拜
人造的藍天虛偽得

跟矯情的歌聲
一樣無恥，但卻被
一張張傳單兜售着
被一份份頭版
套紅廣告着
被一口又一口的
濃痰正氣凜然地
宣讀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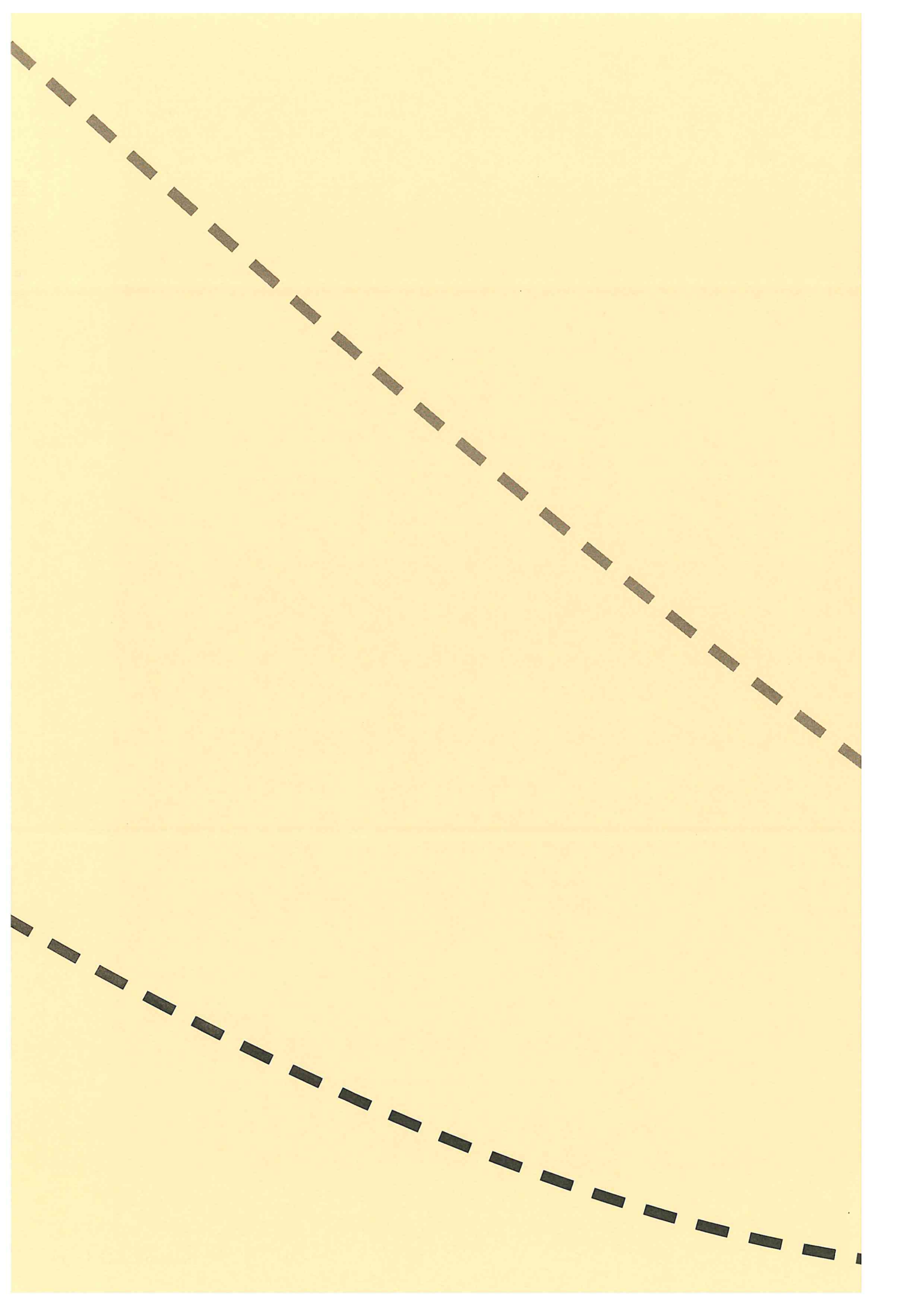
他們說：
「陽痿的人有福了
你們看這一座座
遮天蔽日的巨根
便是未來幸福的保證
你看街頭亢奮的
情慾，便是購物長廊的
刷卡聲
道德不過是
避孕套，發洩完
欲望便丟掉」

不再有灣的過路上
有媽祖搭上發財巴
靜靜離境，一如當年
她靜靜渡海而來，只是
被高調張揚地曬在黃濁海邊的
是無數印着穢漬的
漁網絲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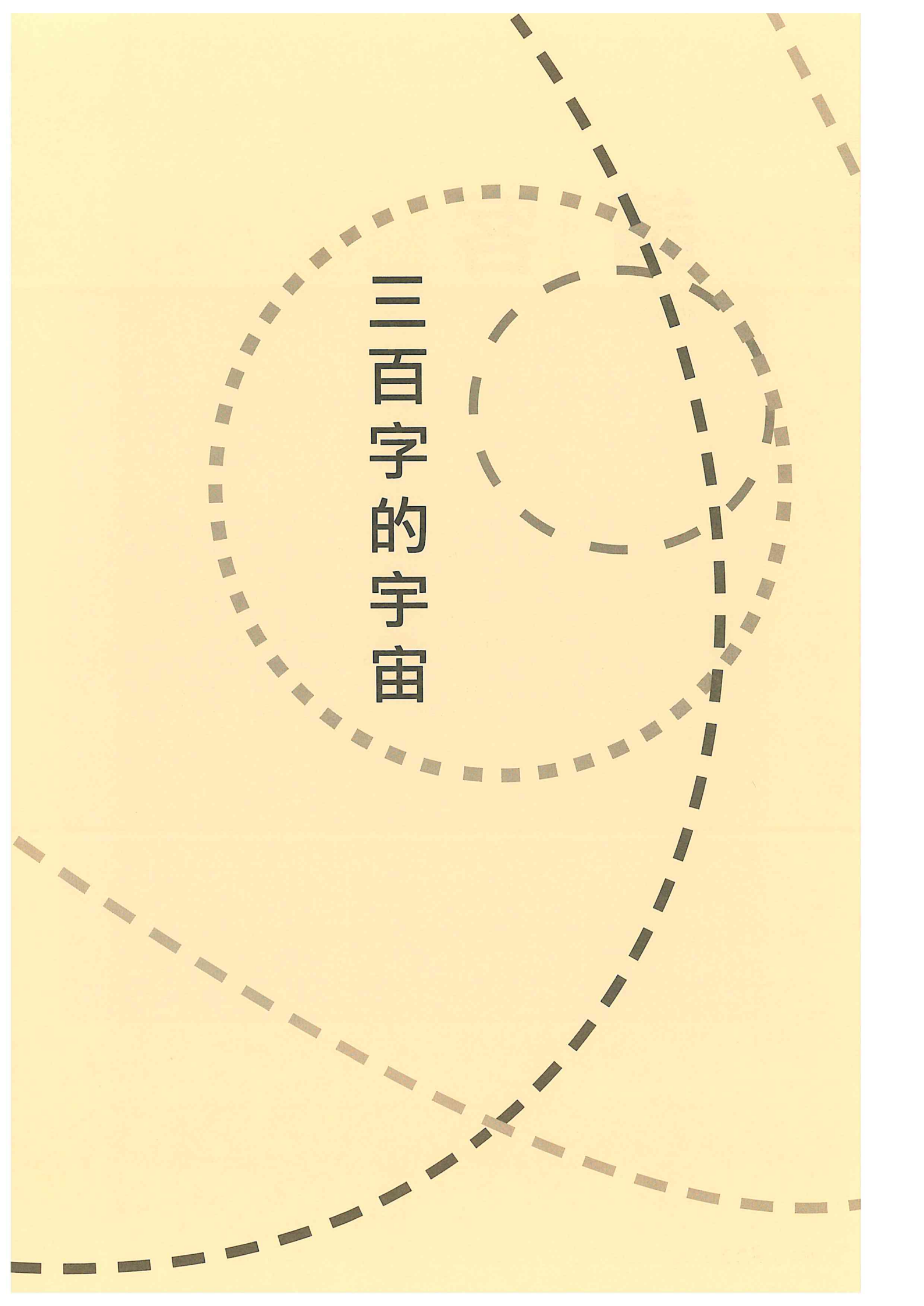
草於29-09-2012

訂於03-10-2012

後記：寂然兄提議在《澳門筆匯》搞個「五月詩社」的專輯，當即響應。「五月詩社」時期，跟着一班前輩學藝，又夾生地硬啃西方現代理論與詩歌，心無掛礙之下，因無知而起的年少氣盛，倒寫了些自鳴得意的句子。現在為生活所逼，犬儒度日，謹以此詩追憶當年情懷，並向諸前輩及詩友問好。



三百字的宇宙



請客

林中英

部門主管黃SIR搓著凸起的肚臍感慨自己血脂太高，指數不下來，忽地亢奮地高喊：「這個星期天，到珠海晚飯，直落唱K。」像悲壯地號召出征，只聽到一聲低低的呵欠聲。

六時集合，我因為輕微腹瀉遲到了十分鐘，被黃SIR去二百元，才哥也因為遲到被拿去二百五十元。八個人吃去四百六十二元，由黃SIR先結帳。轉到K場後，初來公司工作的我才知道原來黃SIR是那麼迷戀咪高峰的。一晚盡歡，帳單來了，黃SIR說他已請大家吃飯了，應由我們湊份請他唱K才是。他半眯著眼，有點醉意似的。

出了澳門海關，大伙朝巴士總站走去，黃SIR摸了摸褲袋，「哎，我只有三張千元大紙，阿榮，你借五十元給我付泊車費。」一個重重的乞嗤響起，才哥說他鼻敏感。

約定

梁淑淇

阿達的鬼魂在他死後第十日出現。

就算你沒看過《午夜凶鈴》，也應該認識那隻從電視爬出來嚇人的「貞子」。

阿達沒有從電視爬出來嚇我，他明知道我最怕幽靈，所以當初約定他離世後絕不找我。可是他的諾言只守到第十日，那天我重溫舊照時，他忽然現身，還從照片中跳出來，但最令我意外的是，我竟然毫不畏懼。

阿達以照片的形象現身，有多少張照片便有多少個阿達，我樂開懷，阿達患病以來首次展露笑顏。

一個人怎可能化身成滿室鬼魂？我問阿達。

他們異口同聲對我說，我們只是妳思念過度的衍生物，非關靈異。

我哭著崩潰，看著阿達一個一個消失。

那真正的阿達呢？他不想念我所以不來找我？抑或是太愛我才堅守承諾？

我趕緊闔上眼，不讓最後一個阿達消失。

戀愛巷的故事

鄧曉炯

「愛……」牙牙學語的小孫女指著牆，她才四歲，很多字還認不出來。

「是戀愛巷！」姊姊搶白道，她今年十歲，是小學生了，「這街名好特別！是不是有個故事？」

老人眯起眼。在這條路上走了大半輩子，還沒想過這個問題。

「奶奶說嘛！」孫女撒起嬌來。

「很久以前……」戀愛巷的故事倒沒聽過，現編一個該不妨事吧？

一對男女停下腳步，應是路過的遊客。

「書上說這巷子關於1925年……」

「噓——」女孩打斷男孩，唯恐錯失眼前的偶遇。

老人卻分了神——1925？不正是自己出生那年？她想起小時候在這裡奔跑玩耍、少女時代和戀人並肩漫步，還有那年丈夫一聲不響離家而去，自己帶著三個孩子的惶恐慌張……講著講著，老人突然發現，嘴裡故事的主角，不知何時竟變了自己。

荒謬號列車

來遲

以德和悅晴這對新婚夫婦剛從土耳其回來。

那是他們其中一個夢想。但旅行只不過是小事一樁，真正讓他們措手不及的，是急升的樓價：雖然以「相當不合理」的價錢成交，但總算擁有一個夢寐以求的家。

行李箱還放在大門旁邊，電視傳來氣象局懸掛九號風球的消息。

「幸好不用成為滯留機場的倒霉鬼。」以德在洗手間內，對在廳間準備打開行李箱的悅晴說。

突然間，悅晴尖叫。尖叫聲混雜著玻璃碎裂的聲音，以德趕緊奔出客廳……他眼前是渾身玻璃碎片的悅晴，以及體無完膚的空窗框；狂風和雨水正不饒人的往屋裡亂竄。

悅晴額上劃出一道血痕。以德怒不可遏，打算跑到管理處投訴：甫打開門，毗鄰單位紛紛傳來尖叫聲——

「這真荒謬。」以德喃喃自語。

火 圈

水月

幻彩玻璃球懸在台中央旋轉，閃耀著七色彩光，小黑與小白雙雙走到台前，脖子掛著彩帶鈴鐺，煞是好看。班主介紹牠們的時候，觀眾報以熱烈掌聲。然後小黑領著小白一邊兒跑圈，一邊兒有節奏地汪汪叫。小黑是高腳兒，矮小的小白追著牠的尾巴跑，一高一矮、一瘦一胖的，逗得場內一片笑聲。這歡樂的氣氛啊！

牠們跑呀跑，突地響起此地彼落的哨子聲，穿銀色制服的小兄弟扛了兩個「呼拉圈」架在台中央，一前一後、一高一矮地排列著。此時，燈光突然熄滅……呃，呼拉圈著火了呀！

哈哈哈……哈哈哈，好驚險啊！好可愛啊！

小黑與小白一次又一次跳過火圈，場內掌聲雷動，歡呼聲不絕於耳。八歲的美琪看得愣怔，燈光再次亮起來的時候，台中央架起了一個插滿刀子的圈圈兒。

「美琪，該你出場了。」

軌 跡

眉間尺

1999

還是學生的他與她，潛進無人校園肆意縱情中學的最後暑假，累極以後依偎成翠緋紅的課室晚霞。她因離別而哭泣，「到那邊，我會依時給電話你的。」努力撐著笑渦，他確信光陰洗不掉心靈的聯繫，暫且作別初戀的甜與痛。

2006

幾年間小城建出了弱肉強食森林，他拖著滿腦子圖表數據，通宵蹣跚於商業區的疲備。她，嚇然從爽約的初戀走到跟前，伴隨宿醉脫落成OL的妝容，神秘如黑絲。「無賴！」被的士內一個耳光轟成內疚永痛，扶著愛情悲傷，盼她能回家作別思憶。

2012

婚姻重量磨蝕人生，愛戀的清單換來十多載麻木。「叔叔！」伴著女兒重遇他於離島新居，笑渦裡的白鬚根在向她訴說思念與滄桑。半生愛戀如斯沉重，此刻Magic Time的晚霞，告知彼此的緣份軌跡美如緋紅。

社交網站式公告

卓君

一夜無眠，輾轉反側，拿起手機看著社交網站的最新上載，一幅幅相片，長長的留言轉載，還有，最要命的status post，那個人竟然公告天下：「各位晚安，我終於找到了新景象！」

這麼多年來，早已習慣社交網站上，你我他彷彿站在熙來攘往的噴水池路中心，對全世界宣佈的出生、生日、旅途、畢業、戀愛、結婚，甚至越來越多的分手、互罵、冷戰、出走、離婚、死亡等。或者小城的生活實在苦悶，或者幸福痛苦淚眼都總要有觀眾才對，又或者，除了社交網站之外，我們都無處可逃，唯有在上載轉載留言之間，找到曾經存在過的溫度與痕跡。

看著天花板，靜靜的，像快要塌下來。我努力忘記過去，忘記現在，試著閉上雙眼，別過頭去，手機又響了，通知著最新的動態顯示。

童星

承鈺

「有看到那個女嗎？」

「誰？你真了不起，又看上了哪妞？」與老朋友東尼相約在酒吧街碰頭的小梁，衝入酒吧連飲料也來不及點。

東尼手指暗向小梁左後方指去：「我說呀！那個女的……好像是童星出身的。」他拍了拍自己的前額：「名字嘛！我只記得在那長篇古裝大片中她好像叫……」

「珮珊！」二人幾乎是同時叫了出來，相視一笑。

「對！」小梁藉著昏暗的燈光看清了些，他說：「那時我還是初中生吧！很迷戀這個小女孩，你看她輪廓沒有太大的改變，可能小時候就已經夠成熟吧！」

女子在酒吧內一張靠近牆邊的沙發上歪坐著，與幾名朋友喝得半醉，看樣子她也有三十開外，不知何時淡出電視圈，也不知她現在生活如何，但看她的一身打扮，倒似是生活無憂。

酒店驚魂

方婷

頭好痛，是我醒來第一個感覺。

望著陌生的天花，我記起自己正在與新同事出差。昨晚受客戶宴請，酒喝多了，新同事漢斯很體貼，幫我擋了好幾杯，再陪我離開餐廳。坐的士回酒店途中，我發現他也醉了。

回到酒店，畢竟男女有別，我跟他在房門道別。「嘉莉！你知道我很喜歡你嗎？」漢斯竟然開門見山的說出這句。嚇得我連忙關門下鎖，任憑他在外拍門也不理。

帶著頭痛起床，才發現床頭有一大束玫瑰花，還附有一張寫了「Sweet Dream」的咭片，這時我憶起漢斯的話。我跑到房門，發現竟然給鎖上了……為什麼這麼變態？是漢斯鎖我？

「對不起，我們的鎖壞了。」三小時後酒店員工打開房門，原來花是酒店送的，我因為胡思亂想，頭痛更劇了。

荒島故事

徐薏

林晶是八十年代有名的電視女主持，擅長發掘奇情故事。

本土的故事都說膩了，這天來到百慕達三角洲一個荒島上，她希望找到新的故事。

攝影師和林晶是老拍檔，船家送二人上岸，嘀咕了幾句便走，留下二人帶了三天乾糧在島上探險，約好三天後在岸邊接送。

漫無目的在島上步行，二人又倦又熱，遠遠好像看到有些煙火。「有人吧！」林晶叫了出來。

朝著煙火的方向跑了半天，他們遇到三名以髒布掩護身體的棕皮膚男人，從樹林的一方走出來。興奮的林晶不忘著攝影師錄影這一刻，她立即飛奔向三名土人，可惜她沒有留意到，在樹林裡面，有土人拉滿弓朝她的方向射去……

纖維絲

蘇麗欣

血，緩緩，慢慢，流淌於地板上。

他，手拿著剪刀，在身體各處，例如手肘、大腿、胸膛、臉頰……，都不約而同地割下了一道又一道的疤痕，目的，他只想拿出證據，證明在每一個傷口裡，都能抽出一條又一條細白幼長的纖維絲。

他到過醫院，他跟醫生說這長期痛癢難當的症狀，是由於他整個身體都藏著無數的纖維絲。醫生檢查後說，這只是衣服的纖維黏了在皮膚表面，痛癢症狀是皮膚敏感而已。他問醫生借剪刀，說要從他的身體抽一條出來，好讓大家明白。醫生後來轉介他到精神科去。

他回了家，拿著剪刀，坐在地板上。剪著割著瘋狂著，無意間發現一條大動脈內藏著太多的纖維絲。

警察來了，判斷他自殺的死因無可疑。地板散落的纖維絲只是他無聊的玩意罷了。

肥蓋瘦

紫菱

分手後一個月。我，沒很美麗的樣子，身材也較高大，在一般男孩眼中可能還是胖女吧……沒有了他，朋友不多的我，生活就像失去了重心似的。但是，生活總要繼續，路仍是要走。

我愛閒逛，放假時我總愛往橫街小巷裡鑽，這天，我走到著名的「戀愛巷」。從這道巷子的名字總令我有一種糾結的心情。然而，在這裡，我遇見了他。一個正在寫生的瘦小子。我看著他畫畫，偶爾我們的眼神接觸了，他還可愛的臉紅起來……

「你畫的是油畫嗎？」我問。

我們就這樣結識了，之後，我都會跟他去寫生，我的身影也會走進他的作品中。這天，在路環海邊，海風吹來，我從後摟著他，這感覺令我想起他說過畫油畫的金科玉律「肥蓋瘦」應該就是這樣吧，那就讓我這肥女孩永遠的蓋著你。

十號烈風

無心

新聞發言人不是人，只是一個機制……我一直一直記住這定理。

踏進新聞發佈會，所有的鎂光燈都在等我，人民的麥克風在疾呼「為什麼沒有懸掛十號？為什麼掛晚了？為什麼早了？下？」我想說，我不知道：「不知道樹為什麼倒下？不知道玻璃為什麼破碎？不知道風力115和118公里的區別……我只知道8號烈風已經不用上班了，而我卻還在工作。場內的發問氣氛令人窒息，每個人都在刮起自己的風，包括我一同事們已經盡力了，也許你不信，反正我信了！」我很想這樣說，但沒有說，因為新聞發言人不是人，只是一個機制。

完場了，才發現老父的訊息，我趕到現場，看著屋內一片狼藉……親愛的韋森特，你何以惡劣至此？——我的質詢，終於可以代表我自己。

遙控器

蕭嘉怡

某夜，母與子在面書中的一段對話。

母：「近來工作很忙嗎？這麼晚還在線上？」

子：「還好，只是有些事在煩。」

母：「感情事？很久沒聽你提起阿琪了……」

子：「不是啦」只是近來情緒有點低落，大概是天氣影響。」

母：「過陣子就好，有空多回家吃飯，外面的東西沒有營養呀！」

子：「嗯。」

母：「對了，你那邊冷嗎？」

子：「還好，你呢？」

母：「有點熱啦……」

五秒後，母親的房門外傳來了咯咯的敲門聲，門打開，手持冷氣機遙控的兒子走進來，口中嘀咕道：「早說了要買回那壞掉的遙控器嘛，每天一次『交接儀式』實在有點多餘，我明天放工就去買。」

兒子也許不會知道，母親用這個遙控器來操控冷氣機，也控制一牆之隔的他，每天多見自己一面。

直覺有病

姚靖楠

「明天可以見面嗎？」

「明天要過香港。」

「我很想你。」

「嗯。」

「你相信女人的直覺嗎？」

「為甚麼這樣問？」

「你明天真的要去香港嗎？」

「……」

霧的濕氣一直在體內打轉，體溫在36度下徘徊。女人說直覺，並不是一個單一的詞，它包括觀察、感覺、聰慧、愚昧、信任、記憶、倔強、堅強……用直覺來比喻只是比較方便，就如 $1+1+1+\cdots=10$ ，就告訴你10罷了。

直覺可能是形成於三歲時看到媽媽為愛甜的老爸在咖啡裡加了1/2塊方糖的時候，或是老爸在說慌時總會不自覺磨擦第二隻手指頭的死皮時。更直接說，可能就是懂得張眼看到這個世界的時候，若視覺給我們帶來太多的假象，那從心的力量，形成在生命被創造的時候。

我留了訊息：「我有病，要放假。」時間是我的主診醫生。我只是在說陳述句而已，稍稍一個感歎號都無可添加。

食字獸

白丁

食字獸至今已經潛逃五十五年。它每天要吃大量的字維生，因為到處偷吃招牌、傳單、書上的字，導致社會秩序受到嚴重影響，後來知識產權等法例生效，它成了政府的頭號通緝犯，城市到處貼滿懸紅要抓它的單張。

食字獸的生活越來越艱難，除了慢慢變老、行動不便外，也因為寫字的人越來越少，基本上每天很難找到足夠吃的。它說它不知自己還能活/逃多久，所以來拜托我把它的故事寫下來，希望至少讓世人知道它存在過。

然後我開始思考，想起有本雜誌舉辦了個三百字的徵稿，問它要不要試試看。說不定大家看到它的身世後會樂意捐助然後它就可以 □□□□□□□□□□□□□□
噢，我的天！它餓得正在自己的故事吃掉！

天井

黃勵瑩

我最愛，關上客廳的燈，拉上窗簾，靜坐在沙發裡偷聽你讀詩。
住在後座的我，隔着那個與你距離不過十呎的天井，不時看你。
你在書房裡朗讀古詩散文，鏗鏘悅耳。
我們多少次在樓梯上相遇，擦身而過。
我愛看着你高挑的背影，一身書卷氣。
我將我要說的話，通通寫在白紙上，然後折成一架紙飛機。
待你考試過後，我會讓紙飛機飛到你的面前。
飛機準備就緒了。
當我要把飛機用力飛到你住處時，突然一聲巨響。
大型吊臂正清拆隔壁的舊樓，大量沙塵飛出。
天井不再存在了，頭頂上的一片天變得無限。
我擦擦眼睛，視野頓時寬闊。
一不留神，手上的紙飛機跌出窗外，飛過了頽垣。
我看着紙飛機飛過之處，這個時候，我看到你，正在凝視着我。

1069

Ian

1069，是這房間了。

打開房門的是城中富豪X。

X自下而上打量李敏一番，露出滿意的笑容，領了李敏入內。

「先喝點紅酒嗎？」

「不用，不如開始吧。」

X一把摟過李敏壓在床上，一口摟住李敏的唇肆意地吸啜着，雙手則扯開李敏的衣服在亂竄，始揉淪起李敏年青的身體……「你的身體太棒了！我快不行了！呀、呀、呀！」終於，X結束了激烈的上下運動，喘着氣從李敏的身上攤軟下來。

從浴室出來，X穿回散落一地的衣服，取出幾張大鈔放在床頭便離開了。李敏依然俯臥在床邊，不發一語。

片刻，手機突然響起，打破了房間的寂靜。聽到熟悉的鈴聲，李敏遲疑了一會兒，還是接聽了。

「老公，加班不要太夜噢，早點回來！」

「嗯，快完了。不用等我門了，老婆你先睡吧！」

「嗯！晚安！老公，我愛你！」

「老婆，我也愛你！」

童稚

Sherry

「救我……」

童稚的呼救聲偶爾在耳邊響起，差不多一年了，斷斷續續的。

當他微笑、當他沉默、當他感到無聊或迷失、當他看著鏡中的自己，就會迴響著他從未習慣的呼救。

聲音越來越微弱遙遠了，他覺得心裏空落落的。

直至一日他看到「有創意的大人，都是生還的小孩」這句話，一頭的霧水被吹開，稚嫩的聲音終於有所回應。

「你是我的一部份？」

「如果你再不救我，就不是了。」

「怎麼救？」這條問題他已問過不下千次，以往都沒有反應。

「你已經知道我是甚麼，剩下的就很明顯啦。每分每秒都有人想消滅我，你必須一直抗爭，只有你做得到啊。」

「要是我不救呢？」

「那就別救，哼。」

苦笑，他想起自己小時候賭氣的模樣。

他嘴角微彎，看來長路漫漫啊。

期待

五月晨逝

「我在公司旁邊的咖啡店，一起喝杯咖啡？」

下班時我收到她這封短訊。

我緊張不安地推開店門。或許今天我會收到一張好人卡，結束對她的愛戀。

她幫我點了一杯肯亞，只因猜我喜歡偏酸的咖啡。

我並不懂咖啡，偏酸偏苦對我來說都一樣，我曾覺得統一咖啡最好喝，她說那只能叫飲料。

我們並沒有聊到我寫給她的那封情書，好像從沒發生過。

我緊張得像個等待宣判的疑犯，表情動作卻仍要表現得很紳士，期望能最後加點分。

夜幕漸漸拉開，她問我覺得咖啡怎樣。

我說第一次喝黑咖啡，味道還不錯。

她露出笑容，說那是她的堅持。

我說我堅持的不是喝哪種咖啡，而是和誰一起喝。

離開前，我問她為什麼會猜我喜歡偏酸的咖啡。

她說，因為她喜歡，她期待有人跟她一樣。

忘了說分手

黃耀鋒

鋒：喂~請說出我的全名~

盈：黃耀鋒！怎能忘得掉你這個傻仔~

鋒：哈~四年的時間過得很漫長，你的大學生活好玩嗎？

盈：sorry……鋒：我知。

盈：過去的四年，我在美國交了數個男朋友。

鋒：過去的四年，因為你，我沒有再牽過女生的手。

盈：值得嗎……鋒：值。

盈：sorry……鋒：記得，你說你要住在海邊，你說你要生兩個女兒，你說你要養一隻貓，你說……

盈：Sorry……鋒：我知，我知你已經結了婚，我知你已經生了一個女兒，我知你已經養了兩隻貓，我知，我知你在美國生活得很好，我知你這次回來只是探望家人，我知你不想再見到我。我知，我甚麼都知……所以，我才打這通電話。

盈：為何……鋒：我不是要你內疚，而是希望你可以幫我一個忙。

盈：甚麼都可以……鋒：請對我說一句「分手」。

招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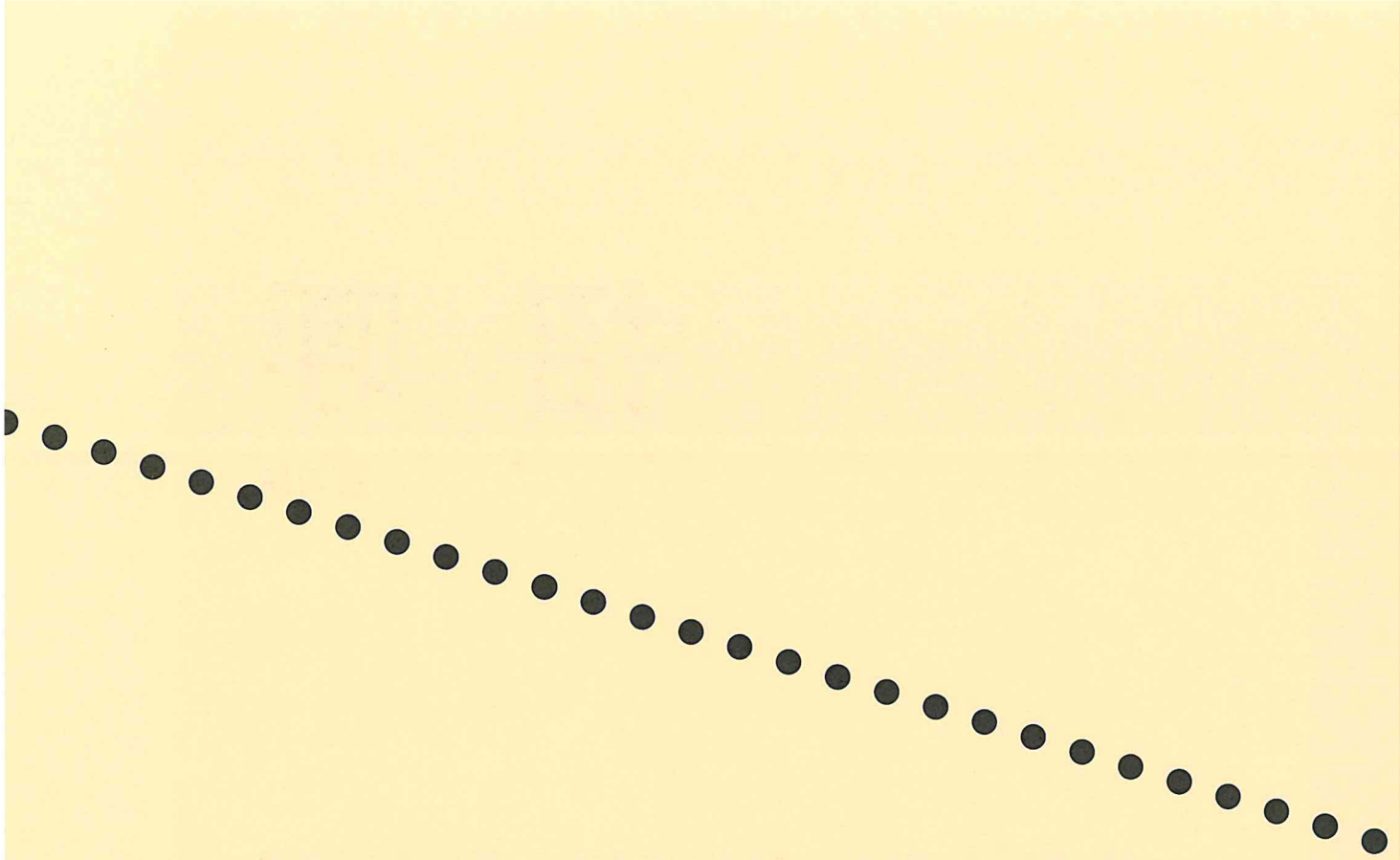
黃可偉

文青很敬業樂業，站在工作的連鎖店門口對客人說好，歡迎光臨，或者是再見，下次再蒞臨。每次客人聽到她的說話，頭也不回地經過了，文青也習以為常，只是每天覺得度日如年，時間過得很慢。

有天她見到一位太太拖著一個小孩進來，她就說：你的小朋友很可愛喔！想不到太太與她攀談起來，告訴她小孩幾多歲，愛玩甚麼……到小孩說再見時，已是一個小時之後。時間過得很快，而且很愉悅！文青知道她要如何打發時間。

第二天她又對一個老太說：你很健康，而且仍然保持得很漂亮。結果老太又與她開心地聊了一個小時。就是如此，文青每天都找人與她聊天，時間過得很快。

到第五天，經理跟她聊了一回，文青很開心。最後經理跟她說：你不用再上班了，你太多話。



散文

語言與思想——誰主宰誰？

水月

語言，不單可以用來溝通，還可主宰人的思維，乃至塑造社會文化模式。縱使我們先有思想，後有語言，但語言的與思想之間，到底誰主宰誰，已然糾纏不清，分不開來了。

每每想到這個問題，我既迷惘又神往。現代人類對大腦的研究已稍有成績，我們藉科學探索的成果，已知道記憶、思考、情緒等等神經元在哪，然而假如語言從來沒有過，我們的思維是怎樣運作的呢？吊詭的是，如果你試著思考一件事情，你會發現，你是用語言思考的。簡單如考慮要不要帶傘出門，在你腦海中出現的不是傘的影像，而是「會下雨嗎？要不要帶傘？」這些句子，無聲、無影，卻在你的思維裡設問，而後下達命令。不會讓你覺得很玄妙麼？

人類歷史有多長，幾十萬年？幾百萬年？甚至更長？人類學家運用解剖學和研究化石來尋找我們的根，有關人類起源的考古及論述，普遍認同「南方古猿」（約400萬年前）界定為最早的人類，因為可以兩足直立行走；然後是能製造簡單石器工具的「人屬能人種」（約200萬年前），之後輪到「人屬直立人種」，或稱猿人（約170萬年前）；而與我們最為接近的，是大約出現在距今20至10萬年前的「智人」。「智人」的大腦及身體狀況基本與現代人相同。有趣的是，腦袋的大小，是用來界定靈長動物的準則。腦越大，智慧越高。而最基本的智慧，是擁有思考能力。

這一點正是我為之疑惑又著迷的地方。相對來說，語言，是現代人的發明，那麼，早期的人類，沒語言輔助，難道不事思考？當然不是，要是他們不思考，就不會有今天的我們了！那麼，為何進化到今天的我們一思考，語言便上場呢？

曾經看過一個關於大腦探索的電視節目，其內容指出在嬰兒階段的前期，即大約半歲以前，人類是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不同種族語言的，反而是後來只專注聽某一種語言，而失去了原有的能力。這個發現不但加深了我的疑惑，更令我相信語言不只是思想的載體，而是有很大的主導思想能力的。

假如你像我一樣詰問，是會越想越興奮，卻也越想越沮喪。因為你會發現，這個深奧的題目如同「先有雞還是先有雞蛋」的討論同樣教人犯難。

我們都經歷學習語言的漫長階段，這是否表明，在有能力適當使用並理解一種語言前，我們的思想較簡單，甚而可以說智力稍低？這似乎是悖論，卻又好像有些道理。不是人類學家而企圖論說這個題目，當然是不自量力。但我想要說的，沒有這麼深奧。

讓我反思這個「語言與思想」的矛盾問題的起因，是今天語言暴力的來勢洶洶。

首先，當今有一個龐大的族群，稱為「網民」。是活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即我們，在光纖世界和地球村的概念下自由、自願，而不自覺地結合而成的。無分種族、國界、貧富、權位。不自覺，是因為我們不會稱自己做網民。好比幾百萬年前的直立人不會稱自己為直立人那樣。網民是一個因應這個族群的生活模式造出來的新生詞——使用互聯網的民族，即網民。尤指每天都在互聯網討論區、交友網站、各種各樣的部落格發表意見的人。

網民的思想感情，多以文字語言為載體，發佈到網上，其次是聲音和圖像。而現時最多網民使用的臉書和微博，有點像地球人終於找到一個適合人類生存的外太空星球，可以自由闖蕩、交友、發表言論，而一下子高速建立起來的社會。互聯網起初很詭異，因為它的虛擬狀態，可發展起來，網民的透明度高了，已不那麼虛幻。然而它仍然是一個我們可以不現身的世界，也因此網民一般都比真實的自己膽大，盡情流露愛惡。網民在網上的行為，「自我意識」大，「責任意識」小。衍生出來的產物，正是語言暴力。

當然不是所有網民都愛使用語言暴力，但也不自覺地被某種意識形態感染了，就是對一些在網上看到的消息沒深究便反對、憎惡、甚至開罵，而後以光纖速度和核子彈的爆炸力傳遞開去。最初我們崇尚自由言論而愛上互聯網的方便，而今若有一把不同聲音，是多數網民不認同的，會被討伐得「無地」自容。在網絡世界裡，喜歡或不喜歡，都放大了幾萬倍。

從前罵人不輕易，現在罵人太容易。當面罵人，只有很不顧儀態的人才會罵得兇狠，可在網上……久而久之，大家都變得很兇。令人懷念罵人「八婆」都顯得很沒品的「遠古」年代。

不能否認在網絡世界裡，網民的語言，已主

導了思想，乃至對其他人的思維模式有很大的影響力。

另一個善於運用語言控制思想的媒介，是現今的文字傳媒。原本應該以中立態度報道消息的傳媒，現時多採用主觀的、渲染的文字來傳遞訊息。假如你只看一份報章，你對社會的觀感，會以那份報章的模式去思考。你的判斷力，會日漸失去，因為你所知都是「它」以它的語言告訴你的。尤其是涉及政治題材，傳媒也有各自的取向。同一個政治人物可以在A報章是個能人，在B報章淪為廢物。

生活在資訊發達的社會，我們知道得更多，卻同時變得更容易被蒙蔽。無論是互聯網還是傳統刊物的消息，都要加以過濾，撇除沙石，才得到較真實的畫面。如我在之前所說，我常為到底是語言主宰了思想，還是思想控制語言而迷惘。在當今世情中，我已漸漸不得不傾向相信，語言才是思想的主人，至少，這對很多人來說是無可否認的模式。

在眾多具有控制思想能力的詞語中，我最不喜歡現時流行用來表達訴求的「佔領」一詞。「佔領」是有侵略意義的，使人聯想到戰爭。追求個人自由，抗議不合理政策，或是爭取權益，絕對不該用「佔領」這個詞。假如你承認「佔領」這個思維，便毋需要講人權談自由了。素來被佔領的一方是毫無抗爭餘地的。若你感到別人獨裁，那麼請不要以「佔領」來對話，否則，便是與獨裁者的心態無異。

近來人類為了保護動物，發起了不少行動。這一句話常映入眼簾：狗是人類最忠誠的朋友。我不知道狗是否對人最忠誠，但慨嘆人類竟不是人類最忠誠的朋友！這又恰恰反證了我們其實不是百分百相信語言的，正是因為無法進入他人的思想，而對思想的載體——語言，抱有懷疑，致使無法用「最忠誠」來形容人吧。

說到這裡，你不覺得很有趣怪嗎？狗不能言語，人倒深信牠是忠誠的。

繞了這些彎，回到起點，人類發明了語言，卻又不絕對相信語言，復又企圖用語言糊弄別人、攻擊敵人、蒙蔽同類，最後也被語言「佔領」了思想。語言與思想誰主宰誰，不是一個很令人著迷的思考題嗎？

寧為世遺 毋作世圍

徐薏

與朋友外遊，朋友買來一本旅遊書介紹當地景點，劈頭的一句，不外乎「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我對這個名銜有點免疫，然而友儕們卻情有獨鍾，每每愛追蹤世遺景點旅遊，望著他們整疊照相本子，一系列以世遺建築物、世遺風景區等為背景的照片，我卻拿不出勇氣問一句：「看了那麼多世遺景點，你從中得著了甚麼？」

世遺這個名字說多了，但對其定義和分類我仍是感到很茫然，那怕在網絡上重複看了幾遍，大體上只可以理解有的是文化遺產，有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亦有自然遺產和複合遺產，簡單而言，有了這個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金漆招牌，管你有形無形、人工建築還是混然天成，當可以升價十倍，甚至百倍，招徠各方慕名而來的旅客。

記憶中最初到聽到世遺二字，我只記得梁羽生先生筆下《雲海玉弓緣》主人翁翁金世遺的名字，是何等的酷，象徵他被世人所遺棄，與筆者人生絕大部份的經歷差之無幾，同理心作祟，自詡世遺者亦樂得被世間所遺棄／忘，且自逍遙自在。

當各地政府或民眾紛紛為求以「世遺」冠名時，筆者暗下竊笑，這不是世遺，而成了「世圍」。被世人重重圍困，建築物再美、自然景色再好，均變成入山人海，被商家利用來圖利，失卻保育或文化傳承的意義。

自然好風光要靠天時地利，不是在人馬雜沓的情境下可以欣賞得到；滿載文化氣息建築物更需要參觀者有好心情，若在擁擠如「行花市」的情景下進場，走馬看花，有何樂趣可言？那些非物質文化遺產更是值得商榷，這些世代相傳下來的「產物」，一般得通過學習傳承下去，然而一旦成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便意味著其內容將「一成不變」，因為具有歷史意義，值得保存，才能成為「世遺」，然而矛盾之處是它一旦「被封禪」，便被套上保護罩，半點改不得、動彈不得，倘若被封禪的是一種難以繼續活化的文明，這種保護模式當然適合，可惜像中國的昆曲、粵劇等仍有發展、改良、演變可能的文化活動，難道就要到此為止？假如粵劇不沿用最基本的中州音，反而加入了現代化的燈光、音效……這還可以被視作世遺嗎？不正是在自打咀巴？連揚州炒飯都被列入內地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列，便不得不規範仔細，可以不用蔥花？不加雞蛋？不加蝦仁嗎？徒具名銜，但揚州炒飯已無可發展，它得到是被尊崇的菜譜地位，失去是作為食物需要順應食客口味的靈活變化。

有一段內地電視劇情節是這樣的：武則天為了讓兩名年青公主長年幽禁在宮中，托稱外國送來名種花卉，需要冰清玉潔、身份尊貴的女子負責培養呵護，她賞賜了名種花卉予兩名公主，換言之亦示意兩名公主荳蔻年華伊始，相伴名種花卉待死宮中……不管這故事情節真假，但這一招的高明之處，正是「捧殺」，予以高貴名銜而扼殺發展、改變等可能性，待人可以如此，對文化、建築物……任何事亦可以如此。

那顆不能遺忘的葡萄樹

沈慕文

散文

人比樹幸運，他可以有權利選擇自己的人生軌跡和生活的方向。樹比人幸運，它有著安靜穩定的一生。唯一遺憾的是，它不會動，生來就是一個失去了自由的雙腿和雙手。唯一幸運的是，它可以比人活得更久。當然，這未必是一種幸運，若果在錯誤的地方成長，於它，未必是一種幸福。

確切的說，當我第一次想種點什麼的時候，那時候還是很小的年紀。那時候，是不懂為了種樹而去種樹的。應該說那時候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呢。那時候種樹或種花，不需要虛偽或高尚的理由，因為那時沒有什麼綠化或環保的概念，那時候也遠未提倡。唯一的驅使我去種點什麼的是，就是我想吃點什麼。這個緣由仿佛與農人一樣，種豆得豆，種瓜得瓜。

那時候的村裏還至少有些樹。有門前的一棵梧桐樹，有水杉樹，有鄰居家上百年的柿子樹，那是油柿。每到春天，它就會開出雞蛋黃顏色的小花朵。幾場風雨過後，能留住的花朵蛻變成了子實。而沒有授粉的就成了落花。洋洋灑灑地落滿了後院的圍牆邊。太陽曬過後，又變成了像泡過的幹茶葉一樣的色澤。也有落花掉進了河裏，魚們會把滾圓的頭浮出水面，一口將花瓣吞下，再吐出，水面升起了一些小水花，一圈圈圓形的漣漪很快就消失在水面。

最讓我羨慕的是村子裏面的一戶人家。他們有一個大池塘，池塘四周種滿了葡萄樹。每到了八九月份，葡萄在秋天未到的時候成熟了。看著掛在枝頭的一串串晶瑩剔透的葡萄，我們按捺不住內心的貪婪。是的，我們就像被施了咒語一樣，整天會想著，怎樣才能吃上那些葡萄。最簡單也是最好的辦法是買，但那時候我們沒有這種商品交換的意識，對我們小孩子來說，有一個更為簡單和有效的辦法，那就是偷。

帶頭的阿堯比我年長一歲。他鬼點子是最多的，比他臉上的雀斑還多。在村裏的小孩子中，他也是最壞的一個，經常會講一些令我們臉紅的笑話和謎語。他留過級。在偷東西這方面，他比我們任何一個孩子都要強。那天他帶著我們去偷池塘邊的葡萄。

葡萄是最難偷的東西。這件事情讓我至今還

後悔，那天，我是跑在最後面的一個。我動作最慢，而影響我動作慢的因素是池塘邊的黃狗在向我咆哮，轉一個身就嚎叫幾聲。幸虧有根鏈條拴著它，否則，我想第一個受罰的應該是我。說真的，那葡萄藤是很難折斷的，它有著麻繩一樣的韌性。我怎麼扯也扯不斷。阿堯則不然，只見他從手裡掏出剪刀，手起刀落，才一會兒，他就把大把大把的葡萄塞滿了自己的口袋。其他的夥伴們也得手了。

我是最慢的一個，因為我還在擰著那該死的葡萄藤。我越急，它就越不聽使喚。聽到狗的叫喚，實際上很可能是報警吧。這個養魚和葡萄的人家有所察覺。出來個老太婆。這位老太婆是個狠角色。那時候村裏的老人從不鍛煉身體，但他們照樣可以追到孩子，或淘氣的牲畜。要是換成今天，我想根本不用給老年人做身體檢查，只要看看他能否追上淘氣的小孩子就可以了。後來她一口氣追上了我，一直追到家門口。我閃進了家裏，蹬蹬跑到樓上藏起來。她向我母親投訴這我們的所做所為。我已經做好了被母親責罵的準備。為什麼她只追我一個人，因為我什麼也沒偷到，因為我是最慢的一個。甚至連葡萄皮也沒碰到，我只跟那根該死的藤給糾纏上了。

這次之後，我想該種一棵屬於自己的葡萄樹了。這樣，才不至於要去偷，而我又又不精於此道。所以只能老實安分地種一棵屬於自己的葡萄樹。

村委書記家有一棵葡萄樹。那是青色的。我再三央求下，他家孩子給了我一根葡萄樹樹幹子，然後由我的舅舅把它截成三段，插在了最肥沃的土壤邊上。家裏後院的茅坑邊上。這幾棵苗子活過來了，春天小草發芽的時候。它們也抽出了綠色的嫩芽苞，之後苞衣脫落，樹幹拔節，樹葉子由小和綠漸漸長成鴨腳狀的嫩葉子，再慢慢地長成一大片一大片。我滿心歡喜地看著這幾棵樹的發芽和成長。每天都會親近它們一會兒，雖然它們置身在茅坑邊上。也由於這，我後來把他們搬到了前院中種下。其實，這是個錯誤的決定，它們三棵裏只存活了一棵。

當葡萄苗想再伸展身體和骨節的時候，它已

經換了主人。直到多年以後，鄰居家的院子裏搭上了高大的葡萄架。我想，這個葡萄樹已經找到了他的最合適的主人。它已經有了新的主人。而如果不放棄，也許它會死掉，死在我拔你偷，你偷我再拔回家種的惡性循環中。所以，我放棄了它。

其實只差了一道圍牆而已。只是這棵葡萄樹不屬於我了。我當然也沒有吃上這棵葡萄樹結出的果實。因為等到有葡萄結果的時候，我好像已經長大了，已經覺得偷葡萄是為人不齒的事情。它用三年時間才讓自己能夠結果。而我，卻用了更多的時間去結果。我的兩個小孩。如果把我變成一棵樹，那麼我想，我就是那棵葡萄，而我的兩個孩子是我的果實。葡萄是需要嫁接的，沒有嫁接過的葡萄結出的果實又酸又苦，並不好吃。正如人們是需要談婚論嫁的。當然，樹根本沒有孤獨或光棍的概念。而人不同。他們需要另一人去填補他們沒有或在尋找的東西。這可以說是一種情感的替換。我們會離開母親父親，而後等待生命中另一個女人的出現。

二十歲那年。我去了一個盛產葡萄酒的國家。令人費解的是，他們有著舉世聞名的葡萄酒，他們一般卻不種葡萄。他們覺得種植葡萄是需要特別的土壤，光照，和氣候等條件的。他們更喜歡玫瑰和櫻桃。或許你真的應該去看一下那條我曾經住過的街。那條叫勿忘草的街是長長的望不到邊際的，與另一條街正好呈十字交叉。這條街上種滿了數不完的櫻花樹。一直通到後面的去勃籠公園的國道。每當夏天，它們開出的花，足以映紅整個西邊的天際。我在樹下，更多的是無言以對，在讚歎生命的絢麗多彩的同時，也會有些替這短短幾天就將凋零的花兒惋惜，遺憾。它們沒有嫁接過，沒有果實。

對面的鄰居叫皮埃，我挺喜歡他，以後我會寫他。他們旁邊的叫向克勞德。是一個汽車修理工。我離開那裏的時候，把車子很便宜地賣給了他。是他幫我拖這個傢夥出來的，已經發不著火了。那輛車子的輪胎在水裏浸了半年。因為我們不在的時候，那裏下了大暴雨。地下室的水沒能夠及時排出。他說整好了，給他即將要上高中的孩子開。他孩子很欣喜。這輛車子還很新。

就這樣，我離開了那裏。離開的時候，我去

買了兩樣東西。一個是玫瑰，一個是葡萄。把它們種在了老家的院子裏。這兩個有著頑強生命的朋友，一直在等著我回去。我沒有在它們身邊。因為它們不能再遷移了。它們的生命和血脈是連接著腳下的土壤的。所以，它們必須留下，或者代替我留下。而我，只有離去。我所需要的比它們多得多。

我想，等今年回去。當我看到它們，我又會想起，那些小時候還没能仔細體會的事情。那時候，我還不懂得遺忘，更不懂得選擇遺忘。或許我應該知道，我與葡萄樹無緣。

聽說老家的房子會拆遷。有人高興有人愁。我的那棵葡萄樹又要搬一次家。我不知道該把它種到哪里去了，它能否活下來已是一個未知數。生命中有太多的東西是無法預測的。就像這棵樹至今還在院落裏每年開花，結果，逐漸老去，這已經是一個奇跡。

遺失的雨傘

鐫而

散文

所有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擅長淋雨，那並不是因為我特別喜歡淋雨，而是我特別喜歡遺失雨傘。在下雨的年月，我每次出門都會猶疑，是否與傘同行？因為淋雨確實容易生病，而當面對一些熱心朋友的憐惜，無可避免要佔用著人家的半邊雨傘或是被逼借用雨傘，承受遺失了別人的雨傘的風險時，我便堅決地把傘帶上。一路上，它為我遮擋風雨，到達目的地後，我放下手中的傘，走進風平浪靜的溫室，很快就會忘記外邊的風雨，等到再次出門時，我甚至已忘了今天下過雨，然後雨傘就留在某個角落，直到我再次淋雨的時候，才猛然醒覺——我又遺失了一把傘！

讀心理學的朋友打趣地說「那叫選擇性樂觀候群失憶症」，患者每次經歷風雨都不會記住當中的苦，潛意識裏，他們已經忘了教訓，不懂為避免錯失作好準備，結果經常重蹈覆轍！」我聽在耳裏，沒有生氣，反而覺得有趣。不得不承認，我就是如此莽撞的一個人。我喜歡去愛，而且很沉迷燃燒自己的感覺，每次都會因為拼命付出換來冷待，於是每次重新去愛，我會猶豫，能不能好好把握愛的力度呢？結果一旦投入，我還是忘了自己曾經受傷，甚至懷疑真愛在過去根本不曾出現過，到了重蹈覆轍的時候，才忽然醒悟：我喜歡嘗試不同的工作，而且很執著要把事做好，每一次有新的機會，我都會猶豫，能不能把握輕重呢？結果一旦投入，我還是廢寢忘食，甚至經常為執著做好一件事和別人火拼，到了焦頭爛額的時候，才發現固執的問題一直沒變！

人生中，總有一些雨傘是我們很珍惜的，例如離開母校時，學生送我的那一把，他們說「送我一把傘，希望為我遮擋風雨！」因為害怕遺失了那份情，傘一直留在抽屜裏，沒有起過遮擋風雨的原意。還有我一見鍾情的那一把，有一次，我在連鎖商店看見一把長柄的青綠色的雨傘，我一直都不買長柄的傘，因為它比那些短小的，可以放在包包裏的雨傘更容易遺失。但結實的柄，配上青綠的傘裙，撐在手上，就像一片荷葉在天空中飛，實在太美了！於是我開心地把它買下來。我用這把傘的時候，的確比其他雨傘更用心，我特別為它買了一個膠套，雨後不會滴水，那就可以放在身邊，不會丟失了，不是嗎？原來不是的！某一天，某一地，某一情景，它還是人間蒸發掉！那一次，我覺得很難過，為了不讓家人嘲笑，我到商店買回一把一模一樣的，連家人都不辦不出來……也許，全世都認不出來，但我內心堅持「那是不一樣的！」自此以從，每次出門，即使我必須帶傘，都刻意不挑那一把，以示我的愧疚！

那一天早上，又下雨了！我望著傘架上唯一的雨傘，本來準備淋雨去，想著兒子淋雨會生病，我還是把傘帶上，再次看著一片荷葉飄在空中，還是賞心悅目，儘管那已經不是原來的那一片，我還是享受著片刻的精神盛宴。學校門外，等待接孩子放學的家長很多，我擠在當中，眼睛卻一直沒離開過這把久違的雨傘，好幾年了！它好像沒有一點歲月的痕跡，還是青綠如昔……校門終於打開了，大家魚貫而行……「媽媽！媽媽！」兒子在課室裏跑出來，我趕緊為他穿上外套，然後隨他去看課室外張貼的作品，去小食部買零食，去超市買雜物……回家路上，兒子就如樹林的小鳥，吱吱喳喳不停叫。終於到家了，我放下書包和剛買回來的一些雜物。但，雨傘呢？丟了！我趕緊回去找，在哪呢？校門？課室外？小食部？超級市場？我順著流程一個一個地找，超市沒有！校門沒有！小食部沒有！……只剩下課室外了！如果都沒有就永遠找不到了！情急之下，我在學校操場摔了一交，爬起來的那一瞬間，發現陽光已經照遍了校園，還把積水照得閃閃發亮！我站起來，努力地爬上二樓，在兒子課室門外，看見一片合著的、還在摘水的荷葉向我招手……

陽光下，我張開深愛的荷葉，隨風旋轉——我已經忘記了，遺失過多少雨傘；我甚至忘記了，今天下過雨……我沒有停步，因為路還是要走下去的！

得失交匯的那一天，我在自己的日記裏寫著：2012年2月25日，天氣晴

|| 天氣預報員 ||

他他

我是一名天氣預報員，通過分析氣壓、氣溫等客觀條件，我可以準確地預測出往後三天內的天氣狀況，卻無法預測出人生路上的天氣，就算是想要提前一秒也不能。人生路上或晴或暗，作為路上行人的我們，永遠無法預知到氣候的驟變，就算是一名老練的天氣預報員也不能。

生命中，有的人像來得颱風，來得急，走得也急，在我們的生活中才沒有逗留一段時間，就足以讓我們的生活完完全全亂了調，一場狂風掃蕩過後，不論我們的心被吹到有多凌亂，有多不堪，不過幾天，生活總會繼續如常地進行，之後一切又回歸到平常。這樣突如其來的過客，雖然的確在我們生活裏掀起過一陣風波，但畢竟世界上沒有一個颱風能永續地擾亂我們的生活，風雨過後，我們便會忘掉颱風的名字，甚至忘掉他們曾經出現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不過有時候被暴風吹襲，也算得上是一件痛快的事，當空氣被周邊氣壓所凝結，空氣的流動停滯到連灰塵都無法落在地上的時間，那些正站在颱風邊緣，感受鬱悶的人，是多麼希望這個颱風正面吹襲自己的世界，那怕自己的世界將會變成一片狼藉，變得破破爛爛，也總要比颱風在你面前吹襲別的地方來得舒暢。平平穩穩的生活過得久了，我們就開始盼望改變的契機，但改變一旦如颱風襲來，我們又開始懷念安穩的生活，就在這樣既怕變，又渴求變的矛盾中，我們生活著，並開始累積經驗。

可是我說過了，無論累積再多的經驗，掌握再多的資訊，我們都沒法準確預測下一秒的天氣，像現在頂上的持續了半個月的季後雨，不知道它會在什麼時間離開我們，離開之後，又不知道它會將去什麼地方。不過讓我放心的是，這個城市沒有人會去記住上一秒的天氣，更不會為颱風和季後雨的離開感到不捨，除了我之外，沒有人會因為這種道別而感到惋惜，這既讓我放心，又叫我可惜。未來的天氣的確比過去的天氣更值得關心，但只有過去的天氣才是實實在在存在過的，那不需要預測，沒有期待，就只有懷念。

我是一名天氣預報員，下班之後，我便是一個天氣的收藏家。

||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秀茂坪的紅van ||

蕭嘉怡

十二時許，我站在旺角亞皆老街街頭，搜索著那輛開往秀茂坪的小巴。這是一個特別的舉動。

由旺角東地鐵站的接駁天橋步下地面，我看了手中帶著的純白色G-Shock跳字錶，大二以來一直努力維持的雪白錶帶，卻被這短短三個月的汗水和塵垢弄糟，它那稍稍的泛黃無疑惹來了一陣哀嘆。

跳字錶上的數字顯示出「12:07:13」的字樣，我一邊看，腦海一邊埋怨著：「若然剛剛的大學系會迎新晚宴能自覺離席，不斷混到最後，就能趕及在十二點前回到觀塘，趕及那在裕民坊開出的小巴，那末，現在根本不需要留在旺角街頭找尋傳說中的亡命小巴，而且，車費又貴了……」

那顆因為自己安排失當而躁動的心，隨著紅綠燈的燈號在短暫的橙黃後再變成紅，不經意的再暴躁了一點。微風吹過，但汗水還是不斷在流，皮膚與衣物間那黏答答的質感使人在這個迷茫的黑夜變得更沮喪。幸而，在這個令人快將抓狂的時刻，我終於看到了先達廣場的蹤影，意味著我距離那先達旁邊的秀茂坪小巴站不遠了。

快步走過先達廣場，再逃過了轉角處那些香氣四溢的煎釀三寶發出的引誘，我成功走到小巴群中間。我放下腳步，在車與車之間的狹縫位置中盡量靈活地左穿右插，終於，找到了那傳說中開往秀茂坪的小巴。還未待留意擋風玻璃前豎立的價錢牌，那小巴把我眼球吸引住的地方，是它鮮紅的車頂。對了，這是一輛紅van，熟悉的紅van。

這個車頂的顏色能引起我的注意，大概與我的成長背景不無關係。對於自小在澳門長大的我而言，有關香港小巴的所有認知，都是從四年前，大學一年級那時開始建立的，那年少輕狂的時候，總愛跟大學的友伴玩樂到夜半，待到港鐵線路中僅那有能到達校園的東鐵線列車也悉數離站時，我們才會從容地從食店中離開。走在12:30:00的旺角街頭，慢步走向西洋菜南街，整個過程都是輕鬆的，只因這個搜尋小巴的行為絕對不是趕不及尾班車而付上的沉重代價，而是我們晚上出外玩樂後的附屬活動，對於趕不上尾班東鐵線的中大生而言，旺角往大埔的通宵紅van絕對是好朋友。那時的我，坐的小巴就只有旺角至大埔的通宵紅van，甚麼綠van、巴士，統統離我很

遠。還記得那些年，每個大時大節的凌晨，旺角西洋菜南街的候車人群中總會找到熟悉的面孔，大家邊等邊聊，心情是輕鬆而愉快的。大學生的晚上，總是輕鬆而自在的，甚至說得更精準一點，大學生的日子都是自由自在的。

但自上班以後，這份自由早跟我劃清界線，現在的我，剩下的只有星期一至五朝九晚六半的穩定作息時間，以及那連接住所和公司的綠van，這天晚上只是偶爾的偏離正軌，打破了灰姑娘的定律。但我知道，這輛紅van只是特殊例子，這鮮紅不是屬於我的，我很快會重回正軌，回到那個連刷牙也有節奏的規律日子，也回到那個在裕民坊巴士站上下車的生活，回到綠van的懷抱。

我承認，眼前這輛車的確讓我有點失神了，但我只容許自己呆想了一下，頃刻，我逼使自己回過神來，向司機招手，慢慢步上紅van。

甫踏進車廂，這個車廂的空蕩蕩和平日裕民坊小巴的擠擁形成極大的對比，我找了個單人座位，倚窗坐下，一時間，我覺得自己又好像回到了那個特定的空間，一個移動空間。

車子緩緩開啟，嘈吵的引擎聲如常令我難以忍受，唯有從袋中拿出耳筒，接上電話，開始播起歌來。伴在耳際的是周杰倫的雨下一整晚：

開著車漫無目的的轉彎

不知要去那個地方

鬧區的電視牆 到底有誰在看……街道的 鐵門被拉上

只剩轉角霓虹燈還在閃

這城市 的小巷 雨下一整晚……

車子離開了狹窄的旺角小巷，轉到了寬闊的亞皆老街，開始飛馳。我輕閉眼睛，耳機的音量不大，周杰倫獨特的唱腔輕柔地把都市人在夜裏的失落唱出，又把我的思緒帶回了那些乘紅van回中大校園的日子……還記得大一的那次，我因為颱風的緣故而不能回家和爸媽過生日，他們特意和我開了一個大玩笑，先帶我東遊西逛，九龍塘、紅磡、油麻地等商場一家一家地逛，待我把耐性都用盡了，他們才願意把餓極的我帶到他們口中那間尖沙咀的著名美式餐廳。好不容易到了尖沙咀，淘氣的他們又嚷著要到麥當勞上廁所，不情不願地步下了長長的樓梯後，才知迎接我的

是一張寫著我名字的紙，下面還附送了一句「小朋友生日快樂」，害得我哭笑不得。那一夜，麥當勞借出了空間，讓我們回到了孩童時代，一起開心地吃著麥樂雞、魚柳包。十二時許，再一起乘地鐵到旺角，坐紅van回中大。那夜的旺角紅van，為我帶來了友情的見證。

大二的那個周六晚上，一個慘受感情問題困擾的宿友想找人跟她出外散散心，豈料她熟悉的香港朋友都歸家去了，唯一找到的是我這個留宿的澳門人。跟她趕上了最後一班駛離大學的東鐵線列車，漫無目的地在旺角街頭逛了很久很久，她時而痛哭，時而大笑，把她和男友的故事幽幽地跟我說出，我一邊聽，一邊看著眼前這個小女孩，在這個速食戀愛的世代，我在她身上卻看到了對愛情的執著和堅持。那夜的旺角紅van，為我帶來了愛情的體會。

還有大四的那天，我上完一整天課後回宿舍，正打算準備晚飯之際，卻看到了哲學碩士的落選通知電郵。登時發狂似的跑到港鐵站，坐上了列車，漫無目的在不同的地鐵月台上遊走，不斷的上車下車，最後，恰好在旺角站聽到所有列車停駛的廣播。於是，我又熟練地回到了那個小巴站，這是第一次，也是大學生涯中唯一一次帶著傷心的心情坐紅van，卻未料到，一眾好友已經在大學正門等待著我，和我一起走過那段淒清的道路。那夜的旺角紅van，為前路茫茫的我帶來了一絲溫暖。

一幕幕午夜紅van旅程的映像在我腦海中掠過，曾經，我以為已經離我很遠的大學生活，一下子回來了，突然慶幸，我和它仍未遠離。

「滴滴、滴滴、滴滴」，警報響起，小巴上的車速顯示器上打出鮮紅的85，滴滴的聲響把我從幻想中拉回現實，張開眼睛一看，道路兩旁的不再是往日的河道和樹群，而是一座又一座高聳的商業大廈，看到那熟悉的apm，我就知道離家不遠了。

車子緩緩地駛上山上，我以生澀的口吻喊出了「球場有落」，司機業務性地舉舉手，示意收到了我的訊息，然後俐落地把車減速，在小巴站牌前不偏不倚地停好。我急步地走下車，甫著地的一刻，電話的短訊鈴聲響了，我拿出電話一看，是同系好友T的短訊。

「到家了嗎？」T問。

我按了一下回覆，手指飛快地在鍵盤上按著：「到了：）」，然後按發送。正想把電話放回袋的一刻，我也重新拿起它，按到了與T的對話匣，一字一字的在按。

「T，我們來個定期的班聚，你說好嗎？這次我來當聯絡人，下星期五晚七點，老地點……」

路上繼續有紅van在高速駛過，我走到紅綠燈前，一邊等待燈號轉綠，一邊想著明天上班的衣服配搭，以及下星期聚會時要點些怎樣的菜。

渡船街、8A、8時54分

阿比

散文

我一生渴望被人收藏好，妥善安放，細心保存。免我驚，免我苦，免我四下流離，免我無枝可依。但那人，我知，我一直知，他永不會來。

—《時有女子》

綠樹濃蔭夏日長，感受著空氣裡捎來幾絲涼意，許久不曾那麼早起床了。轉過街角，那賣報的婆婆笑容滿面遞來一份報紙，附送上一包紙巾，說：「阿妹啊，今天這麼早啊！」她扯了扯嘴角，想起多年前看過的鄉戲，那唱昆曲的小戲子用水磨調細細婉轉：「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上一任賣報老伯逝世了，很突然的一天，早上報紙攤不見了，只見牆上貼著紙，簡單地述說了老伯心臟病發，讓有心人可以到靈堂祭奠。然後，很快就是一位婆婆頂替了這個位置。她從不跟這位婆婆打交道，儘管她總是善氣迎人。

8A巴士來得真快，車上大多是老人家，乾淨而安靜，如果可以，她真想就一直坐在車上。這一天，她到達目的地渡船街、8A、8時54分，伴著隱約蟬鳴的寧靜的澳門，還有一個快滿33歲的她。

7時32分。窗外慢慢退後的街景，雅廉訪，一排排老舊的矮房子漸漸不見了，以前愛看的漫畫館也一間一間地消失了。培正中學變得越來越有氣勢了，那些穿著校服的孩子們，就算一臉的青春痘也是讓人看了就歡喜，自己曾經也是這其中的一份子啊！

7時58分。殷皇子馬路，這裡充滿著歐式風情，連空氣都好像有種浪漫的濕氣，讓人懶洋洋的。遊人最愛的市中心，奈何她基本365天都泡在這個地方，厭倦卻又擺脫不了。手上的鑽戒在晨光中閃爍，折射出七彩的顏色，其實鑽石本是透明的晶體，只是世人附予它過多的價值，儘管如此，當初自己差點咬碎銀牙，不也把這顆能充門面的克拉鑽買了下來嘛！

「May姐，有客人來吵鬧退貨，我們搞定了！」「May姐，剛才賣給客人的金擺件算錯手工費了。」「May姐，有客人想要下午三點就拿到這個17號的鑽戒。」May姐，總是像超人一樣，從天而降，「對這款鑽石項鍊有什麼不滿意的嗎？我們這裡的鑽石都是南非天然鑽，普通的鑽

石是八心八箭，五十八個切面，我們獨有的專利是一百個切割面呢，當然，如果您要退費，我們仍然願意高價回購，但您太吃虧了這樣，尤其這還是昨天那位先生送的，意義自然不同……」「算錯多少錢了？哦，只是一千塊，我補上吧，今天趕著要的戒指，就快點拿給那巷子裡的師傅改圈號。」她是一個24小時不打烊的公司經理，甚至連年假時都公司都有一支特定的手機用來聯絡她，這大概是變相地表明了她很重吧？

8時54分。這裡是渡船街，唐醫生九時正開診，她趕著做第一個客人。鐳射手術能把歲月的痕跡都消除嗎？她不知道，在珠寶業卻需要一張好些的皮相，經人介紹後，她預約了唐醫生。介紹人說，阿May，別像我，你是個好孩子。她有點明白又有點迷惑，行業的門面跟好孩子有什麼關聯。但有些話，就像掠過水面的蜻蜓，「嗖」地從她心頭掠了過去，留下一圈又一圈淒涼的漣漪，久久難散。

8時30分。馬克吐溫有一句名言說：有時候真實比小說更加荒誕，因為虛構是在一定邏輯下進行的，而現實往往毫無邏輯可言。有位老人上車了，另一位老人熱情地把人拉過來，「我要下車了，來，這你坐。」這時，她目睹了巴士扒手之手伸進了一女學生的袋子裡。她把頭轉向了另一邊。有人在大聲嚷嚷，該不會駛去警察局吧，幸好後門開了，她默默在永樂戲院站下車了。

微風頹靡。附近一塊地被包圍起來，只有細細的打聲。渡船街當然來過很多遍了，周圍的景象總是那麼熟悉，反正時間充裕，索性在附近亂逛。時裝店都還沒開門，不過也沒所謂。

鄉下的祖屋也是這種黃黑不堪的外牆，土紅的瓦片，這幅保守的圖案，構成她不喜歡回去的原因。「阿妹啊，你奶奶以前總念著你工作出來孝敬她呢，真有出息啊」，「阿妹，我是珍麗姨，這是我兒子，小時候你們一起上學呢，呵呵」，「阿妹，這是小時候對門的鄰居，跟你同名的那個，她兒子上小學了」……真可笑，那些人明明十年都難得見上一面，還「阿妹」、「阿妹」親切地叫。

8時45分。這間小泉居她只來過一次。那天她被父母逼著相親，太陽在慵懶的午後時分散放著威力，熱浪熏著了榕樹上的知了，殘暑即將被蟬

聲催盡了。她覺得自己真的也被熏暈了，不然怎麼會答應父母。兩邊父母詭譎地選了遠在這離家路線曲折的小泉居，各自吹捧自家的孩子，無疾而終。

很多事情都逃匿不了命運。她的這些歲月，平凡如眾生，只是，感覺很多時候像加了太多水的果汁般被稀釋過。天空微露魚肚白的時候乍醒還夢，床邊的小說「嘩啦」一聲，攤開在眼前，杜拉斯說，愛之於我，不是一蔬一飯，不是肌膚相親，它是疲憊生活裡不死的英雄夢想。

渡船街、8A、8時54分。她 神過後，夢也不收，緩緩地走上了診所。

穿越一條條狹窄的街道，繞過數百名陌生的行人，以及陌生的眼睛陌生的景象陌生的你、與我，到達關閘。關閘公車總站於地下一樓，地下四周本漆黑成一片，現在有燈光與滲進公車出入口的陽光在無力地支撐著這個地底世界。我相信在這個地底世界裡的人並不好受，除了付上汗水之外還得需要消磨其耐性，於我或其他澳門居民也許並無消磨可言，只因月生於斯長於斯的關係，一切已成常規，也像是與生俱來的定律，可是對於外來人來說卻往往異同。

於昨天，一個燥熱難耐的七月午後，時有強風略過也時而暑氣逼人。這樣的天氣叫人煩厭，導人生悶，且獨自出門、獨自乘坐、獨自於擁擠卻又心感荒蕪的人群之中，路途總讓人感到冗長而惆悵。

各地文化的差異也許並不多、也許有很多，它總是隱隱約約、影影綽綽，也總是不經不覺、後知後覺的影響其中，昨天我於公車總站乘坐公車到黑沙海灘燒烤時，便發生了一樁關於差異的趣事(我認為是趣事啦)。

公車停泊於車站，司機不在，估計是環了澳門、氹仔、路環一整圈之後，上一上廁所或是喝杯茶聊聊天。我與一群陌生人在公車門前排隊等候。不久，我突然聽到後方有人道：「給我們上車等啦！都不知道這是什麼規矩，香港都沒有這樣的東西，澳門的特色真是……」於是我好奇地側著頭向後方瞟了一眼，此人身穿西裝，打領帶，頭髮約有四成斑白，看似初屆或將達花甲之年。他一直碎碎唸、自言自語，愈來愈生氣，語氣也愈來愈重。四周的澳門人靜心等候，相較之下顯得雍容，而納悶、煩躁的我也屈服其環境中。

約等了五分鐘，公車司機重新回到了崗位，客人也按部就班地走上公車，找個舒適的位置坐下。而那名花甲之年的香港人則心感委屈，氣憤之下大罵司機。

「幸好你現在回來，不然我一定要你好看！假若再要我等多一陣子，我一定會走去你們公司投訴！澳門的環境真是……我們在外面站着冒汗，像『焗桑拿』一樣……真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名香港人約罵了一分鐘。

司機並沒有與那名香港人對罵，一如以往，程式性地踏著油門，攜眾脫離地底世界。港人亦

因行車時車內搖晃得厲害，被迫找個位置坐好，噪音才得以停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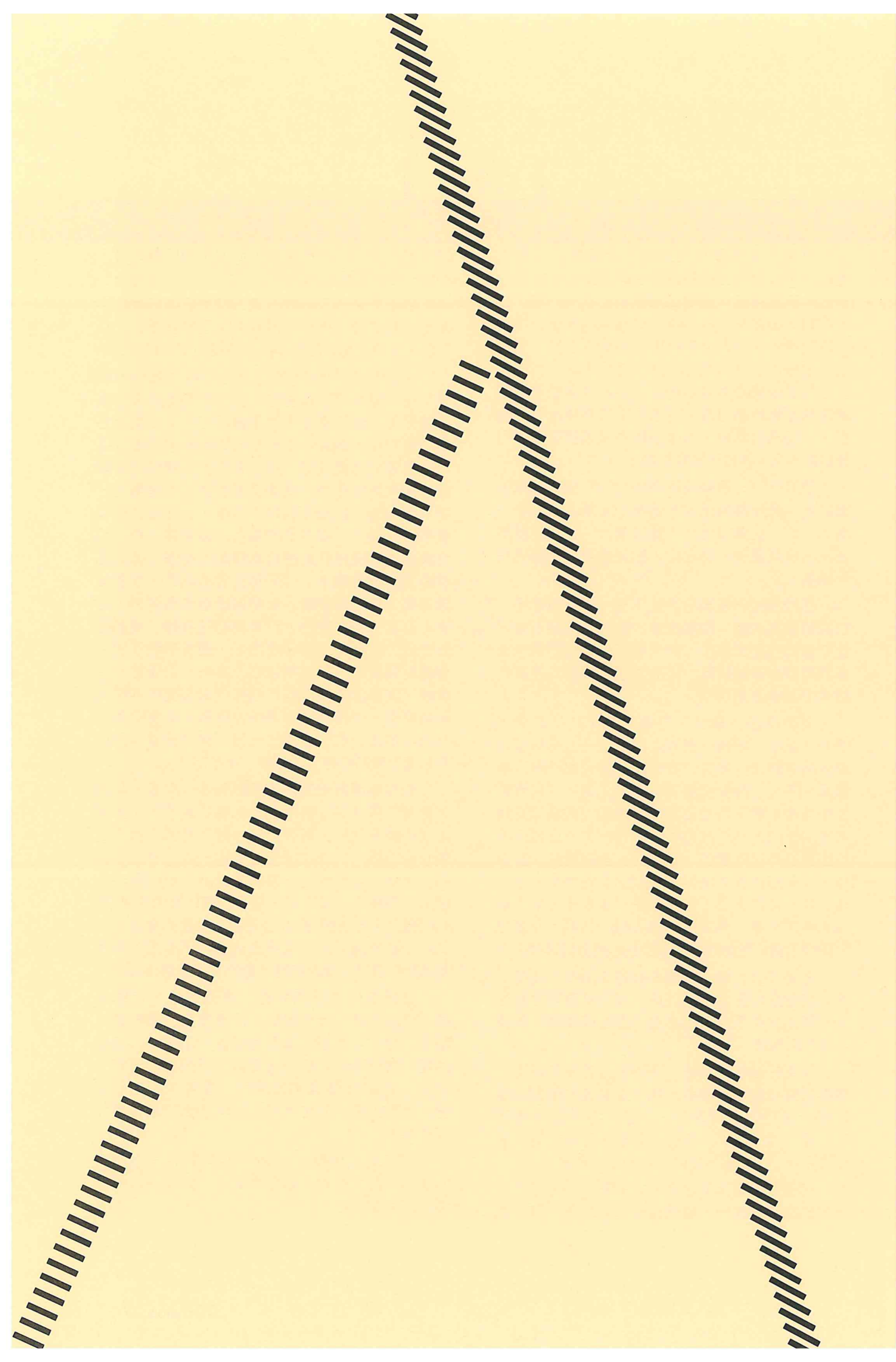
靜止下來時，剛才的港人的話語卻於我心中圈出一輪漣漪，來回回盪其中，又如音符之不絕如縷。我想了想他的那些話，討厭但又有點搞笑。

「為什麼你要來澳門？既然澳門環境那麼差，為什麼你不回去香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句話並不是這樣用的，不要濫用名句，免得引人取笑。以公車司機的薪水而言，不可能與朱門相提並論，靜心等候五分鐘也不會變成路邊凍死的骨頭，就算誇張點說，也是熱死，而不是凍死，但熱死也是不可能。」「若公車司機不在公車上，卻不把門關上，讓乘客上車，那麼乘客亂動操控杆或把公車開走怎麼辦？造成死傷後果由誰負責？」「只有文明的城市，才會排隊等候，澳門是這樣，我相信香港也不例外，絕非一區或一地之特色。」其實初時我想了很多應對的話，想要駁倒那名香港人，但後來想了想，還是把將要吐出的話吞回肚子裡去。原因是沒有意義，就算我能駁倒他，他都不會改變他的想法與價值觀，也容易顯得我很沒質素。結果只會是為車內的噪音添上更多的分貝，震耳欲聾，而且我知道以我的性格，若辯駁，絕不罷休。

這件事讓我想起我曾經看過的一本書，名為《見樹又見林》，書中說文化猶如盒子，把身處在文化體系裡的人蓋於其中，體系裡的人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以為外面的世界也一如己所知、一如己所聞、如同故地。當體系裡的人前往另一個體系，接觸另一種文化，盒子也依然會蓋在他/她們的頭上，他/她們會以己方的文化去衡量別人的文化，認為別人的文化不合己意、不為己以往所見所聞便是錯，認為自身所屬的文化是最崇高的。

其實文化並沒有對錯、高低之分，什麼是高、什麼是低、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也都由體系裡的人所定。香港人認為這個對、那個錯、這個合理；或許澳門人認為這個錯、那個對、這個不合理。而當你/妳身處於澳門，香港人認為是錯的，澳門人未必以此為然，於澳門你/妳做這事可能是對的。

若不能入鄉隨俗，而依然中心於己方體系的文化，弊大於利。要看得更遠，而眼光依然狹窄，已脫離正常。



小 説

《 總站 》

藍翎

一年前，大偉的妻子在浴室裡死去，當時是晚上八點十二分，大偉下班回來，已經是一個小時之後的事。

「文靜！」大偉看到妻子身穿浴袍，躺在浴缸裡，鮮血染滿了一缸水，也染滿了半個洗手間。

他立刻報警，經過法醫的驗證，韓文靜是身中廿二刀，其中一刀直插心臟，失血過多而死。

一個星期後，警察得出來的結論居然是，她是自殺的。

大偉心裡非常難過，他和文靜結婚只有兩個多月，還來不及享受夫妻生活，她就離開了。

為了離開這個傷心地，大偉決定把房子賣掉，在遠一點的地方租房子居住。

「為什麼這件浴袍會在這裡？我明明把它丟了。」大偉在收拾房子的時候，在其中一個箱子底下找到了一件染血的浴袍。

「叮噠~」門鈴響起來了。

「來了！」大偉把浴袍放在一旁，邊喊邊去開門。

「你好，我是溫莎，是這裡的房東。」莎莎有禮貌地介紹自己。

「你好，我叫張大偉，請進。」大偉去廚房倒了一杯茶，遞給莎莎說：「溫小姐這一年輕就當房東了，真了不起。」

「你叫我莎莎就可以了，這房子也是我媽留給我的，沒什麼了不起。」莎莎接着說：「因為之前擬合約的時候，是我的律師出面辦理，按理說我應該來認識一下你，因為之後都是我來收租金的，我就住在隔壁，有什麼事你可以過來找我。」

「哦，好的，你放心吧，我是一個建築師，擁有正當職業，也沒有任何社團背景或犯罪紀錄，是絕對清白的好人。」

莎莎好像被那件血浴袍吸引住，沒有聽到大偉的話。

「莎莎，莎莎！有什麼事嗎？」

莎莎這樣才回過神來，說：「那件浴袍……」

「那是我亡妻留下的。」

「是嗎？」莎莎仍然注視着那件浴袍。

大偉覺得很奇怪，於是站起來，把浴袍拿進房間裡，他出來的時候，只聽到關門的聲音，大

廳裡空無一人。

「這女孩……真是奇怪……」大偉自言自語說。

那天晚上，大偉把血浴袍丟在樓梯間的垃圾房裡。

「叮噠~」凌晨兩點多，大偉家的門鈴不停地響。

「誰這麼晚了？」大偉在半睡半醒間，去開門。

「你的浴袍。」莎莎拿着文靜的浴袍，雙目無神，頭髮凌亂不堪。

「哦，這個我不要了，麻煩你把它丟掉吧！」

莎莎突然目露兇光，大吼說：「不可以！把它放好！」

大偉馬上清醒過來，接過浴袍後，立刻把門關上。

「她到底怎麼了……」大偉嚇得滿頭大汗，一直深信這個世界上有鬼魂的他堅信莎莎是中邪了，而是這隻鬼正正是文靜。

三天後，大偉在街口的茶餐廳裡吃早餐，剛好碰到莎莎，莎莎親切地說：「張先生早安，你也喜歡來這裡吃早餐？」

「對啊，這裡的奶茶和菠蘿油都是我的最愛。」

「不介意我坐下吧？」莎莎問。

「當然，請坐，你也叫我大偉好了，不用先生來先生去的。」

莎莎的笑容親切得讓大偉有種溫暖的感覺，甚至讓他忘了那天晚上的事。

「對了，大偉，你之前說你是建築師，而且你又姓張，我在想，你該不會是黃李張建築有限公司的那個……」

「是，我就是那個張大偉。」大偉臉上也展露出笑容。

「那真的要請你多多指教了。」

「你是……？」

「我是新來的那位秘書。」

「這麼巧？那待會我載你上班吧！」

「好啊！謝謝。」

他們兩個這樣慢慢地互生情愫，莎莎有一種沒法用言語表達的吸引力，跟她在一起的時候，總是會忘記所有的不愉快，像躲在兩個人的小宇

宙裡似的。

有一天，大偉收拾房子的時候，再一次看到那件浴袍，他心裡想着：「還是把它丟掉吧！」

然後，大偉就駕車到遠處，找到一間垃圾房，把浴袍丟掉。

那天晚上，門鈴再次響起。

大偉心跳加速，該不是莎莎又把浴袍撿回來吧？

可是，莎莎明明就睡在他的身邊，這次一定不會是莎莎。

門打開了，大偉嚇了一大跳。

「文靜……不！不可能的……」

「姐夫。」她是文靜的孖生妹妹文君。

「你是文君？」

文君拖着行李箱，走進屋子裡。

「你不是在國外留學嗎？怎麼突然回來？」

「下星期是姐姐的死忌，我想回來拜祭她。」

莎莎從房間裡走出來，說：「誰這麼晚來了？」

「她是誰？姐死了還不到一年，你竟然另結新歡？」文君生氣地喊道。

「不……我……」

「還是你們早就在一起了，為了跟她在一起，你把姐殺了！」

「胡說！我沒有殺她，她是自殺的。」大偉也激動起來。

「一個人怎麼可能插自己廿二刀？你難道一點懷疑也沒有嗎？」文君一步一步逼近大偉。

「警察查了一個星期，所有環境證據都顯示出她是自殺的，整間房子只有我們兩個的指紋，監視器也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人，我也有人證物證可以證明我當時的確在公司，文靜死了，你以為我不傷心嗎？」

聽到大偉這樣說，文君立刻變得啞口無言，莎莎說：「我先回去。」

大偉點點頭，留了文君在家裡暫住。

那天是文靜的死忌，大偉下班回家，在門口跟莎莎道別後，就打開門，他驚見文君身穿血浴袍，被吊在門後。

「文君！」大偉把文君抱下來，但文君已經斷氣了，莎莎站在門後，臉也嚇青了。

「血浴袍……我明明把它掉了，怎麼會在這裡？」大偉自言自語說。

「你為什麼把它丟掉？」莎莎那個兇狠的眼神再次出現，讓人毛骨悚然。

「我覺得它……」大偉的聲音越來越小，有

一點心虛的感覺。

莎莎把浴袍從文君身上脫下來，遞給大偉，大偉把它接過來，說：「我立刻把它放好。」

大偉從房間裡出來後，莎莎昏倒在地上，大偉馬上報警，他用大毛巾把文君的身體裹住，莎莎醒過來的時候，已經在醫院裡。

警察分別向大偉和莎莎錄了口供，大偉沒有說莎莎發瘋的事情，只是說：「我們各自回家後，我一打開門，就看到文君吊在門後，我忍不住大喊了一聲，然後把文君放下來……」

「她是裸着身體的？」

「是的。」大偉撒了謊。

經過驗屍和其他搜證之後，警方證實文君是自殺的。

大偉知道一定是那件血浴袍的問題，可是無論他把血浴袍丟到多遠，它還是一樣回來。

事隔幾天，莎莎辭職了，大偉詢問原因，莎莎卻搪塞說想要進修，不想工作等等。

直到那天，大偉看到莎莎在車上跟別的男人接吻，他立刻衝上前，一手把莎莎拉到自己身邊，質問說：「他是誰？」

「我是她的男朋友，怎麼樣？」那個男人頗為英俊，身材高挑，像男模一樣，而且比大偉年輕得多。

「男朋友？我才是他的男朋友！」大偉自信地說。

「你看清楚自己的樣子才說吧，大叔，你看起來也差不多四十歲，不要學人家『老牛吃嫩草』好不好？」

「什麼四十？我才三十五歲！」

「我才廿六歲而已，再見了大叔！」說罷就牽着莎莎離開。

「莎莎，我不相信，我知道你是愛我的。」大偉在後面大聲說。

莎莎回過頭來，說：「大偉，我知道你對我很好，可是對不起，米高是我的前男友，之前我們有點誤會，所以才分開的，現在……」

「還說這麼多幹什麼？我們走吧。」

大偉情緒低落得很，可是他沒有放棄，什至找私家偵探查出米高的住所，還有他們的生活習慣，就是為了等一個機會，一個跟莎莎單獨相處的機會。

終於讓他等到了，那天晚上米高突然接到公司的電話，要回去處理一些突發事情，把莎莎一個人留在家裡。

大偉按下門鈴，莎莎穿着性感睡衣開門，衝口而出說：「這麼快回來，是想我了嗎？」

「莎莎，我……」

「怎麼會是你？」莎莎驚訝地說。

「我……我沒有辦法忘記你，我求求你，你回來我的身邊好嗎？」

「對不起，我很愛米高，他也一樣愛我。」莎莎皺起眉頭，一臉歉意。

大偉親耳聽到莎莎的拒絕，知道自己真的不可能挽回這段感情，只好低頭離開。

翌日早上，鄰居發現米高家的大門打開着，於是聯同值日保安一起進去，他們發現莎莎躺在浴室裡，身穿血浴袍，地上是滿滿的鮮血，於是他們立刻報警和通知米高。

米高趕到現場的時候，警察已經封好範圍，而且鄰居，保安都在錄口供。

「趙永安先生，昨晚凌晨三點至五點的時候，你在哪裡？」

「我在公司處理些事情。」米高眼泛淚光，有一點哽咽。

「有人證嗎？」

「有，我的組員都在，大概十點的時候，我接到秘書Amy的電話，說有一批零件出現了大問題，要我立刻回去處理，我們整組人忙了一個通宵，直到剛才，接到鄰居的電話……」米高已經說不下去，他難過地喊：「是誰這麼狠心，把我可愛的莎莎殺死！」

「你肯定，她是被殺的？」警察疑惑地問。

「我肯定，我們報了名參加下星期的歐洲團，她怎麼可能突然自殺？」

「梁警官，那個鄰居說昨天晚上曾經有人來找過溫莎小姐。」一個警員走過來說。

「是他！一定是他！」米高肯定地說。

「誰？」

「有一個叫大偉的人，他是莎莎的租客，他一直很喜歡莎莎……」

梁警官立刻根據米高提供的資料，命人把那個叫大偉的人帶來。

「昨晚凌晨三點到五點的時候，你在哪裡？」

大偉難過地說：「我在拜祭亡妻。」

「凌晨時分去拜祭亡妻？」

「因為最近發生太多的事，所以……」

「我認得他！昨天晚上就是他來找溫莎小姐的。」鄰居大喊。

「沒錯，我來過這裡，不過大概十二點左右我就走了。」

「你來這裡做什麼？」

「我來求莎莎回來我的身邊。」

米高激動地說：「一定是你！莎莎拒絕你，你心有不忿，所以殺了她！」

「我沒有！」大偉反應極大。

「根據法醫的初步檢驗，溫莎小姐臨死之前曾經有過性行為。」

「不可能，昨天晚上我們還沒有開始，就被公司召回去了。」米高立刻說。

梁警官把目光移向大偉。

「我連屋子都沒有進去，一直站在門外。」大偉辯稱。

梁警官把大偉和米高都帶回警署扣留，翌日，他們證實米高的確在公司，而廟裡的住持也證明大偉昨天晚上有去過拜祭他的亡妻，兩個人都沒有說謊。

難道，莎莎也是自殺的嗎？

法醫再三檢驗屍體，發現她的體內有一些很奇怪的粒子，那不是人類的精子，有點像魚的精子，又有點像牛的精子。

到底她是不是被人姦殺的？莎莎的身體開始出現異樣，梁警官百思不得其解。

他開始調查張大偉，即使所有證供的顯示他不是兇手。

每晚，大偉都發着同一個惡夢，他夢見他的亡妻文靜，還有莎莎和文君都身穿血浴袍，慢慢逼近他，口中唸着：「為我申冤，還我命來……」

大偉終於忍受不了，所以到警署找梁警官，求他查出三宗案件的真相。

「其實我早就懷疑這三宗案件有關連，不過到底兇手是什麼人，我還是毫無頭緒。」

大偉接着又去看了心理醫生，醫生說他只是因為面對三宗兇案，壓力太大所致。

大偉回到家，客廳掛着三件血浴袍，他揉了揉眼睛，身後覺得一陣寒風，然後感到一陣暈眩。

「啊！」大偉身後被刺了一刀，他痛得跪在起上，眼前驚現一幕幕可怕的場面，他看見文靜的頭被浸在水裡，直至昏迷，然後兇手抱起她，放在浴缸中，再狠狠地插她廿二刀，直至血濺滿整個牆壁，才肯罷休。

文君被兇手掐死後，換上血浴袍，吊在門後。

而莎莎被兇手打昏後，被逼與幾種動物發生性行為，畫面非常嘔心，更令人不寒而慄。

兇手的樣子清清楚楚，正是大偉本人。

畫面變得更混亂，他堅持不住，倒在地上，一封信從天花板輕輕墜落，那把刀更是離奇地從大偉身後變成身前。

警察接報到場後，證實大偉是自殺的，那封信是大偉的遺書，字跡也的確是他的，案件很快就結束了，沒有人再去理會。

只有梁警官死心不息，一有時間就會研究這幾宗案情，五年後，梁警官失蹤了，這些案件就成為了不解之謎。

梁警官失蹤後，他的家人和朋友都以為他死了，但梁警官卻在五年後，以一個全新的身份，出現在香港。他不再是那個沉默寡言的梁警官，而是一個充滿活力、充滿魅力的男人。他開始在社會上活躍起來，參加各種社交活動，與不同的人交際。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驚訝，因為他們從未見過這樣的梁警官。

梁警官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好奇，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梁警官卻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說：「我只是想看看，如果我不再是那個沉默寡言的梁警官，我會是什麼樣子。」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無言以對，因為他們從未見過這樣的梁警官。梁警官的失蹤，似乎成了一個謎，沒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

梁警官的失蹤，似乎成了一個謎，沒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好奇，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梁警官卻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說：「我只是想看看，如果我不再是那個沉默寡言的梁警官，我會是什麼樣子。」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無言以對，因為他們從未見過這樣的梁警官。

梁警官的失蹤，似乎成了一個謎，沒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好奇，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梁警官卻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說：「我只是想看看，如果我不再是那個沉默寡言的梁警官，我會是什麼樣子。」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無言以對，因為他們從未見過這樣的梁警官。

梁警官的失蹤，似乎成了一個謎，沒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好奇，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梁警官卻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說：「我只是想看看，如果我不再是那個沉默寡言的梁警官，我會是什麼樣子。」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無言以對，因為他們從未見過這樣的梁警官。

梁警官的失蹤，似乎成了一個謎，沒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好奇，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梁警官卻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說：「我只是想看看，如果我不再是那個沉默寡言的梁警官，我會是什麼樣子。」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無言以對，因為他們從未見過這樣的梁警官。

梁警官的失蹤，似乎成了一個謎，沒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好奇，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梁警官卻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說：「我只是想看看，如果我不再是那個沉默寡言的梁警官，我會是什麼樣子。」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無言以對，因為他們從未見過這樣的梁警官。

梁警官的失蹤，似乎成了一個謎，沒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好奇，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梁警官卻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說：「我只是想看看，如果我不再是那個沉默寡言的梁警官，我會是什麼樣子。」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無言以對，因為他們從未見過這樣的梁警官。

梁警官的失蹤，似乎成了一個謎，沒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好奇，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梁警官卻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說：「我只是想看看，如果我不再是那個沉默寡言的梁警官，我會是什麼樣子。」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無言以對，因為他們從未見過這樣的梁警官。

梁警官的失蹤，似乎成了一個謎，沒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好奇，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梁警官卻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說：「我只是想看看，如果我不再是那個沉默寡言的梁警官，我會是什麼樣子。」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無言以對，因為他們從未見過這樣的梁警官。

梁警官的失蹤，似乎成了一個謎，沒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好奇，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梁警官卻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說：「我只是想看看，如果我不再是那個沉默寡言的梁警官，我會是什麼樣子。」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無言以對，因為他們從未見過這樣的梁警官。

實驗

林橋亨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一項由美國科學家主導的大規模研究計劃，正同步在全球數十個城市展開。其中，也包括了澳門這座小城。

「佛洛依德計劃，澳門的一號至十號被試，準備好了沒有？」只見一名研究員裝扮的中年男子，對另外十名較年青的研究員大聲詢問。

十人同聲答應，並同時開啟了身前一台和成年人等身大的機器。只聽該台大機器隆隆作響，全球數百名被試者同時開始實驗……

澳門某外資保險公司大樓內。

「阿林，這個月又是你第一，我真是五體投地了。」一位身穿行政裝、外貌標緻的年輕女子，用撒嬌的語氣對林子孺說。

「Angel，妳就別笑話我了。這個月只有十五萬佣金，比上個月少了一萬，我個人是覺得退步不少，正在檢討呢。」林子孺是澳門某外資保險公司的財務策劃顧問，入行六年，平均每月的佣金約十多萬，可謂傲視群雄。

「我不依，我這個月只有一萬多而已，你要負責教我秘訣啦。」Angel頗為作狀地說。

「反正今天也沒有客人要見，不如現在去我家，我指導一下妳好了。」由於只有三十歲，已月入十多萬，且尚未成家，林子孺一直引來不少狂蜂浪蝶。

望着這才新來不久的美女同事，這麼快又變了林子孺的獵物，一眾男同事只能望門輕嘆。

林子孺家中，剛翻雲覆雨的二人正在甜蜜地聊天。

「不會吧？阿林你買了大潭山壹號？」Angel驚訝得目瞪口呆。

「怎麼？有什麼問題？我看那邊風景還不錯，價錢又不高，就買個單位玩玩而已。」林子孺一副「買了棵菜，也值得驚訝嗎？」的口吻。

「不，不。我可以去玩嗎？」眼前的竟然是比想像中更不得了的鑽石王老五，Angel喜上眉梢。

「那就要看妳的表現了。」林子孺露出淫穢的目光。

「了解！」林子孺一個暗示，Angel便馬上化身成夏娃……不，是淫娃。

「阿林，想問一下你，有沒有朋友在皇朝附近有泊車位？我女朋友住那附近，她剛買了新車，但正煩惱沒有比較便宜的車位出租。」和林子孺同期入職的Jason今早已問了十多個同事，看到林子孺回來，自然不放過他。

「有，電單車和汽車各一個。」林子孺一邊整理資料一邊說。

「真不愧是阿林！我要租一個汽車位，多少錢？」Jason大喜過望，深知對方必會算他便宜一點。

「月租一百元，成交？」林子孺轉身望向Jason。

「一百元？你在開玩笑嗎？」Jason覺得對方在開玩笑，不禁有氣。

「傻瓜。我們不是好兄弟嗎？」林子孺右手輕拍Jason肩頭，溫柔地說。

Jason腦海中不自覺地浮現出這幾年和對方共同打拼的光景，雙眼泛紅。除了多謝，他已說不出別的話來了。

自此，林子孺便多了一個人替他宣揚其「義薄雲天」之名。畢竟，以他的賺錢能力，他更需要的是名聲。

澳門某賭場內。

「阿綺，大家都是高中畢業，入職同是三年。妳為什麼可以這麼快升職啊？真不公平。」高中畢業後，就投身賭場任職莊荷的Susan，酸溜溜地對同事周季綺抱怨。

「Susan，我只是運氣好而已。妳一定也可以的。」今天雖是周季綺晉升的大日子，但她刻意保持冷靜，避免自己表現得太雀躍。

「妳該不會是用美人計吧？」Susan掩着張大的嘴巴，作狀地說。

「別胡說，我哪有資格用什麼美人計。」嘴巴上是如此說，但周季綺對自己的外表可是信心十足。畢竟常被稱讚長得像「楊冪」的她，外表確是屬於美女級的。

「但是妳可有考慮轉行？畢竟莊荷這工作真的好累。才做了三年，我就覺得自己的樣子老了很多。」Susan照着鏡子說。

「可是我們只有高中畢業，做其他工作哪有這麼高的薪水？何況我升職後，薪水有差不多兩萬呢。」周季綺斬釘截鐵地說。

「話是沒錯，但是妳的男朋友不是公務員

嗎？待遇很不錯吧。」因為是同期入職，所以Susan和周季綺的交情不錯，雙方都知道對方不少事情。

「話是沒錯，可是他的薪水和我不多而已，並不算高。只靠他的薪水就餓死人了。」周季綺和男友Michael是在朋友聚會時認識的，他對周季綺漂亮的外表驚為天人，展開熱烈的追求。兩人一起已差不多半年了。

「可憐的我還沒有半個男友……」Susan垂頭喪氣地說。

「綺，我有很重要的話跟妳說。妳要做足心理準備。」在周季綺升職後數月，Michael在某天突然慎重其事地說。

「好，說吧。」周季綺心想大概是升職吧，這傢伙竟還裝出一副「垂頭喪氣」的表情，演技也太浮誇了吧。

「綺！我升職了！430點薪水啦！」Michael從「垂頭喪氣」模式突然轉為「歡天喜地」模式，雖然唐突，但早在周季綺預計之中。

「話說，其實你為什麼升職？是完成了什麼大任務嗎？」周季綺倒是比較好奇這一點。

「我入職三年都全無過錯，自然升職啦。」Michael一臉自豪。

聽見此話，周季綺的腦海中不期然充滿男友在辦公室下午茶、玩facebook和偷菜的畫面。

澳門某電視台內。

「王局長，澳門的交通問題，可算近年最難解決的問題之一。但二零一二年快將過去，不論是數據還是民意調查，均顯示今年的交通問題得到很大的改善。能請局長向廣大市民詳細說明一下原因嗎？」

「首先，最重要的是這裡。」只見王局長伸出右手食指，緩緩指向自己心臟的位置。

「啊……局長的意思是……要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決心。是嗎？」主持人哪想到王局長竟如此裝模作樣。

「對。我們的決策可是左右着澳門市民生活的，怎能沒有心？」王局長嚴肅地說。

經過兩小時的長篇大論，訪問總算結束。其實澳門的高官是很少上電視節目的，但王局長可不同。他近年大刀闊斧，把澳門的交通大加整頓。計程車拒載、等不到巴士、泊車位太少、行車不讓先、行人不走斑馬線……這些近年無日無之的交通問題，現在可謂買少見少。最大功勞的，不是別人，正是王雨局長。

甚至有小道消息說，中央政府得知澳門的交通問題竟有如此大的改善，對王雨另眼相看。極有可能在未來推薦他升上更高的職位，甚至特首也不是沒可能。

對這個謠言，王雨極力否認，直言從沒聽過有這種事。但那笑逐顏開的表情，卻隱約透露出什麼。

「佛洛伊德計劃進行第十天，實驗即將結束。澳門的一號至十號研究人員，請順序報告被試的情況。」只見之前那位中年研究員，對十名年青研究員下命令。

結果是十名被試的「快樂指數」均達到極高水平，而腦波顯示他們在實驗後十天來均維持着做夢的狀態。

「報告，佛洛伊德計劃十分成功。十名被試的快樂指數都達到極高水平。如果以十分為滿分，他們都有九至十分。相信此方法對治療抑鬱等情緒病有極佳效果。」在實驗室負責指揮的中年研究員向美國的總公司報告。

看到實驗成功在望，每位研究人員皆露出如釋重負的表情。

「倒數三聲，十名被試同時結束實驗。」中年研究員一聲令下，十名年輕研究員馬上把手放在機器的開關上。

一個月後，參與佛洛伊德計劃的400名被試中，251人自殺身亡、38人精神分裂、27人意外致殘、53人患上嚴重抑鬱、31人暫時沒有異樣。

而澳門的10位被試竟然在三天內先後自殺身亡。其中包括一名保險從業員、兩名賭場莊荷、一名政府高層、兩名中學教師、一名補習社老闆、一名雜貨店老闆以及兩名大四學生。

警察在姓林的保險從業員房間中，發現了一封遺書，只有一句話：為什麼要讓我醒來？這句遺言使調查的警察莫名其妙，認為自殺原因有待調查。

如願

來遲

孟蘭七月。

祭品散滿路旁，冥鏢在火盆裡亂舞，旁邊有人用丫叉無意識地撥弄著飄起的紙屑；隔著火舌與輕煙，隱約看見祭祠者的神情，幾乎都一模一樣：目無表情的、凝重的愣愣望著火盆若有所思。

「有些神仙、先生甚至朋友你都可以許願，有些不可；孟蘭節的那些，少惹為妙。」垃圾搬運工人阿明對新上班不久的阿發說。

阿發當然知道有關孟蘭節的故事，只是他並沒有宗教信仰，所以對於阿明的說話，他並沒有記在心上。

他只擔心大家沒有完全弄熄冥鏢就離開，這幾晚消防車不斷遊走在各大街小巷救火，音高又急速的警號，實在令人精神緊繃。冒著煙的垃圾筒，讓他們的工作不得被打斷：消防員在撲熄火種之後，他們得趕緊將垃圾清走；被燒得滾燙的垃圾筒，光是走在旁邊已能感受到一股身處熔爐旁的熱力。

流汗、被灼傷，也不得停止工作。

凌晨二時三十分。

垃圾車駛進小巷，阿明在路口停好了車，阿發和另一工人成哥走到小巷中段，準備推出大垃圾筒。成哥不知被什麼絆倒，差點就仆倒在地，幸好他身手尚算敏捷，雙手往地面一按就撐起了身子。

「媽的，誰把垃圾亂放呀！」成哥潛意識一腳把絆倒他的東西踢走。

剛繞到他身後的阿發，目睹被踢走的是一個插上香 的蘋果；但在他們旁邊，還有一位蹲著的中年男子，正目露兇光的緊盯著成哥，似乎是被他粗魯的舉動打擾而感到憤怒。

「呀，對不起。」阿發對那男子說。

成哥莫名其妙的轉身看著他。「是你絆倒我麼？」

「那～～」他指著旁邊。「咦？剛才的男人呢？」阿發心裡突然閃過一絲恐懼。「沒什麼，可能是我弄錯了。」

「趕緊搬東西吧，走完這一趟下班了。」成

哥催促著。

事後阿發一直想著這個男人。真的是自己出現幻覺嗎？抑或那是不應該被看見的「朋友」？他躺在床上輾轉反側。

一個星期過去，關於那個男子的事，阿發已經漸漸淡忘。生活的壓迫遠比想東想西現實多了，尤其在收到各種各樣的單據時。他在忙，而且每晚跟他一起工作的工人也不同，至於成哥有沒有上班，他都沒有太過在意。

要不是工友們問阿發夾不夾帛金，他都不知道就在那件事發生之後的數天，成哥突然在家中暴斃，聽說是胸骨插穿肺部爆裂致死。

「好端端的怎麼會胸骨插肺？」有工友問。

「聽說是他有一天晚上收工回家後一直說胸口好痛，幾天都痛得不能工作，延醫呀……」另一位工友嘆息。

「成哥喜好杯中物你們也不是不知道吧？天曉得他是不是喝得醉醺醺，撞到什麼東西都不知道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在討論。

「怎麼會？前幾天還好好的……」阿發不能置信。他回憶著那個晚上發生的事：那個蘋果、那個男人和那不寒而慄的眼神。

「我們約好了今天晚上到靈堂致祭，你也會去嗎？」阿明打斷了他的思緒。

「嗯，好呀！」他瞄了一眼掛在牆上的月曆。

雖然說沒有宗教信仰，但一切發生得過於突然，讓我不禁聯想起阿明曾經說的那番話：「有些朋友，惹不得。」他倒抽了一口涼氣。

二

農曆七月十三。

這天非常炎熱，應該將要打風了吧，氣壓低得連呼吸也有困難；整個城市都被塵埃包圍著，灰濛一片。

對於「垃圾佬」這個職稱，常常令阿發感到不是味兒。他在想，要不是有他們收集垃圾，小城早就變成「垃圾之城」了；他們努力的付出，卻換來指指點點。

「你看，不用功讀書的話，長大後就要當個垃圾佬啦！」提著鏟籃的女士當著小孩面前，毫

不留情地指著他說。

是的。所有人都習慣用學歷的高與低去配對工作；他們天真地以為只要付出高昂的學費，就能換來一份與學費對等的職業。

要不是受母親臨終所託，叫他從內地過來尋找生父，阿發也許可以完成他的中學課程，好運的話甚至有機會上大學呢；只是母親死了、他來了、父親卻找不著，登門只被一個奇怪的女人罵個狗血淋頭——這時他才恍然大悟：父親早就已經另組家庭了。

拿到了單程證，居民身份又被確認，在這裡找工作，成為他唯一的出路。

「阿發，小心！」阿明的怒吼讓他回過神來。

「看路嘛，差點撞死你！」站在車尾的他差點被阿明倒後撞到。

夏天的晚上，夜幕低垂得特別慢；都已經晚上七點了，天空仍然透出了一抹紅霞。阿發下班後回宿舍換了件黑色襯衫，再相約其他工友一齊到靈堂致祭。他一個人是絕對不會出席這種場合的，因為那斷腸的哭啼聲不單刺耳，而且很令人心煩。

七點三十分，他到達靈堂外；七點三十五分，他已經在回家的路上。

衣衫盡濕的他，雙肩及雙腿微微顫抖，豆大的汗珠沿額角不停滑下；這個夜晚雖然有一點悶熱，但並不至於會讓人汗流浹背。沒有人知道，那叫做「寒」——打從心底裡的寒冷；而一直冒出來的汗水，叫「冷汗」。

一班工友約好七點三十分集合，阿發卻在殯儀館門外見到成哥默默地看著各人走進靈堂內致祭……那是一個相當奇怪的畫面。剛開始的時候，他什麼恐懼的反應都沒有，直到瞥見靈堂上的那個人跟站在門口的人長得一模一樣，才開始打從心底的感到害怕！

他掉頭拔足就跑，大家都不明所以：當然了，沒有人看得見這個不應該被看見而人，而他卻不知在哪兒沾上霉運，接連碰到並沒有為他帶來好運的「好朋友」。

跑了不知多遠，阿發頹然坐在路邊，努力地在回憶剛才的那一幕——成哥是否知道我看得見他呢？剛才坐在靈堂角落處的那一個人，為什麼又好像是前幾天晚上遇到的那個男人？他們是認識的嗎？他底著頭、合起雙眼思考，而在他左右兩邊，都坐滿了人……這個晚上的街道，似乎

特別擁擠。

此時電話響起，聽筒裡傳來阿明的聲音：「撞鬼呀你！突然轉身就走，大家一時間都被你嚇壞了！」

阿發的腦袋一片空白，耳朵嗡嗡作響。「我～～」

是的。他真的撞鬼了。

回到宿舍，看見其他工友正在玩牌，他心裡才稍微踏實一點。大家似乎都非常專心地在玩，並沒有人在意他渾身濕漉漉的。

他趕緊在廁所裡洗一個冷水澡。當冰冷的水從花灑噴射而出，身體各個毛孔都出現輕微的刺痛感，讓他一度以為自己受傷了。在鏡中看見自己慘白的臉色，阿發心裡很納悶——到底是在什麼時候交上惡運的呢？或是自己是否在這農曆七月裡犯了什麼禁忌而不知道呢？鏡中除了他自己，在灰白的牆身中，突然出現了一張女性的臉，非常清晰的，就反映在他的臉旁邊！

一股恐懼感迅速湧上大腦，讓他也顧不得自己只穿著內褲，就奪門而逃。他飛快地跑到床上，把整個人都捲縮在被窩裡，緊閉雙眼久久不敢打開……就這樣直到累極睡著了。

午夜夢迴，阿發感到有人坐在他的床邊，用一雙再熟悉不過的手撥弄他的頭髮。

「媽～～」他呢喃。

「媽……」他突然從睡夢中驚醒！

眼前出現的，是一張熟悉的、蒼白而憔悴的臉。是很驚嚇沒錯，但同一時間，阿發的淚水已經奪眶而出。

他所有的委屈，就在見到母親的那一刻完全爆發出來；如果靈魂可以撕裂的話，現在他崩潰的情緒，已經足夠讓靈魂化成灰燼。放任地嚎啕大哭，抽搐著的身體，極像一個小孩……試問有哪個孩子在自己母親身邊，不是一個小孩？

哭乾了雙眼，母親經已消失。

就算再難過，生活仍然必須繼續；他當然知道。

莫名奇妙的，在阿發身上除了垃圾味道之餘，又突然多了一雙別人俗稱的「陰陽眼」。如果可以選擇，他寧願從沒有擁有，因為這實在是太嚇人了，而且走在街上，所有跟自己擦肩而過的人，他都份外留意：是真人抑或假鬼？本來已經不太擅長分辨，現在更是累人。

但如果今天的那雙眼睛是中了六合彩二獎的

額外獎品，你要不要？

三

沒錯，阿發許願了，而且願望成真。

在阿明跟他說，叫他不要在今個月胡亂許願的前一天，他就曾經對著街邊的化寶盆，誠心地許了一個願。

「我不貪心，只願能中個六合彩二獎——甚至三獎也沒所謂，讓我可以擺脫被人瞧不起的生活。我好想回老家，就當我不曾在這裡出現過，也不曾見過那滿口謊言的爸爸……媽，妳聽得見嗎？我很想你。」

化寶盆內的冥鏹正燒得熾熱，紅紅烈火下，出現一抹青綠的、像是手臂型態的火球。

路過報紙攤檔，他用被摺得皺皺的數十元買了兩張六合彩。

說是他真心誠意許願，其實也不太正確。那個夜晚，是他情緒最低落的時候。有些人就算沒有家人依靠，至少也有朋友支撐……但他兩樣都沒有。在鄉間生活的日子，由於父親不在身邊，只靠母親一人掙錢養大的他，已經非常孤獨；就算大家的日子過得很艱苦，但每逢過節，別人家中總時熱熱鬧鬧的，只有他和母親兩個人，似乎融入不了這種氣氛。

母親隆而重之把結婚登記摺收好。她告訴阿發，他們之間的愛情不是偷偷摸摸的，她相信他的話，賺到了錢，就會回來接她母子倆。至於他們到底是怎樣認識的？母親倒是怎樣也不肯透露。

現在很明顯的，她相信了一個騙子的話。那個叫父親的人，並沒有把他們放在心上——這是阿發得出的最後結論。

「媽，妳應該很不甘心吧？」不甘心的，又何止他母親一個？

一個僅十四歲的孩子隻身來到城市，寄住在鄉里的家裡，每天過著吵吵鬧鬧的生活，真的讓阿發感到很厭煩；他早就想離開這個地方，只是他沒有錢。如此這般過了幾年，他看見有宿舍提供的工作，就想也不想跑去應徵；之後的，就是之前所說的，他離開了一個極不想待下去的環境，卻依然繼續被人瞧不起。

那個願，是一口怨氣；買六合彩，卻是習慣。

阿發沒有想過會願望成真的，他更沒有想過，許這樣的願需要付出代價。現在回想，那天晚上遇見面色灰白的男人、成哥以至他的母親，

都是許願的代價。他後悔了，如果可以，是否能通通抹掉？

他鬱悶得不想跟任何人說話，又或者他也自知沒有人會相信他的話。跟別人說自己無時無刻見到鬼，會被人說成是瘋子的，所以現實告訴我們，想要在社會上活得平平安安，有時需要合群、有時需要視而不見、有時需要互相欺騙。

「可能是自己的面色也很難看，所以都沒有人叫我開工吧。」阿發這幾天一早出門在街上漫無目的遊盪，直到深夜才回到宿舍睡覺。

餓了，就吃；累了，就睡。這樣放縱一下也不錯。

四

「沒有一個人比我更倒霉了。」阿明坐在垃圾車上，向身旁的一名工友抱怨。

「哈哈，現在大家都叫你黑仔明呀！」旁邊的工友不但沒有安慰，而且還幸災樂禍的嘲笑他。

「現在沒有人夠膽在夜更跟你同車工作呢！我倒沒有所謂，因為我有護身符嘛！」他頸項上掛著一尊小小的佛像。

「不如我帶你去找師傅轉個運吧，搞不好下次連你都出事！」

「吼！」阿明怒瞪了他一眼。

農曆七月未完，先後已經死了兩名工友，還要都是跟他同車工作的，怪不得大家稱呼他做「黑仔明」；就連他自己都覺得最近諸事不順。

如果成哥的去世是一個意外，那麼阿發的去世，則有可能是因為成哥而造成的。

在殯儀館門外，沒有人知道阿發為什麼會突然拔足狂奔。而阿發接的最後一通電話，則是阿明打來問他幹嗎突然掉頭就走……

是他分心聽電話、沒留意交通燈、抑或突然衝出馬路，所以被車撞死呢？沒有任何人可以給阿明一個答案。在他內心深處有一種愧疚，可能是他害死阿發的。

大家一邊在幫手整理阿發的遺物，一邊在談論坊間近日流傳的鬼故事，說有便利商店職員在結數時發現有冥鈔夾雜在鈔票中的事件。阿發的遺物其實沒有什麼好處理的，只不過是幾件衫一個手機和……兩張六合彩。

「中了！阿發原來中了二獎！」有工友在房間裡尖叫。

「不是吧？那麼說他是有錢卻沒命享嗎？」眾人議論紛紛該如何處理獎金，該領獎抑或把彩

票燒給他；當然，說把錢領走的人佔大多數。

阿明崩潰，癱軟在地。

沒有人知道阿發如願了：他中獎了、擺脫了被人瞧不起的生活、而且跟最愛的母親團聚……在他向化寶盆許願的那一刻，有一雙手已經跟他達成了協議。

交易完畢。

孽戀

沈慕文

傍晚六點。南方小城M。

天空掛滿了鉛色的雲幔，一層層堆積起來，向東北方向急速移動。

一陣狂風吹過，街道上的人們以為就要落大雨，紛紛加快了回家的腳步，還不時望望天空。這片天空看上去就像一個得了疾病的人臉上佈滿了死氣沉沉的灰。不由得讓人感到心悸，這樣的天空像突然失血的生命，枯萎的花瓣，時刻會伸出一雙巨大的手，隨時隨地抓住你的手腳不讓你走，甚至停止你的呼吸。

城市裏該安靜的已經安靜，不該安靜的始終在追根究底。

一輛藍色的警車呼嘯而過，停靠在三巴仔橫街。車上走下兩名警員，向新慈大廈走去。

司警敲響了新慈大廈管理處的門。管理員站起來應門。

「男死者最近跟哪些人來往？平時住在這裏的情況是怎樣的？」司警問道。

「鄭先生和一個年輕女子住在這裏，房子是租的。最近好長時間不見他了，誰知道他死了。」管理員繼續說著。

「他平時也不跟人來往，你知道他已經一大把年紀，不過呢，街坊覺得他們好古怪，開始我們還以為他們兩個是父女關係，可誰知道原來是夫妻，這樣的事情真的講都無人相信啊！」

「有沒有聽到他們吵架什麼的？我是說事發之前，就是上兩周左右。」司警又問道。

「好似沒有，不過十天前的一晚，聽到隔離屋是有狗只狂吠，我們當然沒想到會有人自殺。那個男的是做保安員的，整整六十五歲人了，還有什麼看不化的，你說是吧。女的呢只有二十六歲，是做清潔工的。她姓周，人都挺好，平時也很安分守己。」

「唉！不過實在沒有人會想得到，他們怎麼會走上這條不歸路，雙雙自殺。」管理員搖了搖頭歎了一聲。

「好，多謝合作！如果發現新情況請隨時保持聯絡，這是我的卡片。」

司警遞上一張卡片，離開了這裏。

大廈管理處的阿叔想起昨天的一幕景象，心

裏還兀自覺得毛骨悚然。

這裏向來很平靜，生活像水一樣波瀾不驚，平緩地向低處流去。人，特別是年輕人總想生活得好一點。在時代急劇變化，消費指數不斷上升的情況下，為了生活得好點，有的在賭場上班，有的找多幾份工開夜班。對某些人來說，惟有這樣才能補平生活的開支和支付房屋按揭。這樣的生活活得很累，但有愛，有家庭的幸福，這一切倒也是值得的。

人都是被逼著或誘惑著才邁出下一個人生的腳步或走向下一站。不過奇怪的是鄭先生一大把年紀，又無兒無女。身旁還有嬌妻相伴，又怎麼會想不開自殺呢？這個問題不但困擾著新慈大廈管理員，也更困擾著接手調查這個案子的司警。

檔案上記錄著：男死者姓鄭，名XX，65歲，為某公司保安員。女死者姓周，名XX，26歲，在清潔公司上班。兩人同時被發現於事發現場新慈大廈某地鋪上的閣樓內。發現時已經死去一周以上，屍體中度腐爛且發臭。是該戶業主前來查看並發現之後報案。事發單位睡床上躺著兩具屍體，表面看衣著完整。現場單位門窗已被用粘膠帶封閉，有一割破膠喉的石油氣罐，氣體已全部外泄。現場沒有發現打鬥痕跡，沒有發現遺書。現場尋獲男死者仍未兌現的現金分享計畫支票六千元整，估計自殺原因非經濟問題。相信是有人製造毒氣室自殺，死因無可疑。

司警從現場的現金分享計畫支票來看，兩人應該沒有經濟問題。現場又沒發現遺書，看來這場自殺是毫無準備的，而且原因也是不能為外人知道的？難道這是情殺？

在事發前的幾天，有人見到一男一女手拉著手走出新慈大廈，他們坐著巴士來到附近的「X記」咖啡室。那個地方是他們經常見面碰頭的地點。

這個女子看上去只有二十幾歲，她是剛來到澳門的新移民。這幾年來，很多人到小城來掘金。自賭權開放以來，不少人在這裏賺到盆滿鉢滿。大量的新賭場開了出來，需要不少的新人手。她聽從親戚的勸導，也想來澳門發財，就辦理了單程證來澳門與鄭先生團聚。之前她並不知道這個將來做她老公的人已經有六十幾歲了，這個年紀足以做她的父親了。

因為自幼家貧，她沒有讀過書，只能委屈地在某公司做清潔工。

咖啡室的角落裏，一張暗色大理石桌子對面坐著一個與她年齡相仿的男人。他看上去很憔悴，一根接著一根的香煙像接力賽一樣不斷地被點燃，又熄滅。煙霧瀰漫在他和她之間。

煙蒂掐滅在水裏的一刻，發出了「吱」的一聲。

男人忍不住了罵道：「你跟那個老家伙來這裏幹什麼？還是跟我回去吧，這裏做人累啊，消費又高。」

「不行的，他很凶的，其實我要是知道他這麼大年紀我也不會來的。」她喝了一口苦澀的咖啡繼續說道：「他無兒無女，看起來也怪可憐的了，我在這裏一邊工作一邊照顧他，等他下班回來了，我會回去做飯的。」女人淡然地回答。

男人搖搖頭，心想她還是太軟弱了。當初也是因為她的軟弱和好騙，自己才跟個髮廊妹搞在了一起。他消失了好幾年後才回來找她。那髮廊妹後來把他甩了跟別人跑了。

「你對他太好了，那我們呢？我們的將來呢？國內還有我們的孩子，我是偷渡過來的，現在在地盤做黑工，整天給工頭欺負。我不久就要回去的，不如你跟我一起走吧！」男人近乎哀求地說。

「我跟他已經有半年了，在這半年裏，他對我還不錯。你當初為什麼要拋棄我們母子於不顧，自己一個人去外面鬼混，也沒有半點消息。」女人的意思是最明白不過了，她對他當初的行為仍然懷恨在心。

「當初是你家裏人嫌我窮不同意啊，要嫁個有錢人。現在倒好，你嫁了個做保安的，而且還是個老頭。這真的是太好了啊！」男人雙眼發亮，通過對女人的嘲笑讓自己的心裏好過了不少。

女人被刺痛了，握著茶杯的手不停地發抖，她不想繼續這場毫無意義的話題了。她沉默不語地看著男人身後的街道，他在她眼裏幾乎成了透明。但她還是個有需要的女人，她能拒絕他的思想，卻拒絕不了他的身體。這種近乎變態的依賴從當初跟他同居的那天就開始了。男人的手撫摸著她的手背，她漸漸回過神來。

「過一日，我來你家裏找你。」

「好吧，明天他晚上不在家，你晚點來也不怕，他要值夜班。」

新慈大廈門口，這天夜色晴朗。城市的天空看起來更像在白晝，天氣很悶熱，穿著單薄的衣服還是會覺得熱，這種熱是從身體內部散發出來的，很有可能身體內部有個致命的炎熱的核。人好像處於一個充滿熱蒸氣的球內，你怎麼也擺脫不了這種燥熱。空調水從高樓滴下，正好滴在一個男人的頭髮上，他望瞭望樓上滴水的方向，口中暗暗罵了一聲。他是來找周小姐的，約好了今天晚上見面。

門聲響起，周小姐來應門。他一閃就走入了屋內，抱著她不停地旋轉，在她臉上亂親一通。

「喂！你急什麼，慢慢來，真是不懂情調啊！」

「這麼講究幹什麼，那老頭子回來了就不好了。快做快了，來，寶貝！」他雙手抱起她走向內間，把她摔在床上，她的身體就像快要散了的零件一樣在床上彈了幾下。

她沒有想到他還是這樣急色，沒有半點溫柔。她心裏暗嘀咕著：這個男人啊，真是死性不改。

「你輕點，別這麼大力。」她抱怨著他的手正極度的不安分地亂抓，甚至抓痛了她身體的某個部位。

「不是吧，你還給我裝嫩。」男人笑罵著。一低頭用嘴巴堵住了她鮮豔的小嘴。一股濃烈的煙草味道夾雜著汗味侵襲過來，她的鼻息漸漸變得沉重，不由自主地發出了含混不清的聲音。

……

周小姐整理了一下零亂的頭髮。起來照了照鏡子，男人從身後抱住了她，在她耳邊輕聲地說：「等我回去賺到了足夠的錢，就帶你遠走高飛。那老頭也吃不了你，你在這裏我還放心。」

「去死吧你，你就不怕我勾佬嗎？像你這樣一沒樣子，二沒錢的大街上有的是。我啊，真是倒了八輩子的黴了！」周小姐恨恨的說，她覺得他不夠負責。

男人卻笑笑，一點也沒生氣的樣子。

兩人看著電視，說了些無關緊要的話。無非是盼望著有點賺夠錢，能早日回國內去生活，那裏還有他們的孩子。

「你說那老頭真的不回來了？那我早上就好了。」男人打了一個呵欠，看看時間已經是深夜。

「嗯，好啊！」周小姐有點喜出望外的說，平時他完事了就像賊一樣的溜之大吉，今天反而

相反，大概是過幾天他就要回去了的關係。

「老公，睡覺吧。」她對身邊的男人說。

已經有很久沒喊他老公了。而現在跟她生活在一起的是真正的「老公」，一是夠老，二是「公公」一樣的男人。她發現自己真的很命苦，也很無奈。想著想著，迷迷糊糊之間睡著了。

半夜三點，鄭先生返回家裏。他舉起兩根手指，輕輕敲了下門，沒人來應門，心想老婆大概睡著了。今天他有點不適，所以值了一半夜班就請假回來了。他掏出鑰匙開了門。

進門的時候，他覺得空氣裏有點陌生的味道，不由得皺了下眉頭。低頭一看，一雙陌生的男人皮鞋，上面還粘著地盤上的沙土。

閃電一樣的念頭劃過他的腦中：難道她偷漢了？身體有些不自覺地發抖。

他急不可待地走到臥室。但臥室沒有別人，只有周小姐一個人在，好像還在熟睡中。鄭先生丈二和尚不明所以。他推醒了她。

「家裏有男人來過？是不是？」

「沒有啊，我睡覺呢，你別吵我。」

「哼，給我捉到你就知死，我做鬼都不會放過你。」鄭先生狠狠地打了一下她的屁股，沒好氣的罵了一通。這才睡下。周小姐心裏一驚。心想這死老鬼還不笨。

周小姐的男人是臨急臨忙從一樓陽臺跳下去的，他是赤著腳跑了的。

第二天，周小姐早起去上班，她裝得像什麼也沒發生過一樣。臨走前發現了那個男人的鞋子，她連忙放進袋子裏裝好。她以為鄭先生不知道。

鄭先生起來就連忙打開了電視機。有件事情憋在心裏熬了一夜。

上個月他在房間內安裝了一個攝像頭。這個東西是保安公司換了一批新設備後處理掉的舊東西。他覺得扔掉可惜，就拿了一個回家裝在大衣櫃裏，櫃子上有個拉手掉了一顆螺絲，裏面有個夾層。這個針孔攝錄機剛好就地取材，裝在那個空隙裏。當然這件事情是周小姐不知道的。鄭先生對她並不能十分放心，他知道自己老了，不中用了，不能給一個女人所需要的。自己在年輕時候曾經結過婚，但婚後沒多久，老婆跟了個加拿大籍的華人跑了，那人比他有錢。

這件事情一直困擾著他，他總想找到那個女的施行報復，但一直找不到。

他在電視機遙控上按了一下AV鍵，一個令他意外的鏡頭出現在他眼前。周小姐和一個男人正在床上。耳邊充斥著周小姐的呻吟和一個男人喘氣的聲音。他馬上站起來，想要去單位找她。但又想想不能打草驚蛇，還是等她回來的好。心想我只要弄點安眠藥在她的飯菜裏，然後再那樣就行了。他走進廚房想拿把菜刀，當然不是用來殺牛用的，他要殺比牛更強大和可怕的东西。他猛一低頭，看見了石油氣罐，心下想到：對了，對了，大不了一了百了，來個雙料自殺。誰叫她背叛我的？

主意既定，他反而出奇地平靜下來。

晚上，鄭先生很難得的下廚房做好了飯菜。在每種菜裏都放了大量的安眠藥。他有喝酒的習慣，喜歡一邊吃著花生米，一邊喝冰涼的啤酒。

周小姐還笑著跟他說：「你今天做的菜真多，味道也很好。」

「是嗎？那多吃點。吃好了我帶你去外面玩。」鄭先生笑著說。

「好啊，好啊，還是你對我好啊！」周小姐突然間有點內疚。但她並不知道這是最後的晚餐。也不知道外面是在這個地球以外的世界，另一個遙遠的無光的世界。

她吃了兩碗飯後，就覺得有點頭暈，站起來跟他說：「我去躺一下，等會記得叫醒我。」

「好的。我會收拾的，你去吧。」

鄭先生在門外靜靜地聽了會兒，很快裏面沒有了動靜，他確定她睡著了。就拿來膠布，把窗戶縫粘了。接著，他拎著個石油氣罐放到房間裏。他很擔心自殺不成功，到時候落了個腦癱那更要連累別人。所以他絕對要做的乾淨俐落才行。

準備就緒，他倒了杯水，吞下六顆安眠藥。想了想，今天還從信箱拿了一張支票，裏面是現金分享計畫的六千大元。他想：真是難為政府了，這錢我今後也不需要了，就留給別人吧。

他拿出來放在地上。心裏想著：讓發現他的人來拿走，或者拿這錢來給他安葬。

他躺在床上，已經抵抗不了強烈的睡意。

一陣惡臭和刺鼻的氣體向他沖來，他反而覺得那種氣味比空氣香，比空氣乾淨。空氣早已經汙濁不堪，給那麼多人呼吸過，有的人生來就有疾病，他本來沒有，卻被不幸感染了。從此他也在追求那種銅臭味道所帶來的刺激和滿足，但他從來沒有知道怎樣才能幸福，幸福不在字典裏。

無色的氣體裹著他走進另一個世界。那裏沒

有痛苦和沉重的負擔，那裏的天空不是灰色的，更不是藍色，那裏的天空是黑色，漆黑一團。其實，那裏並沒有人們所說的天堂，也沒有天空，有的只是黑暗和冰冷。

沒有如果

風鈴

CICI拿着手機，想了很久終於打出了幾個字：我們可能沒有緣分吧，希望你能找到更好的。然後按下發送鍵。

很快手機就震動了，收到回覆是：那我祝你幸福吧，我不會再打擾你了。

CICI有點驚訝，驚訝於他的鎮定和乾脆。在發送之前，CICI想了千萬種他的回覆方式，但是這麼簡單的回覆是她沒有想過的。CICI想或許這樣更好吧。兩個人沒有給對方太多包袱和不捨，這樣反而更能令對方義無反顧的前進。

很快，CICI就和家裡安排的一個門當戶對的男生訂婚了。他們認識的時間很短，他的條件很好，家庭背景不錯，而且很有上進心，重點是雙方父母對他們倆的婚事也非常看好。

CICI雖然已經廿四歲了，卻沒有戀愛史，她對這個男生好感是有的，不過男女之間的那種喜歡卻也談不上，CICI從小就期待，羨慕父母之間的那種愛情和婚姻。

她父母那個年代，還是長輩包辦的婚姻。她母親說，她和她父親就見了一次面就結婚了，結婚的時候兩個人都還不認識呢，然後就這樣跟著他過了大半輩子了。母親每次說到這些的時候，臉上總是洋溢着幸福的。

CICI對婚姻對愛情的看法也受了父母的影響。她想所謂的愛情，所謂的幸福就是兩個人簡簡單單的，細水長流的生活著。年輕的時候共同為家奔波奮鬥，老了的時候可以一起坐在搖椅上細數年輕時的趣事，拌拌嘴、逗逗孫子玩玩……未婚夫對她很好，而且他們的婚姻是受人祝福的，所以訂婚那天起，她就幻想著他們幸福美好的日子了。

日子也就這麼過著，一如CICI所想的那樣簡單。她和未婚夫開始商討著結婚的細節，偶爾也會像小情侶那樣看看電影。

日子平淡卻似乎有點幸福的跡象。

直到那天，CICI收到了一個訊息，她的心被擾亂了，生活軌跡也變得有些脫軌了。

「你訂婚了？」那麼直接了當，是他。

不是說好不打擾了嗎？CICI故作輕鬆的回覆：「是啊，祝福我吧。」

然後久久的手機沒有再震動了，或許吧，他

不過僅僅想知道自己的近況這麼簡單而已，CICI是這麼想的，也只有這麼想才是合理的。

那天夜裡，已經熟睡的CICI接到了一個電話，迷迷糊糊中沒有看到來電顯示，只是聽到一聲「喂，是我。」是個男人的聲音，還夾雜着點厚重的鼻音。CICI一下清醒過來了，是他。

「你為什麼，為什麼一聲不說的，那麼快就訂婚了，為什麼，告訴我為什麼？」一連好幾個為什麼，好讓CICI招架不住，只是說：「你醉了吧」。「我沒有，我沒有，你為什麼就訂婚了，為什麼這麼突然？為什麼不告訴我？為什麼不給我機會？我喜歡你，你知道嗎？……」

CICI的心好像被什麼撥動了似的，有些驚動又有些疼痛。

他，是在一次朋友聚會上認識的，早於認識未婚夫之前。那時朋友都知道家裡忙著在給她找對象，於是也張羅着幫忙找對象，和他的認識頗有點這個意思。

CICI很喜歡和他一起，總是感覺很開心，很快樂，不過她不懂這種喜歡是不是叫愛。

他，總是很幽默，有時候很愛調侃CICI，有時候卻也會說：「你要好好休息，別熬夜哦」。「天氣涼了，要注意多穿件衣服」。這類關心的話。他的心境CICI也猜不透。

兩人就這樣，從來沒有表露過自己的心跡。

他說：「明天晚上我們一起吃飯吧，我有很多話想跟你說」。

CICI是個傳統的女生，既然已經訂婚了，一輩子只能忠於那個男人，怎麼能有稍微的對不起呢。

CICI遏制了自己的情緒：「沒有見面的必要了吧，我們就這樣吧，你會找到一個令你幸福的女生的。」

「就這一次，就這一次，我以後不會再打擾你了，真的。」電話那頭的聲音有點歇斯底里。

「嗯，那好吧，明天晚上七點你來接我吧，記住車子停得離我家遠點。」說完，CICI有點被自己嚇到，怎麼就答應了呢？或許，心裡也渴望着和這個男人的相處吧？還是在享受這種被愛的感覺呢？

那天晚上，CICI失眠了。

一大早，CICI就向全家人宣示她晚上的約會：「我一個好姐妹從英國回來了，我晚上和她出去吃飯」。似乎害怕他們看出什麼端倪似的。

夜幕降臨後，CICI就守著窗戶看著路口的車輛，一見到他的車，馬上快速的跑出去。這是CICI做過最叛逆的事情了，心裡一直忐忑不安。

他還是一樣，很愛說笑，這有點緩解了CICI的緊張。

他們進了一間包廂吃飯，所有菜上齊了，他把所有的服務生都叫了出去。然後，突然舉起酒杯對CICI說：「祝你訂婚快樂，他對你好嗎？」CICI尷尬得有點結巴：「好，很好」。

他苦笑着：「如果你給機會我，我會對你更好的」。

CICI忙著打斷這場尷尬：「別說這些啦，快吃，菜都要涼了」。

他突然自言自語似的說：「我是喜歡你的，知道嗎？在你跟我說我們沒有緣分的那天，其實我買了兩張陳奕迅的演唱會門票，要和你一起去看，然後準備那天告訴你，我喜歡你的……」

CICI的心像個平靜的湖面遭到一連串石子的碰撞開出了一圈一圈的漣漪，不平靜得反而有點激動了。

「那為什麼那天你不告訴我，不再聯繫我了」CICI反問着。

「我原本策劃着給你驚喜，告訴你我的心意的，結果收到你的訊息之後我很激動也很生氣，可是，之後我後悔了，我發現我真的喜歡你了，可是我卻聽說你要訂婚了，我真的很後悔，很後悔……」他一杯一杯的倒著酒。

CICI制止了他的這個動作：「別喝了」。然後擠出笑容：「忘了我吧，你會找到更好的，我們或許真的沒有緣分吧，很奇妙的，有些緣分似乎是注定好的，任你我都無法改變的，我會幸福的，你也會幸福的……」

CICI沒有告訴他，如果那天他向她表白了，CICI或許真的會答應他的。可是CICI沒有說，這世界本來就沒有如果。

CICI聽到他這番話之後，說不上後悔，甚至說不上難過，只是陷入了一種無邊無際的情緒裡，似乎丟失了什麼，也似乎在找什麼，可是具體在找什麼，她自己卻不知道，或許知道，只是她要找的再也找不到了。

然後，他送她回家，沒有說再見。或許再見

也只能是陌人了。

那天晚上，CICI躲在房間裡肆意的哭了很久很久，如果當初自己勇敢一點點，如果當時他堅持一點點，那麼結局是不是就不一樣了呢？

沒有如果，就像梁靜茹歌詞裡唱的：如果我說愛我沒有如果。

人世間總是有很多的不經意造成了許多的遺憾，或許很多事情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好了。這天晚上，是CICI最後的放肆，過了這個晚，CICI知道有個她需要賦予全力去愛的男人，他們會過一輩子。

2017

陸奧雷 featuring 賀綾聲

小說

在M城裡，到處的感覺都是柔軟的
如大雨過後鋪成的路線一樣
有些事情發生了，卻像一杯清水般易於令人遺忘
或像我這個剛剛失戀的人，我是不願強硬的
靈魂敗壞地收在酒瓶裡，板樟堂話語懦弱
燈光爛醉如泥。
—賀綾聲〈如果路過，請柔軟地為我點擊〉①

如果有一個地方叫M城，我將用這城市的方式愛你

2017年9月18日深夜2時，我一個人躺在家裡的沙發上，一邊聽著謝安琪唱的囍帖街，一邊用手機上網在社交網站呆著。好老好老的歌了。今晚沒有特別想到要幹甚麼，其實嚴格來說這樣的想法已有兩三年的光景，早上到公司上班，沒有什麼特別事情的可以做，一直就那樣呆在螢光幕前；下班回家，如果處於單身的情況，也就隨便吃點東西，然後往健身室、往球場去。也沒有特別想找朋友出來聊天，連去酒吧的熱情也沒有。洗個澡以後就在網上呆著，並沒有什麼想幹，也沒有什麼想要分享，一直處於潛水的狀態，但隱身於網路上不存在的我，心裡又好像在等什麼事情發生似的。

我就是一直處於單身的狀態，那些還沒有確定關係我就沒力氣談下去的感情，也不好意思去提及，因為我無法分清是不是真的有愛情存在於裡面。回想一下自己心裡面說得上是記憶深刻的名字，也就只有兩個人。

一個是初戀情人，另一個是Ivy。

以前很喜歡在網上尋找舊情人的生活近況，比如初戀情人已經了婚，生了小孩，結婚的對象是公司的同事，然後我便好像放低了一件心事，在心裡面確定「這個人得到幸福了」，然後默默為她祝福。這種放低心頭大石的感覺很好，網路世界一直為我留低很多尋找舊情人的線索，也許她本人並不願意讓我知道這些，也許她根本不想記起我，也許她根本就想把我從記憶中徹底刪除，當作我們從來沒有認識過一樣。可是她本人在現實生活中能夠做到，但記憶的儲存庫裡面，並不容易刪除東西，再多只是封存。而網路世界

的東西，一般人並沒有足夠的能力把它們徹底清洗掉，一旦你曾經進入過網路世界，分享過你的喜悅與悲傷，那些東西就永永遠遠地存在，必須有足夠的技術、能力以及懂得適當的方式，才能把它們好好地清洗。

我們是活在網路時代的人，從小時候就一直這樣地生活，只要我願意，我隨時能重溫我們任何的一個階段。你沒法阻止我。

「喬捷，你這個人太可怕。」

這是Ivy對我說的話，那時候我們剛上大學，我第一次教她如何取得一個人的Facebook的備份資料，又如何透過google的強大功能，尋找某個人的圖片和歷史記錄，再教她怎樣進入別人的主機，透過關鍵字尋索有用的數據。

「技術上可能是比較複雜，但是某些情況下，適當的關鍵字使用，其實更加為重要，也讓我們在搜索過程中更加省時。」我說。

「那怎樣才能確定關鍵字呢？」Ivy問。

「很多時候需要嘗試，不斷的試，有時候可以靠機器和程式，如果認識的人透過手動，靠不是的接觸以及嘗試模仿他們說話的方式、思考的方式，我就很容易找到你想要的東西了。」

那想那時候Ivy還是挺崇拜我的，我是個讀文學的高材生，她喜歡看我的文章，我就是用情信把她泡回來的。同時我自學很多資訊科技的東西，這些Ivy都不太懂。我讀書自學並沒有什麼特別原因，讀文學是因為我很喜歡寫作，我有很多話想說；而研究IT的東西，也許是因為我看太多資訊戰的科幻電影，比如聯邦密探、職業特工隊或者駭客帝國之類，這讓我對破解、破讀產生了很大的好奇心。除了這些，我便好像什麼都不會

① 故事意念來源於賀綾聲詩作〈如果路過，請柔軟地為我點擊〉，收於賀綾聲詩集《南灣湖畔的天使們》，2007年澳門日報出版。內文部份小標題引自該詩作。

了。

「那聽起來就太兒戲了，畢竟是電影，所以才有這樣的巧合吧。怎麼可能那麼容易就猜到對方的密碼，又那麼容易就登入到別人的電腦系統裡面呢！」Ivy這樣說。

「我相信的是，即便是數百億的交易，甚至是一個民族的命運，有時靠的就只幾個人的意志，說兒戲也是相當兒戲的。當然，那些企業和政府的資訊我想也並沒有電影中寫得那麼容易取得，但以一般人來說，我們一輩子要記得東西太多，一大堆的帳號、密碼，各種各樣的個人平台，真的那麼容易記住嗎？結果他們要做的就是選取簡單的、統一的、易記的帳號和密碼，又或者把一大堆的資料放在某個特定的地方。所以要鎖定目標取得它們，也並不是想像中那麼難的。」

我不知道Ivy有沒有聽懂我講的話，就當時來說，我是有點後悔把太多似乎不太洽當的東西、比較無趣的、技術性的東西告訴她。所以後來，我盡可能不談自己工作上的事情，和她興趣無關的事情也盡量少說。我盡可能聽她說話，讓她把她想說的按她自己喜歡的方式說出來。

她有什麼喜歡的東西嗎？到現在回憶已經很模糊了，也許是因為我有在讓她說、我有在聽，卻沒有很認真地記住。我只記得她一直憧憬到世界各地旅行，她希望過好的生活，不想過得太平凡吧。這樣說來好像有點矛盾，但我很確定當時她就是這樣告訴我的。這是我唯一能確定的東西。

整個歲月從板樟堂來回板樟堂

用疲倦了的鞋子耗盡承諾

我們在2012年分手，也就是我們一起大學畢業後的一年。因為我覺得她已經不愛我了。

我一直希望畢業以後能從事自己專業有關的工作，也就是以寫作謀生。可是以記者、編輯、可以是文案，無所謂，因為我相信自己所寫的東西是有價值的，我相信自己的能力。當然，結果並沒有如我想像中那麼容易。

Ivy在畢業前找到了在國際企業市場部上班的工作，沒多久就有很多到其他大城市出差做宣傳推廣的機會。

至於我，在努力的寫作。我希望能寫出一些像樣的東西，好對得住自己。但她總是覺得我不夠努力。那一天，我約Ivy下班以後到咖啡店坐坐，因為她的工作關係，我們有幾天沒見了。

我從下午就開始構思一篇關於新巴士公司經常發生意外的文章，很早就到了卡夫卡找個角落坐下來，對著手提電腦在網上翻資料。Ivy很晚才到，也許是工作上的事不太順利吧，從玻璃窗外看到她進來都是目無表情的。

「喬捷，你有沒有想過我們的將來。畢業以後你有沒有老老實實地找過工作，你在等什麼呢？我覺得跟你越來越無法溝通。你不愛聽電話，不與人交往；就算與我聯繫，幾乎都是用短訊。你覺得這樣正常嗎？我很累。」自從她出來工作以後，就覺得她的脾氣沒有以前好，看著我依舊對著電腦一言不發，她又不高興了。

我沒有什麼話想說。這既是我作風的說明，也是我聽到Ivy那麼說時的感受。

「每次你都這樣，每當我們談工作談未來，你就不說話。你說句話啊！」近來Ivy希望轉一份比較舒服的工作，拼了近一年，雖然工作上有點成績，但她覺得很辛苦，不想再幹下去了。

「我有在努力的，給我點時間。」

「我給你的時間還不夠多嗎？你每天二十四小時對著螢光幕，不是寫東西就是上Facebook，你覺得花時間做這些事會有什麼改變？我們不再是學生，爸爸媽媽不會再照顧我們。你每個月領著那一兩千的稿費，你覺得這樣可以有將來嗎？你有沒有想過買房子，有沒有想過開車送我上班。喬捷，我們有多久沒有出去吃過飯了？我真的不想浪費時間了，好嗎？」

「你想要的生活，我是可以給你的。」

「你知道我想要什麼生活嗎？你真的知道嗎？我想我的男朋友可以讓人覺得乾淨明亮，想他過的是正常的生活，有一份體面的、收入穩定的工作。我想我們像個普通人般有一個小房子，兩個人住在一起。你看看你自己。」

「你的意思，就是當個高級公務人員，不必為世事煩憂，然後買一輛汽車，買一個兩房廳的小房子，是這樣嗎？」我盡可能讓自己冷靜看待她的抓狂。

「我只想你正正常常地找一份工作，讓我覺得你可以照顧我。」也許是因為上面的對話過去已經發生不少次了，Ivy再說出來已變得有氣無力，繼而她開始在我面前飲泣。

咖啡店裡面坐滿了人，我身旁的一對情侶往我們這個角落看過了。說是身旁，是真的非常接近的身旁。

「Ivy，你相信寫作的力量嗎？你還相信我

嗎？」

「不是相信不相信的問題，而是你身處這個城市的問題，你是不可能靠寫作養活你自己的。現實一點可以嗎？去找份教師的工作，去報考公務員什麼的，甚至你到什麼公司當個文員，無所謂，就是不要再拿寫作出來讓我一直等下去，好嗎？」

「你就不能相信我自己有一套計劃，不能相信我們以後會過得很好？」

這時候，換到Ivy不說話了。我蓋上了手提電腦，釘著低下頭的Ivy看，身邊彷彿所有的動作和聲音都消失了，只有我和她。

「Ivy，我愛你。可是我們的想法差異越來越大了，我的節奏太慢，而你的人生已經全力開動了。與其我們的距離被越拉越遠，我們就在這裡結束吧。希望你會找到你想要的幸福。」

失去戀人的狗，以及對行人的敵視

我站起來，抱起手提電腦，往櫃台結了帳，然後從大門走出去了。在打開咖啡店門時，我回頭看到Ivy依然保持著原來的動作，完全沒有改變，我便轉身走在路上。那個夏夜沒有風，氣壓低得讓我透不過氣，沒走幾步我已經全身濕透。我看著手機的Facebook、Whatsapp、微信、微博都像集體死亡一樣，連一個新訊息的通知也沒有。我把手機關掉，不想回家，不知道該往什麼地方去。我就這樣走到海洋花園前的海旁，呆呆望著對岸的燈火，直至天亮。

接下來我到底誰了多少天我也記不得了，印象之中房東來過一次、媽媽上過來我的住處一次。我不餓、不難過、有點憤怒，餘下就是覺得特別的累，只想拼命的睡。

其實不當打工族也是能養活自己的，寫小說、寫散文、寫專欄文章，有朋友需要做採訪專題的時候就幫忙寫一些，又給各地的報章寫介紹M城的稿件，再按照喜好經營網站集結同道中人，然後專門幫一些品牌推介他們的產品，完成後把收到的樣品拿到淘寶賣掉，再看看市面上有沒有便宜的產品，有的話便自己多買一些炒賣。當然這樣並不可能大富大貴，過的也是苦日子，但是這樣也並不愁錢，一個人過得逍遙自在，而且有些人確實是通過這種工作方式致富的。所以以當時來說，我畢業以後初步的計劃就是那樣，先碰碰運氣看看。不行的時候再回到普通人的行列也不遲。可是我又懶得跟家人和Ivy說，因為以當時來說這種生活方式對於傳統思想的人無疑於痴人說夢，就像老一輩未能接受社交網絡的運

作方式、就像Ivy無法理解駭客們的破解技術。在他們的世界，依然是廣播電視和報刊；在Ivy的世界，依然是月薪加提成。

我一直覺得寫作能夠幫助我，就只等一個機會而已。

不知道分手以後的第幾天，我終於醒過來了。整個人像重傷多年有天吃過別人送來的靈丹以後突然痊癒的感覺，連自己也不敢相信。

打開窗簾，我看著窗外的陽光，感到自己鼓足了勁，體內的記憶體和硬盤經過重組以後，速度和靈敏度大大提高。我對自己說，從現在開始就要加把勁。

重新打開手機，所有郵箱、應用程式內都有超過80個新通知、whatsapp的短訊裡面，有媽媽和朋友的問候、編輯和一些公司市場部的邀約，裡面沒有Ivy的留言。

明明是我說分手還指望別人留言，我是有多麼的痴心妄想呢？

然後我從Facebook的消息中，看到新的巴士公司又發生了嚴重的意外，同一天裡面有幾個人被同一公司的巴士撞到，其中還有是他們巴士公司自己的工作人員。有市民用手機拍下了巴士司機在開車時打瞌睡，也有他們停在一邊求乘客稍等，上廁所、吃飯、抽根煙之類的照片。

我開始處理之前幾天自己寫下來的一些草稿和意念，打開電腦著手整理這間巴士公司的各種管理問題，書寫自己的見解。

政府是付錢給他們經營公共服務，他們收的是納稅人的錢，但即使市民不滿意，政府到最後還是會為他們的惡劣服務付帳，那麼應該怎樣做呢？默默承受還是力爭到底？我的結論是，不滿意服務就不付錢，讓巴士公司跟政府說去，公共服務是市民的權利，不付錢是一種態度，希望司機也一起參與。

我把這篇文章發給了相熟大報的一個編輯，編輯看到主題認為不錯，把稿件收下了。過了幾天他卻打電話來說稿件不能用。

「前面的部分分析得還可以，後面的萬萬不能出，我這是保護你，你的結論已經不是批評那麼簡單，那是煽動啊。對你、對我們報館都不會有好處，不如撤了吧。」

「好的。給我二十分鐘，我給你換一篇別的。」

我從來不會跟任何人爭論什麼，過去也沒有被退稿的經歷。基本上只要編輯說需要如何修

改，我就會按照他們的需要來修改文章。他們要刪改我的句子和段落，我也從來不會抱怨。雖然說這種刪改情況很少發生，但我是打從心底覺得無所謂，因為那是工作的一部份。而我自己亦非常清楚每份報章雜誌需要些什麼，文章要如何獲得效果，所以我在撰稿人的行列中還是挺吃得開的。至少有工作的時候，大家也會想起來找我。

因此，這樣的退稿及寫作敏感話的情況，也是頭一次發生，我想編輯也覺得非常意外。你要問我為什麼突然會寫出這樣的文章，我也很難確定的回答你。

是因為和Ivy分手的一些怨氣發洩到文章上去？因為對於社會的各種不滿已達到臨界點必須借這樣的一個話題發洩到文章上去？又或者只是純然的因為創作上需要一些新鮮的體驗，為了一些新的東西來觀察身邊事物的本質、來刺激人生起一些特別變化？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這樣的一篇文章退稿以後，我覺得自己走對路了。

大部份的點擊都是路過，一切都是路過

二十分鐘之後我簡單寫了一篇關於營銷學的文章把我原來欄目的位置補上了。

我在Facebook的即時狀態裡面寫：

「你相信文字的力量嗎？」

各種各樣的回覆，有正面的、有負面的，有積極的、有消極的，各說各的話。我回覆說：

「說文字有力量，是因為有人會害怕。說文字有力量，是因為有些話說不得。在M城這樣一個人言可畏的小鄉村，文字是永遠有力量的，只要有一個人聽過看過你發表的話，他們就會衍生出各種各樣的結果。」

這件事以後，我忽發奇想開始在網絡時事論壇裡面發表文章，多半是時事評論，我亦自知自己骨子裡有那麼一些激進的思維，所以把一些過份的思想都寫進自己的小說裡面，小心翼翼地發表自己對改變社會的美好見解，輕描淡寫地發表批評政府的各種言論，盡可能得體地提出各種有用的建議。與其說我做了什麼新的嘗試，不如說是我更專注地把自己的寫作技能，發揮到關心社會政治和民生等問題上，用我過去那種不痛不癢寫出來就算很爛也騙得了人、還可以消磨別人時間和生命的文筆。

我好像一個很關心社會，很熱心助人的知識分子，但其實我根本對任何事都漠不關心，只是隨手拿來，空發議論，說一些遠在天邊不是在城人都能提出的蒼白意見。這樣，竟然有人會喜

歡。

有一天我在論壇裡面收到一個私人訊息，發訊息的帳號說他是某社團的青年議政小組的負責人，希望我能加入他們，向他們投稿和參加活動。我問他有沒有稿費，他說有但是不多。想到寫這種文章並沒有覺得很累，看到有些大人物的所謂議政發言，也是隨便找些東西罵罵也能過關，那麼我就答應了。最初是給他們指定的會刊、雜誌和網站供稿，後來他們也會請我寫一些以他們社團名義發表的稿件，稿費亦一直按我的要求，透過我朋友的一個支付寶電子帳號接收。

他們一直不知道我就是寫文章的喬捷，這是我故意的。因為我在網上留言都在用另一個名字，為的就是發洩發洩，一直沒有打算把自己變成一個和社會時事有關的人。到後，經過他們多次邀請我參加活動，而我又覺得與他們的關係可以繼續線下發展，於是就去跟他們會面了。

那次活動也是一個議政的論壇，安排在下午，地點在一個大廣場，沒有很多人參加，大部份就是老伯伯以及看上去就是該社團成員的年輕人。由於我並沒有很關心身邊發生的事情，而且自己確實就是不喜歡講話的類型，所以過程中沒有發言，到場後發個whatsapp短訊告訴邀約人到了，然後就只是盡可能躲到後排座位不讓人留意，直至活動結束。

最後我就和社團人士相認了，握握手，總算露了個面。

他知道我是喬捷以後，就算自己是我的讀者，看過我很多詩和小說，沒想到我對於寫時政文章也有一手。這些奉承的話特別容易在搞時政和商人的口中出現，所以我也只是笑笑。也許是他覺得相對於在網上對話，我在面對面時顯得有點冷漠，所以他一時間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其實我們年齡估計也就差不多，他穿的白襯衣和黑西褲再配一條像法蘭克福腸顏色的領帶讓我覺得他像中年男人，頭髮看起來也開始稀薄，並且有髮線上移的跡象。

「喬捷，你本身是幹什麼工作的呢？」二十多歲的中年男人向著穿汗衫牛仔短褲和球鞋、二十多歲的我說。

「沒有正職，你是有什麼好介紹麼？」我試著盡量把自己的話拉長，好讓自己顯得不那麼冷。如果我只說兩三個字的回覆，對方大概就會認為我不想和他再談下去了。

「要不你也可以來我們這裡，我們正好也在招聘全職的社員。」

「需要什麼工作經驗或者學歷嗎？」

「經營和維護我們社的網站，閒來發表下文章，刺激社員發表意見。說起來這份工作挺適合你的。」

「待遇如何？」

「具體得看面試和你提供的履歷，因為……我說假如你真的對這份差事有意思，最後還得經過一個面試。由比較高層的社團領導來決定聘請與否，還有待遇等等。不妨說，其實你的工作就是填補我現時的崗位，因為社裡面另有任務給我。」

「其實我從大學畢業以來都沒有做過正式朝九晚五的工作。」

「沒關係的，我們在網上認識也有段時間，其實具體就像你平日做的事情那樣，雖然一樣有固定的上班時間，但具體只要你完成安排給你的任務，餘下的時間你依然可以做自己的事。對於我們這些全天候網民來說，是一份不錯的工作。」

「好吧，告訴我需要些什麼資料，我把履歷發給你可以嗎？」

中年男人貌似很熱心這件事，在我要告別之前還再一次說收到履歷資料以後會盡快安排約見。自從和Ivy分手以後，我覺得自己做任何事都比以往看得開，什麼都想試試看，以前倒是沒有這種想法。也許是因為看到她朝九晚五、經常出差早出晚歸的生活有點很害怕也說不定。反而她不在身邊，對普通人生生活這種標籤開始放下了戒心。

不過按原則說，中年男人介紹的這份差事，也並不算是非常普通的。這是一種相對新潮的、自由度較大的職業。

當時很想把這個消息告訴Ivy，也確實打電話過去了，但電話那邊傳來號碼已關機的語言。我再按進去whatsapp，看著她的名字良久，然後點進去看到她最後登錄的時間是凌晨的12:05，然後撥到前面我們的聊天記錄，一行一行的看了兩分鐘，依然沒有看到她在線，最後還是決定不要留言打攪她。

我想，畢竟已經分手了，而且是自己提出的。現在再找她，一定會認為我在耍她。

那天晚上我準備好中年男讓我準備的東西，履歷表、個人資料、近照，還有一封誠懇地表示希望獲得在社團服務機會的求職信，第二天我便親自往會址打算送到中年男手上。

霓虹燈此刻一閃一滅在釋放憂傷

如我所喜歡吃的骨頭，內裡充滿想像

社團的會址設在一個快將拆卸的十二層高的工業大廈裡面，他們的位置在二樓。大廈地下一條長長的上落貨通道，有兩輛黑色汽車停在遠處。從大廈正門的標示牌可見，其他樓層幾乎都是空置單位，一樓的健身中心和頂層的藝術團體有掛牌，但這兩層從大廈外面看卻沒有明顯的招牌標記之類。而大廈黃色的破落外牆，總讓人覺得這社團的會址就像放置在被喪屍佔據的死城一樣，而它就是唯一尚有活人躲藏的最後根據地。

坐上舊式電梯到了二樓以後，反倒是燈光通明，整層的格局就像化學研究所一樣，到處光潔雪白。社團的標誌在電梯的右邊，我走近玻璃大門時，後面一個有點像大學實習生的女孩給我打開了電鎖。我進去以後她問：

「請問有什麼可以幫忙呢？」

我說我想找中年男，有東西交給他，然後她便幫我撥通了內線電話通知中年男。

「部長暫時走不開，他說請你把資料交給我便可以了。」

我說有勞了，然後把應徵的東西交給實習少女，轉身便往門外走。正要按開電梯門的時候，我看見會址大門內面來了三個穿著深色西裝的中年胖子，其中一個身上夾住個小公事包，感覺就像是老闆或首領之類的人物。中年男跟在他們的後面，然後跟每個人握手，並向首領鞠躬。然後，中年男為他們開門。

為怕要與他們同電梯，我在他們出來以前立刻縮進電梯往下去了。

我走了到工廈的對街往會址所在的那層看，黃色的外層、茶色的窗，除了社團的標誌以外，每一層的外觀都沒有特別的差異，如果沒有標誌，我很難確定那一層就是會址所在，當然也完全無法想像它們內部的裝修會跟大廈外觀之間有如此大的差異。

我在工廈對面大概站了有一分鐘左右，剛才要從社團會址出來的三個人並沒有從大廈出來。然後我便動身回家了。路上中年男來電跟我說資料收到了，剛才正好有人客沒有請我到裡面坐坐真不好意思。我說沒關係。他便說會盡快安排面試，到時候社內的領導也許會跟我見面。我說沒關係，告訴我時間就是。

掛線了以後心裡面突然有種不安，有點擔心自己在這樣的一個工業大廈裡面上班會不習慣。

也可能是將要面對面試，以及準備過正常上班族生活的一種恐懼。我想，如果沒有跟Ivy分手，她一定會為這踏出這樣的一步感到高興的。我們分手，大概也有一個月了，不知道這一個月來她都在幹些什麼呢。

那天晚上我又再打了一次電話給Ivy，可是電話還是關著的。Whatsapp的上線記錄依然是上次我聯絡她時看到的時間。我開始擔心Ivy是否出現了什麼意外。第二天早上，我試著到她家裡去看看，我按了她住處的對講機，沒有人接聽。然後我試著找一兩個同樣認識Ivy的朋友，大家都說最近沒有聯絡。

也許Ivy還有什麼更知心的朋友也說不定，可是我完全沒有他們的聯絡方法，也並不認識他們。於是我在她Facebook的主頁裡面發了訊息。

「各位朋友，你們有知道最近Ivy去了哪裡嗎？」

自從兩個月前，Ivy的主頁就再沒有更新過，所有新訊息都是我給她標註的合照，或者商業帳戶給她標記的廣告。沒有任何人曾在她的主頁留言。

看到我的訊息，有些朋友說也許她出差了，但多半人似乎對Ivy知之甚少，她根本就不像一個活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她對網路交流沒興趣，工作上只是用電郵，whatsapp也是因為工作需要才使用，很多社交平台的帳戶也是我給她開的，她的生活根本就沒有用到這些東西。

而我很遺憾地發現，除了網絡上留下的東西，我對Ivy現實中的家人、朋友只有極其有限的認識。

我想如果她失蹤了的話，她的父母應該會知道的，可是我沒有他爸爸媽媽的聯絡方法和他們在珠海的居住地址，認識了那麼幾年，我與她的世界原來一點聯繫也沒有。她一直只是住進來我的世界裡面，我則由始至終沒有試圖去了解她。

那天晚上，我開始試著去尋找一切可以Ivy的方法，翻閱一下我們這幾年的私人訊息、網誌留言，手機短訊及聊天記錄。訊息量太多，以致於電腦和電話好多次死機。我發現自己只要在網路世界就會滔滔不絕，各種各樣的想法，各種各樣的創意和構想，向Ivy介紹各種自己喜歡的東西，她總是附和地給我發送類似「原來是這樣啊，看來挺有趣的啊」這樣的回覆，很安靜，既不會影響我的思路，也不會刻意把話題轉向到她自己的身上。可是重讀的時候，你卻沒法能通過那些句子來塑造她的形象。

相反，在我的記憶裡，Ivy只要在我身邊，就會開始不停地跟我說話，今天發生了什麼事，遇上了什麼人，和爸爸媽媽到了什麼地方吃飯試新店。當我坐在沙發上看書的時候，她會跑到我身邊說「抱我」，或者把頭靠在我的肩上，讓我一邊可以讀書，一邊可以撫摸她的頭髮。

後來，我覺得我們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也許是她忙，也許是我並沒有特別創造這樣的機會。好像從某個時候開始，我便越來越冷漠應付外界。如果當天她真的不愛我了，到最後也許我會發現，起因還是來自我自己。

當天晚上，中年男來電話，說安排了三天後的早上面試，面對的是他們社團的最高領導人，那個偶然就會在電視和報章上露面的男人，相當有錢和有勢力的人。我說請一個網站管理員不用那麼誇張吧，他說就是循例性的見面而已，並簡單告訴我一些必要禮儀性的衣著，並沒有什麼特別要求。

「除了一件事，我再跟你確定一次你是要接受我們這份工作了吧，包括了我們剛才說過的待遇和福利等等。你知道要請社團高層參與面試，如果你突然把之前的東西推翻了，我也不好交待。」

我說沒問題，而且面試一定會出現，請他可以放心。他就很好，他現在就準備文件等等，盡可能在當天把事情搞定。

掛了電話以後，我把這件事放下，又安心的繼續搜尋Ivy的下落。

如果路過，或者只是無心的經過

為了尋找Ivy，接下來的兩天我一直在我們常去的地方轉，只要不在家裡，我就不斷往各種各樣的地方行走、在她家樓下停留，在路邊發呆，看著人潮經過，直至長街重歸於清冷。我想也許Ivy曾經走過也說不定，但人總是會偶然錯過。

第三天我穿上了正裝，按時到達社團的會址，準備參加中年男安排的面試，可是我到達他們會址以後，只見中年男在會址大會等著，然後說今天最高領導不來了，直接由他來完成後面的聘用程序，並邀我到會議室裡面把所有手續處理掉。

「我就開門見山好了，合約裡面所有薪金、福利和工作時間等等都寫得好清楚了，只要你確定簽字，事情就全部完成。在此之前，你可以向我提問，或者告訴我還有什麼要求。」中年男一邊在開會議室的燈，一邊跟我說。

小說

我們坐下來，他從公文袋裡面拿出合約給我看。

「工作性質就是網站討論區的維護，上載社團相關消息，以及寫文章。」

「對。工作地點主要就是這裡，你會有自己的房間。平常這裡就只有你和前台。」

我偷笑，因為實在太兒戲，並沒有我想像中和閱讀經驗裡面的嚴肅場面。

「其實為什麼會找我呢？」

「因為沒有什麼特別的人選，我在網上也觀察你好長時間了。你不覺得這些工作很適合自己嗎？」

「應該不怎麼吃力。」

「雖然相對其他私人企業的工作，這個報酬並不很高，但我相信這樣你會有更多時間寫作。」

「是啊。謝謝。」然後我就在合約裡簽字了，說可以下周上班。

中年男再花大概二十分鐘左右，向我介紹一下社團的背景，他們的工作。

「主要就是關注民生的事情，如果是涉及社會時事的批評和建議的文章，你發現到的社會大眾在關心在談論的事情，向我報告，這些都是有助於我們社團開展社會活動的重要基礎。」

我很想說其實我並不特別關心這些事情，但為免我們的對話繼續延長，我就盡可能同意他的觀點，並且表示一下自己的熱心。然後我就帶著一份工作合同回家了。

由於距離上班還有四天，我繼續四出找尋Ivy。在這段期間，我不得不這樣做，我到Ivy上班的公司證實了她已經辭職，什麼都不要、什麼都放下的辭別了。公司的同事說，她要去流浪。

我想如果是要離開，至少得再見一次面吧。也許能挽回一些什麼，她就會放棄離開的念頭。又或者，讓她和我能保持聯絡。我想跟她聯絡。我最後確定了她的whatsapp再沒有上線，確定了他的facebook再沒有上線，確定了她的電話不通，確定了這一切一切。最後，我開始準備第二天上班的東西，雖然看起來並沒有什麼特別要準備。然後我開始覺得頭痛，接受了一晚失眠。

第二天早上十點三十分，在我準備上班出門的一刻，我給Ivy的手機號碼發送了最後一條手機訊息。

「Ivy，我要去上班了。是一份很不錯的工

作。對不起，只想告訴你我一點也不想分手。」然後我用英文告訴她我愛她，並希望可以再與她聯絡上。我明知道電話已關機她不會收到，但我想這個訊息還有二十四小時的期限，在這段時間內，它還是有機會傳到Ivy眼前。

沒有回音。我在路上一直看著手機，不同的應用介面依次是手機訊息、Whatsapp、Facebook、微博、微信、討論區，然後再重新一遍，手機訊息、Whatsapp、Facebook、微博、微信、討論區。重覆了大概有八次左右，我到了社團所在的工業大廈。我往所有社交網絡上標記自己的所在位置，並寫下了新的即時狀態：

「上班了。抱歉最近一直潛水，最近都在忙面試的事情。希望她也能知道，我想她會為我高興的。」

煙癮不斷讓我追悔，在日曆上那些紀念日

其實我並不很忙。

上班的第一天並不很忙，前台的實習生把我帶到房間裡面，給我送上當天的所有報紙，告訴我中年男待會會過來跟我交接工作，然後就離開了。我一邊讀報紙一邊等中年男過來。

「喬捷，歡迎今天第一天上班。人就我們三個就不慶祝了，等以後社集體聚會的時候再給你介紹其他成員和慶祝一下吧。」

中年男把他每天的工作告訴我，教我使用公司的電腦和網站的後台操作系統，然後就說今天會隨社內領導出去參與活動，有事互通Whatsapp，來沒多久就走了。

綜合我每天要做的工作包括閱讀社團網站討論區的所有新發表帖子，把好的置頂，把違反規定的刪掉，適當地回應一些帖子，刺激別人發言。然後如果有社團消息要協助上傳到社團網站，發送到報館，也不必特別聯繫報館和電視台，另外有人會負責。然後就去運營社團的Facebook和微博帳號，把剛才帖子和消息，重新連接一次到社交網絡，和其他人分享。這些東西都完成以後，就換個網路的帳號、以及使用自己的帳號，發表和社團政見相符合的帖子，有些是其他人先事做好的，其他的我可以按自己喜好來發表，並沒有特別的規則要求。接下來的時間就可以自由把握，當然也要經常留言發表的東西有沒有人回覆，回覆的意見有沒有什麼值得記下來，有沒有惡意的批評和破壞。

所以，雖然說這份工作時間很短很簡單，但它同時也處於一種工作和生活混沌不清的狀態，幾乎除了睡眠以後，沒幾分鐘就習慣性地往手機

或電腦螢光幕看。一雖然，這個我似乎已經極度習慣。

手機訊息、Whatsapp、Facebook、微博、微信、討論區……我在留意網絡言論，我在等待Ivy的呼喚。有時候看累了我會寫點文章，可是自從Ivy失聯以後，我寫得極度緩慢，要不是工作關係要求盡可能寫點什麼，要不是工作關係要求我盡可能看點社會新聞，要不是我剛好能接到一份工作，我大概會一直待在家裡，直至受不了隨便找個方法死掉。我是有這樣想過的。

現在我在社交網絡基本只發表工作上的事情，政府工作嚴重缺乏效率，種種跡象顯示新開發的區域存在官商勾結的問題，議會的討論缺乏科學實證流於道聽途說和謾罵，假諮詢預設既定方案和立場，城市和交通規劃無視市民反對，各種舊建築舊城區在抗議聲中被清拆毀壞。實際上我是投其所好，並不存在任何立場，實際上我只是客觀把市面上發生的記錄寫下來，所謂的「立場」就已經很明顯了。也許是因為我的寫作基礎比較好，更可能是因為我並沒有把這個任務當成工作，二十四小時般地在營運，像一個普通市民地反映問題，這樣發表的帖子也得到不少關注，社團的官方帳號和自己的帳號都營運得相當理想，在短短一周裡面，社團的網站點擊人數也有了上升。

半個月以後，就是和Ivy分手一個月以後，我在一個中午收到了Ivy的電話，沒有來電號碼顯示。

「喂……」電話那邊沙沙聲，風聲斷斷續續。

「喂……喂……聽到嗎？」

「喂……是Ivy嗎？喂喂，Ivy……」

「喂……我啊……我想說……喂喂……」

我繼續對著自己的電話喂了很多聲，但電話那頭已掛掉了。我一直看著手上的電話，時間好像過了一個下午，電話依然靜靜地待在我的手裡。過了半個月的正常日子，突然間又覺得自己待不下去了，那天晚上我一直呆呆看著手機，各種新訊息的提醒索引從螢光幕上彈出，沒有一條是我想收到的。凌晨我告訴中年男說身體有點不舒服，想休息兩天。他有點不同意，但我說我會在家裡面盡可能把事情完成，然後他就沒說什麼了。

前陣子那種被兩隻手狠狠地擠壓心臟的感覺又再出現，呼吸困難，透不過氣來。這世上那麼多通訊設備、有那麼多通訊渠道，想要聯絡一個

人要有那麼困難嗎？

就這樣在家裡待了兩天，一直躺在床上想，不覺得很餓，只覺得好累。

中年男並沒有怎麼特別發訊息抱怨什麼，因為事實上班該做的事情我沒有停止在家裡做。第二天中午收到個陌生電話，剛以為是Ivy，一聽是個男人，快遞公司要給我送包裹。沒多久快遞員到來，送來的包裹來自珠海，寄件人是Ivy。說是包裹，裡面只有一封信。

「喬捷，只想跟你說聲對不起，沒一聲道別就走，希望你曾經找過我，雖然你不會找到。想想過去的我們，我覺得你確實把我誤會了，你的說話讓我很難過。但這樣，也讓我不得不重新審視我的生活，我覺得我們一直的交往有問題，我說不出還差點什麼。我已經試過打電話給你，沒有力量再打第二次。我只想暫時離開這個城市，希望以後我們還會再見。我很好。Ivy」

有些事情發生了，卻像一杯清水般易於令人遺忘

Ivy的信讓我很迷失，最後我還是感覺自己被人遺棄了。就因為我不應當的說分手。這輩子如果還有一次機會讓我後悔的話，也許我不會再隨便說要分開的話，原來這樣對我自己的傷害更深，我寧願有人直截了當的告訴我，我們的關係就在這裡結束吧。

看完信，我像一座偷工減料的大廈遇上地震一樣，身和心的有塌陷的感覺。我又重新回到床上，像被人用大鐵鎚狠狠敲中頭顱一樣，完全地昏迷過去。

我的意識開始變得模糊糊，無論是白天還是黑夜，都感覺面前的東西被隔著一層薄薄的紗布。

第二天我起來，穿上汗衫和牛仔褲繼續上班。我告訴中年男今天我上班了，他說好的請加油，現在的新媒體發展很理想，希望我努力幹下去，做點成績出來。我小心閱讀每一份報紙的每一篇文章，我留意政府發佈的所有資訊，小心研究每一個細節。我想應該是這樣吧。

我好像記得我在工作的空閒時間開始寫小說，把每天發生的事情寫到小說裡面去，又或者把小說裡面的情節慢慢當作故事，我已經不記得了。

Ivy你好嗎？我寫的故事是這樣的，一個叫做喬捷的人決定要去做一些和平常不同的事，本著一種反正已經沒什麼是重要的，就放心一試的

心。

他在討論區開始連載小說，故事裡面主人公的朋友被兩輛公共汽車活活夾死了。這是一家人所共知嚴重管理不善的公共汽車公司，主人公協助他朋友的家人索取賠償，卻沒有得到有善的回應。因為他們一句「這是個純粹的意外，有問題你不要找我們，去找政府去」讓主人公極之生氣，他開始主動尋找媒體關注事件，並且向政府部門求助，事情擾攘一段長時間，他發現無論是主流的媒體和政府部門，都沒有很熱心地給予協助，無論是法律還是人事，都沒有人站在主人公的一邊。這個事件，也似乎沒有到了讓媒體和政府部門高度關注的地步。

他的惱怒無法排除，為了幫助他朋友的家人，他主動設立網站整理公共汽車公司近年發生的意外，每次發生意外，都第一時間分享熱心市民在網站上載的圖片，並且抵達現場盡可能取得第一手資料，並且在所有網上的、關注民生的團體刊物中，提供各種評論。他走進政治社團，參加爭取基層權益的宣傳工作，他批評政府的不作為，辱罵官商勾結，指責利益團伙一直合謀奪取社會資源。他認為這個城市的核心問題是沒有公義，他鼓勵年輕人走上街頭，為不滿抗爭。他提供各種可行的方案，各種非暴力表達不滿的方式。

他在社團裡面經常發現一些陌生面孔與社團領袖見面，由於其中一個抗爭方案，他得到與社團領導的面見機會，領導要求他完善方案，並且由他管理一個工作團隊，協助社團進行各種社會活動。事情由於原本的爭取社會公義，變成擾亂社會秩序。他本着可以隨時退出或隨時死亡的決心，想試著自己的工作能讓社會出現怎樣的結果，然後就大手幹起一些自己也不能斷定對錯的事情。

然後他發現社團背後有一大財團提供資金協助，經常出現的各種衣着深沉面目模糊的人跟財團支持有關。往往領導在與他們見面以後，就會提出一些動機不明的要求，請主人公因應合適的社會事件、社會問題或者地方事務，安排遊行或抗爭活動的發生時間、地點、路線，考慮可能發生的衝突地點，並指示一些成員製造事端。

其時，政府發佈因應某大型活動全城免費坐公共汽車三天，三天以後一批青年同一時間在不同的公共汽車上，以「忘了今天公交不免費」為藉口沒付車資，隨後開始發爛，堅持不付錢，並暴力威脅和控制車服人員，要求讓所有上車乘客

都不用付錢。青年以統一口徑表示：「公共服務質素慘不忍睹，做不好，不付錢！公共服務應該是納稅人的福利。做不好，不付錢！」很多年輕人參與進來不付錢上車，年紀大一點的有畏縮，但幾班車走過以後，無論是司機、車服還是乘客都似乎習慣過來了。

事件在早上上班時間發生，沒多久警察就介入進來，把參與活動的幾十個青年拘捕。主人公和他參與社團的幾個負責人被請往警察局問話。主人公對事件一無所知。但警察們說，有理由相信事件是主人公在背後策劃，並且把他以前寫過的一篇文章交給主人公看，要求他解釋。主人公說，他願意和警方合作，希望他們相信，過去社團裡面的一些遊行活動是他策劃，但這次擾亂社會秩序的事情不是，那篇文章也是早一段時間寫的，並不是新近的東西。主人公大概已經知道這份稿件從何而來，他告訴警察會設法為自己和這件事找到證據，希望他們先把他放了。警察對於主人公的回應感到滿意，並表示已掌握了一定的資訊，希望主人公能進一步協助。

主人公知道看過這篇文章的人除了他自己以外，就只發送過給一位編輯。由於事情嚴重，他只有透過與編輯之間的通訊電郵，進入對方的郵箱，又尋找路徑進入編輯所有連線的電腦及終端機中，尋找所有硬盤、資料回收箱及掃描所有已刪除檔案的痕跡。他從這位編輯朋友的一封郵箱裡面發現，這位朋友經常與一外地商會聯繫，也有不少來自於該商會的人帳通知。他發現這個編輯一直在不同網站發佈惡意訊息，宣揚仇恨和反社會行動。而且那些帳號都是主人公所熟悉的。他甚至發現，他和他工作的社團有往來。

主人公把數據整合，輸入了自己的名字和幾個關鍵字，赫然發現自己進入這個社團也是這個編輯的安排和背後推薦。然後，他進入自己公司的系統，複製整個資料庫，關掉手機、斷掉網絡，專心一意的躲在家裡開始整理所有數據。

最後他發現編輯、社團和商會都是在收受某個外國組織的資助在進行活動，但事情遠遠超過他自己可以處理的範圍。在確定事情的一切以後，他整理好資料，把有用的東西逐列印出來，就倒頭睡過去了。

像我這個剛剛失戀的人，我是不願強硬的

我寫這個故事用了多久呢？半年？一年？兩年？那段日子發生過什麼事我已經記不清楚了，只記得一覺醒來，就感到自己老了很多。我只記得那段日子裡面，我沒多久就會在網上搜一搜Ivy

的訊息，看看從什麼地方，會發現他的蹤影。有時候我覺得要找一個不上線的人其實並不容易，一旦東西變成沒有上線的、沒有數碼化的時候，我們就變得束手無策。所以恐怖份子才會改用最傳統的字條、密碼、口耳相傳的方式來交付任務。也許是我們在依賴資訊科技以後，覺得一切都太容易了，不忘記了世間萬事萬物都沒有我們想像中容易、沒有我們想像中簡單。愛就像恐怖襲擊，最不費一言一語的，才是最高明的殺着，他會深深地把你刺痛，讓你無法防備。

我甚至根本不清楚，那刻自己愛Ivy有多深。

故事伴隨我在社團的工作結束，也許再過一段日子我可以把話說得更準確，但由於我現在工作的關係，就只能說個大概了。人生有太多身不由己，有太多一言難盡。很久以前有人跟我說，觀察人生無意義，寫作的現實價值太低，其實是我們主動或被動地錯過了許多東西，我們不去觀察，就會一直對某些東西缺乏理解。記錄下來的東西，經常醞釀和咀嚼，有一天總會派上用場。

離開了社團以後，有個政府部門也許是看上我寫作的的能力，主動和我接觸希望我加入。有寫作能力和一定的知名度，好處是他們比較好寫建議書向上級請示，然後把我招進去，但我的很多特別技能我想建議書裡面是沒有特別注明的，他們卻是用這些技能說服讓我加入的。

到我進入了政府部門工作以後，我卻發現自己根本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也許是他們對我還沒有足夠的信任，也許是能力不足，又或者還沒有用到我的時候，反正我就這樣一直待著，做一些很輕鬆的工作，領著技術顧問的新金，但因為工作關係，不能像過往那樣隨便上網發表什麼了，慢慢養成了潛水的習慣。只看說。

有時候太過無聊便會在公司整理自己寫過的文章，寫作的衝動越來越少。會重溫一些大學時代和舊情人、和Ivy拍過的照片，整理和她們有關的網誌，打印出來，然後剪貼成冊。自那時候開始回歸到用紙和筆寫字的日子，閒來無事會給家人朋友寫信寄信，笑說是讓他們留下我的墨寶，將來我成名以後這些東西將會價值連城。

但其實我已經對自己沒有希望了，我覺得人的一生是用愛累積出來的，我們愛自己的生活方式，愛自己的工作事業，愛自己的興趣愛好，愛自己的家人朋友，愛自己所愛的那個人。而我的人生缺口很大，這幾年，表面上我好像擁有了人們所羨慕的一切，我也有了自己的歷奇，但我還是沒有辦法快樂起來。

我最期待的事情是有一天有人告訴我，我要怎樣才能快樂起來。我的人生總是需要各種各樣的人和事來確定自己的存在價值，我需要Ivy因為我一直覺得她是一種類似我的見證，我想要告訴她一切一切的事情。

收在酒瓶裡脆弱話語

2017年9月18日深夜2時，我一個人躺在家裡的沙發上，一邊聽著謝安琪唱的囍帖街，一邊用手機上網在社交網站呆著。我慣性地臨睡前又在google輸入Ivy的名字。

給我喜歡的人

我希望每個月經痛時，會有一隻大手為我服務。右手要放在我小肚子上，輕輕的壓著，左手要抱著我的腰。不懂這個姿勢會否太難，但在我的幻想中，這個畫面很溫暖。那時候，可以不吃藥不打針不看醫生。我也喜歡你呀。你從不知道這就是答案。當我吻你的時候，你要抱緊我，抱緊我，讓我捨不得離開。

雖然大陸的風很冷，我欠缺這樣的擁抱讓我發瘋。變老了，不是2012末日來臨的關係，是眼淚流太多告訴我的。聽到你聲音我會描繪很多畫面；毛巾牙刷的位置要按我的風格佈置，我討厭洗衣機上的風筒，因為它不聽我指示。你抓狂的那天我也在打仗，告訴你，那一仗我打贏了，但我們卻無法聯繫上。天秤空空的失重。看看鏡子看看日子看看天氣，月經又來了。我打算再買一瓶那個香港醫生開的藥，吃了效果不錯。告訴你，女人要錢只是想告訴你她要安全感。

不知道我在訴說老了又老了的故事時，你在做甚麼呢？你又在哪裡呢？只要你講一聲，整個畫面又跳出來了。不管顏色和線條粗細我都可以描出來，這沒有很難；從某個時期開始我和你一起長大，閉上眼睛就可以做得到。今天，我又看到你討厭我時，沉不出聲的兇形惡相。

我和我的嘴唇都很厚，肚子餓時會變紫色，寒冷時會變白色，開心大笑時是醉迷人的紅色。如果交匯在一起時又是甚麼顏色呢？不懂，距離太近距離太遠，日子太久時間太短模糊了想當初的記憶。我想你討厭我是有原因的，連我都討厭自己了。我沒有認真地照鏡子大概三個星期。突然想變成一隻蝴蝶蛹，過一段時期再看看這個世界，再飛向你。不行，不可以飛向你，蝴蝶在寒冷的地方活不過來。再過一段時期呢？你會更討厭我。

假使那延誤的飛機又再延誤，我會忍不住在

小 說

機場大哭特哭，然後機服人員會走過來問我需要甚麼，我會回答說，我要打電話。延誤的機沒有再延誤，電話我卻打了。收訊有點差，收音有點雜。因為上帝為了拯救愛情，打斷了天線。

2012年12月

我在一個新開的博客搜到了這樣一篇新發表文章，整個博客沒有一個字和Ivy有關。但這裡有我熟悉的東西，有我們之間的一些關鍵字詞—又或者只是Ivy一時大意在博客註冊時使用了自己的名字資料—她是故意的，或者不小心，都無所謂了。

「Ivy，你好嗎？我是喬捷。」我在文章下面留言說。

太艱深的東西我不會說，於是那一夜，我長長地寫了這幾年發生的事，把他們貼到了那篇文章後面，整理了自己的生活，才覺得所有東西並沒有自己想像的壞，差別只在於我們還有沒有希望，有沒有看到希望。我只想告訴她，就是那個叫做Ivy的女孩，我現在過得很好，給女孩子作為託付終生的對象也不會太寒酸，我好想找個人和我一起過簡單、平靜、正常的生活—不必為世事煩惱，不必爭論、爭鬥，讓一顆繃緊的心能放鬆下來寬容面對人間事的人。

2017，人類還在。地球沒有變得太好，也沒有變得太壞，同樣的這個城市，同樣的一切。那麼親愛的，讓時間回到2012那年的咖啡店吧。

即使身邊世事再毫無道理／ 與你永遠亦連在一起／ 你不放下我 我不放下你／ 我想確定每日挽著同樣一雙臂／ 不必挑選我們成大器／ 當我兩個並無冒險的福氣／ 見盡了 雲湧風起／ 還怎麼捨得放下你……當陳小春唱著他的〈相依為命〉，iPhone裡面最後的幾首歌也快要播完了。我按下發送鍵，把所有所有的文字，都發送到那篇網誌的評論頁上。

結束或未完的章節

好久沒有這樣通宵寫作了，疲倦而幸福的感覺。

這刻，晨光漸漸從窗外經過大廳的沙發。一覺醒來，也許我書寫過的一切將隨曾經發生的一切消失在網海之中，也許相反。但無論如何，這個故事還將要繼續書寫下去的。因為在這個城市裡面，我還有很多時間，為自己的所愛耗盡一切。

相信我，未完的續篇裡面，Ivy還是會在那裡的。

Fatima—我爸爸的神秘往事

紫菱

兩年前，爸爸去世了。我由美國回來見了他最後一面，爸爸大半生都在當年的殖民地政府內當公務員，高不成低不就的……辛勞了大半生，退休後享受了二十年的清福都算無憾了！爸爸退休後一直都是和媽媽和哥哥一家住在一起。他一向有收藏的習慣，這麼多年來所收藏的東西實在太多，後來他竟然多買了一套單位用來擺放他的「寶物」……想一想以他的性格來說真的是太豪爽了！這次回來，原本打算處理好爸爸的身後事我就回美國去，因為那邊的工作實在太忙；但當我收拾爸爸的遺物時，卻發現了那口箱子之後，我毫不猶豫就向公司請了長假，因為，那口箱子裡的東西，那些關於我爸爸前半生所經歷的事情，實在令我太過震驚！同時也衝擊了我很多既有的知識概念。

那是一個木製的箱子，整個箱子的邊緣都包了一層裝飾性的銅邊，外型就好像我們以前玩RPG遊戲內的寶箱一樣，我打開後發現裡面裝的是一包包的檔案袋，都用膠袋封好。如果是哥哥看見，他肯定會當垃圾直接扔掉！但我認為，爸爸這樣認真地將這些檔案收好，裡面的資料一定很重要。我打開了第一個檔案袋，一份很正規的舊式政府資料夾呈現在我面前，檔案封面上面有葡文書寫的字，很明顯都是殖民地時期的東西；而在檔案夾的封面上，有一行非常醒目的紅字，雖然我不太懂葡文，但從字面上也可以看得出，那行紅字的意思翻譯過來就是——「最高機密」！

爸爸為什麼會有這些機密檔案？是當年葡國人離開時忘了帶走，被爸爸發現了暗中把它們收藏？這已經無從稽考了……反正檔案就在我面前。之後整理檔案的過程就不詳細描述了，後來我發現，原來箱內除了檔案外更有一些筆記本，內容都是關於爸爸工作上的資料，裡面有很多字（幸好都是中文），還夾有一些相片及爸爸手繪的圖畫。由於其他大部份的檔案都是葡文，所以我找了一位精通中葡文的朋友華度來和我一起翻譯和整理；在翻譯過程中，那些驚心動魄的資訊實在扭曲了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固有形象……同時也令我讚歎他真正的工作背後所包含的重要意義……！一年後，我帶著所有翻譯好的檔案資料、筆記本及檔案原本的複印本回到美國，我製作了一個網站，將這些遺失在上世紀殖民地時代的資料以故事形式上載上去……以下，我將要為

你們揭開一幕幕不可思議的澳門故事！

首先，我想說明，以下我要說的故事，都是曾經真實發生過，或許這些故事你們會覺得天方夜譚。但你在舊互聯網系統上可能還可以找到關於這些故事的蛛絲馬跡或零碎片段……現在我不能不告訴你們，在上個世紀我們歷史書上稱為殖民地時代的澳門，這個中國南方小城，曾經有一班人，他們所屬的單位在政府架構中以一個十分普通的部門名稱而存在，你甚至可以在電話簿內找到他們的電話；但他們的真正工作，就是處理那些我們認為是天方夜譚的事。據說，這個部門成立於一個曾經發生奇蹟的地方！所以，他們的真正名稱也用了這個地方來命名，他們的名稱就是——Fatima！而我的爸爸，就是他們其中的一員！

「直到今天，每當我走在街上，我都會刻意避開路邊上有坑渠的位置。因為，我仍很怕透過那囚牢般的渠蓋，在那些黑得有如地獄之水的污水下，會再看到那雙充滿怨毒的眼睛，我生怕一走近，它們會伸出那些腐肉般的手，把我拉進那個黑暗世界之中……」——摘自爸爸的筆記……。

自我懂事以來，我記得家中的大人曾說，不知自何時開始，澳門每天都修路，很多路永遠都好像修不完，一個工程完結後，路用不了多久，突然又會再把它掘開展開另一個工程……。很多人都說這是商人和官員勾結賺錢的手段；或許這只是當中的少數原因，在爸爸所收藏的檔案和筆記中，我發現了澳門近代不斷修路的真正原因……竟是如此恐怖和匪夷所思的！

198x年，當年政府在全澳多個地點展開地下排水道工程，以解決大雨天後日益嚴重的水浸問題。政府投入大批工人工作，將一支支半徑約兩米大小的水泥水管放進約三米半深的道路坑道中，這些大水管將連接所有下水道口及排污渠，以作大量排水排污之用。工程開始時進行得很順利，但不知自何時開始，就有工地傳出有工人失蹤的傳聞，由於這些都是大工程，工程範圍較大加上人多，而且當中更有不少外勞，有些工地甚至傳出有黑工存在……但由於這是政府工程，官員們都希望工程如期完成好向上頭交代，對於可能有判頭聘用黑工一般都會隻眼開隻眼閉……所以工地上少一、兩個人，大家都不會在意，尤其如果失蹤的是黑工，判頭直接當他消失了就是！

反正他的工資判頭可袋袋平安……過幾天就不會再有人關心了。直到有一天，一具具死狀觸目驚心的屍體在工地內被發現……

「多少個了？」，「五個了，所有死者都是滿身傷痕，而且在後腦都有一個很大的傷口，最重要是……所有死者頭內的腦袋都不見了……！」現場負責指揮的探長老白聽完下屬匯報後，眉頭比之前皺得更深了；因為在他當差十多年的生涯中，屍體並不是沒見過，但死得如此詭異的實在超越了他能接受的底線。現場不斷有其他警方人員向工地人員了解事件，聽說屍體都是在一個剛打開的地下水道口被發現，那個口子原本是準備接上水管的。在事發現場更有不少記者想進入拍照及採訪，但都被老白下令全部禁止進入。由於死的人多，在當時算是大事了，所以在工地周圍亦聚集了大批圍觀的街坊，工地一時間變成了全澳焦點。在熱鬧的同時，數名作清潔工打扮的人推著三架有垃圾桶的手推車徐徐進入工地，並直接走向屍體的擺放處，老白的下屬立即上前阻止「喂！你們是什麼人？這裡是封鎖區……」末等警員說完，為首的一名土生男子清潔工已搶先道：「我們是『公共清潔監察部』，這案子現在由我部接手，你們這隊人現在由我們指揮……」土生男子隨即遞上一份文件，老白從未見過如此囂張的清潔工，立即上前把文件一把搶去，但當他看過文件後，再看著眼前數名給他感覺古怪的「清潔工」，他拿著文件的手一直在震……因為，老白看到文件是由督爺直接簽名批出！看來這班「清潔工」並不是來跟他開玩笑！

「探長，如果你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準備進去了。」為首的土生男子在說話的同時，其餘的清潔工已經在準備，他們各自打開手推車上的兩個大垃圾桶，裡面他媽的竟然全是武器和裝備！老白還未由剛才的震驚回過神來，再看到他們齊全的裝備，忍不住問「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其中一名清潔工，他的名字叫伯明，他回答了老白的問題

「探長，我們是一班來為你們解決問題的人，當有些問題你們解決不了，我們就會來，如果你相信我們，你可以跟我們進去，但我們不會保證你的安全，如果你不信，就好好留在這裡替我們繼續封鎖好現場吧。」由看到督爺的批文開始，老白心裡已經想到這班清潔工可能是政府內什麼特殊部隊之類的人，同時他望著他們即將要進入的那個如黑洞般的水道口、還有放在旁邊那五具死狀詭異的屍體，作為探員強烈的探求心驅

使老白很快地回答：「我跟你們進去！」伯明聽到後淡淡一笑，以詢問的眼神望向土生男子，土生男子揮手示意OK，伯明就向身邊的同事道「給探長一套裝備，他也進去。」之後，伯明望向老白道「探長，願主保佑你……我們要進去了！」

這個叫伯明的男人，就是我爸爸！

老白穿好裝備後，就跟著清潔工們進入水道內，清潔工們的裝備除了有礦燈頭盔、防毒面罩、膠手套、匕首、戰術腰帶及通訊器材外，其中兩個更每人拿著一支黑色的掃帚，不知有什麼用途，每人的背包內更有食水和少量食物，還有急救用品，這些裝備全都放在他們那兩個大垃圾桶內……而武器方面，清一色都是Glock17手槍，彈夾放滿了整條戰術腰帶；究竟水道內有什麼東西須要如此重的火力？眾人稍微彎低身子進入水道內，「所有人打開礦燈，警戒前進！小順，帶路！」說話的土生男子名叫羅沙，是這班清潔工的帶隊。穿過了約十多米的水道後，拐了兩個彎後，他們看見了一道比水道高了幾級的閘門，閘門是半開的，門上的鎖被破壞了，可能是那些死去的勞工上次進入時弄壞的。而閘門前是另一條礦燈都照不到兩邊盡頭的橫向水道，由閘門後流出的水都流入了這條橫向水道內……「各位，歡迎進入澳門地下世界！」那個叫小順的清潔工笑道。

小順爬上水道推開閘門讓眾人進入，通過一段很短的水道後，他們進入了一個圓形的貯水大廳，這裡的水深及膝，前面四個方向都有不知通往何處的水道，除了小順外，其餘眾人都在驚歎澳門竟然會有這樣的地下水道網絡。當眾人仍在驚歎的同時，伯明突然打起手勢道「殊！那條水道內好像有東西！」眾人立即禁聲，氣氛剎那間緊張起來，老白更立即拔出佩槍警戒！在右邊一條水道內，隱約傳來陣陣好像有人在涉水而行的水聲，再細聽一下，感覺還有陣陣由生物發出的急速呼吸聲！而且聲音好像是向他們靠近的……六盞礦燈射向水道內，裡面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羅沙認為情況有異，就向眾人道「阿超、伯明，那些東西可能到處都有，你們殿後警戒，我們快走！小順，要走那個方向？」「走這邊」小順指著左上方的一條水道，羅沙揮手示意眾人前進，此時，殿後的阿超提起了手中的黑色掃帚喊道「伯明，有東西來了！」「我看到！小心了！」同時，原來已隨大隊前行的老白回頭一望，與伯明他們三盞礦燈同時照到，水道內突然水花四濺，一隻雙眼發著青光的生物正向他們急速撲來！

「他媽的！原來是隻狗，嚇死我了！還要是隻黑色唐狗，怪不得看不見……哈哈。」阿超將原本舉起的掃帚緩緩放下，原來剛才在水道內衝向阿超和伯明的東西是一隻黑色唐狗，那雙青色雙眼是因為狗眼反射礦燈的光引致，那隻唐狗在他們前面幾米處停下，水面仍泛起剛才唐狗跑過來的陣陣餘波。那隻唐狗搖著尾巴，呆呆的面容一直好奇地望著他們，估計牠應該是由工地走進來迷路了的……「不對！你們看看牠的肚子！」伯明透過礦燈的光，終於看清靠近的唐狗全貌，牠的肚子竟然有一個很大的創口，內臟和腸子都走出來了，吊著吊著的十分恐怖！那有動物可以這樣仍如此精神？眼前詭異的情景看得在伯明身後的老白冷汗直標！伯明拔出手槍戒備，幾乎在同一時間，唐狗的樣貌突然變得極度猙獰，狗口張開露出駭人的尖牙，更在毫無先兆下就突然直撲向伯明！但是阿超也在同一時間揮出那支黑色掃帚，唐狗被攔腰重重拍中，整隻硬生生地撞向水道壁再跌落水道凸起的邊緣上，阿超這重擊竟然令本已爆開肚子的唐狗斷成兩截……但這隻恐怖的唐狗竟然還能動，斷開的上半身還在掙扎想再次撲向眾人，阿超未等這怪物有機會起身，就衝上前將黑掃帚頭重重拍向剛由水道壁跌下的唐狗頭上，唐狗的頭登時被打爆……老白看著呆了道「這究竟是什麼掃帚……？」「這把掃帚是全鐵製，專門用來對付那些東西的。」伯明道。「那些東西是……？」未等老白說完，三下槍聲劃破了下水道的寂靜！「阿超，是羅沙那邊！」「快跟上，探長，我們快走！」三人迅速走進剛才羅沙他們進入的水道，三人頭上的燈光亦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

伯明他們穿過一段水道後，來到了另一個圓形貯水大廳，剛巧遇到羅沙和小順由右上方一條水道退出來，「伯明，你們那邊解決了嗎？我們在水道內遇到「他們」，我擊退了兩個，志華正在解決餘下的……」小順道。「剛才水道內那隻原來是隻死狗！被我打爆了，應該有一段時間不能起來，牠肯定是被「他們」襲擊過……之後我們聽到你們開槍就立即趕過來了。」阿超道。「剛才的槍聲肯定已吸引到「他們」的注意，我們要盡快去到那裡，把東西放回去，否則外面的屍體就是我們的下場了！」羅沙邊說邊用手拍小順的頭，似是有些怪他剛才開槍是不對的。此時，在水道內的志華也退出來了，他就是另一個使用黑色掃帚做武器的人。「解決了，應該暫時不會動了，但後面好像還有些來了！」

「那快走，小順！」小順正在拿著資料與現

場環境做比對，羅沙再問「小順，快一點！」「可以了，往左邊走，我們要上山了！」眾人隨即跟著小順走進左下方的一條水道內，這條水道的水比較深和急，而且很長，還是向下暗斜的。原來上山之前先要落斜，眾人前行得相當小心，在這種暗斜水流急的水道中，只要一個人跌倒，可能會發生連鎖反應，令全員一起被沖走。在進入水道以來，老白一直對清潔工們所做及所說的東西充滿疑問，見現在情況稍為平靜一點，他才敢問在他前面的伯明「伯明先生，你們一直說的「他們」，究竟是什麼東西，剛才襲擊我們的狗又是什麼回事？」事關機密，伯明正常詢問羅沙他是否能回答時，羅沙已先道「告訴他吧，反正等一下他也有機會見到。」「探長，「他們」就是荷蘭人……」伯明道。

「荷蘭人？」

「對！簡單來說，我們稱之為「不死者」！」

「探長，你熟悉澳門歷史嗎？」伯明道。「這與歷史有什麼關係？」「那我想問你，屍體是在那裡的工地被發現的？」「荷蘭園。」「那就對了，所謂的「荷蘭人」就是原本住在這裡的荷蘭人。」老白聽完伯明所說「荷蘭人」的來歷後，登時覺得全身毛骨悚然，一股寒意自心底升起……「那……澳門有荷蘭人不是幾百年前的事嗎？」那麼……」未等老白說完，走在前面的羅沙就道「事情就是這樣，幾百年來，他們一直都在那裡，所以我們才會叫他們為「不死者」！」「探長，就好像剛才襲擊我們的狗，牠就是被不死者襲擊過，也受詛咒了，剛才阿超雖然打爆了牠的頭，但過一段時間就會復元……希望之後不會再遇到牠吧……」伯明道。「什麼詛咒？什麼「不死者」？那外面那些死人呢？為何沒有好像那隻狗一樣？」「不死者」、「詛咒」，一時間一堆超現實的東西令老白心中全是問號。

「那些人不配……荷蘭人很高傲，他們認為那些人不配做「不死者」，所以乾脆殺掉再在夜晚將屍體丟棄在被發現的水道處，那隻狗是例外，可能牠被襲擊時逃脫了，死不了，就中咒了……所以，探長，如果等一下遇到「他們」，你真的要小心了。我們未必能妥善照顧你，因為，面對「他們」……不是生，就是死！」伯明特別強調了最後那句話的語氣。

穿越了長長的暗斜水道後，一行人來到了一個環狀水道平台處，這個水道平台位於一個圓形貯水大廳上方，是六條水道的交匯處，水

道流出的水由平台流向下方的貯水大廳，形成六條十分壯觀的瀑布。礦燈的光線照不到底，也不知這個貯水大廳究竟有多深，而這個大廳的面積差不多有四個籃球場大小，比之前的大很多。「我們現在要走過去對面那條水道，之後上去，再穿過一個圓形貯水廳後就會進入中心區域了。那裡是不死者的活動範圍！」小順指著平台對面黑漆漆的水道口道。眾人朝著平台走，小心翼翼的越過在平台上其他水道的出口，終於去到要進入的水道，那條水道比剛才的更高更斜，幸好水流不算急，水道是階梯狀的，可以一級級的走上去，而且一邊更有扶手，但在極度潮濕的環境下都全生鏽了。此時他們戴著的膠手套就發揮作用了，既防滑又防水。行樓梯還要逆水而上非常消耗體力，身型比較肥胖的老白已有點吃不消了，邊行邊喘著氣。走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他們終於走到了水道出口，外面竟然又是一個圓形貯水大廳……如果沒有人帶路，在這裡因迷路而死的機率差不多是百份之百！（已排除遇到不死者的因素。）不經不覺，他們已在這個地下水道網絡走了兩個多小時，羅沙見這裡的水並不深，就命令全體人員原地休整，吃些東西和喝些水。眾人體力稍為恢復後，老白就問羅沙「我們究竟要去哪裡？去幹什麼？還有……」老白望向小順「這地下水道究竟是怎麼回事？澳門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地下水道系統？為何那小子會這麼清楚這裡的路？」

「探長，如果不是我的下屬任性，你根本就不會出現在這裡。我們要幹什麼你無需知道，在這種地方你只要小心你的性命，不要給我們添麻煩就可以了。」羅沙冷冷的道「媽的，你當我白德安是什麼人？不要以為你們有督爺在背後撐腰就給我耍囂張……」羅沙的態度令老白火了，但羅沙卻沒有因此而動氣，依舊冷冷道「我們要做的事並不是你所能理解的，探長，有些東西知道得太多對自己沒有好處。至於地下水道的問題，小順，你告訴他吧，反正他都未必會明白。」老白的心雖然十分不滿，但他清楚自己的處境非得靠羅沙他們不可，所以一口怒氣唯有硬嚥下肚……「探長，你對這地下水道的規格有什麼感覺嗎？」小順道「我從來沒有想過，在澳門竟然會有如此大型的地下水道網絡，這麼大型的地下工程為什麼一直都沒有人發現？你說規格……我暫時所見，就只有這些圓形的大廳和其連接的水道，但每個圓形大廳的水道分支數目好像都有一個固定的規律，最奇怪就是這個工程好像看不出與現存的地下排水系統有什麼聯繫，這裡的水連

一舊屎都沒有，也沒有其他垃圾……那肯定不是污水吧！所以，整個地下水道網絡給我的感覺，就好像澳門地底的一個獨立存在一樣……對吧！」聽到老白的分析，除了羅沙在整理裝備沒理他外，眾人都報以肯定的微笑。「分析得不錯！尤其屎的理論真是令我驚喜……」一邊的伯明笑道。「那探長，你應該聽說過澳門有「主祐之城」的稱號吧。」小順道「當然知道了！我們葡萄牙人當年把天主教帶來東方，主為我們選擇了澳門作為他向東方傳福音的根據地，澳門在天主的庇佑下，不止一直國泰民安，而且經歷二次大戰也沒有淪陷，所以澳門才會被叫作「主祐之城」吧！」

「你只是答對了很少部份，這地下水道網絡的結構，我們稱為「卡巴拉生命樹」，「卡巴拉生命樹」是古猶太人的一個神秘符號，不過理論太複雜我現在就不深入跟你解釋……如果要我以最簡單的方式來說，它就是代表「通往神的路徑」！這個地下網絡，就是由多個「卡巴拉生命樹」所組成，這就是澳門構成「主祐之城」的最重要元素，而所謂的「主祐之城」，其實並不是一個稱呼，而是一個龐大的計劃理念！」小順道「那……那是誰要建造如此龐大的工程，而那個計劃又是做什麼……？」老白道。「如果……如果我說第一個開始建造這個工程的人是……著名的耶穌會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關於「主祐之城」的整個理念，就是由他來到澳門那個年代開始……你會相信嗎？」小順仍未說完，老白已嚇至大喊道「甚麼？？」水道網絡的始創人竟然是著名的傳教士利馬竇？這個秘密對老白既有思維的衝擊實在太大，老白實在難以接受，所以那句「甚麼」說得特別大聲！那聲音在黑暗的下水道內迴盪，彷彿一記古老的鐘聲在敲響著黑暗中的地獄之門，呼喚著置身其中的群鬼一樣……而在同一時間，一陣陣竊竊私語從四周的水道中傳來，這些聲音似遠還近，就像在他們的耳邊響起一樣。眾人心知不妙，立即拿起武器向四周戒備！六支礦燈的光線互相交錯的向四周水道內掃射！但黑暗的水道中就像無盡虛無一樣，而詭異的聲音卻越來越近。當中更夾雜一些金屬與石頭的刺耳磨擦聲，羅沙戒備的同時怒目望向老白，很明顯是埋怨老白的叫聲已驚動了他們！但老白並沒有理會，因為他即將要見到傳說中的「不死者」！他握著槍的手所流出的汗水已滲透至整支槍的槍柄紋路內，可想而知他緊張的程度已到達頂點！

「探長，看來這次你玩大了，他們來了！」

伯明邊為手槍上膛，邊回頭向老白笑道。

所謂的「不死者」，老白在之前聽講伯明的介紹後，一直都以為他們會像荷里活電影中的喪屍一樣，是一種行動緩慢、雙手舉高向前、身體半腐爛，還邊走邊發出「吼~吼~」聲的怪物。但現實就是，在老白他們眼前出現的「不死者」，並沒有像荷里活電影那些一樣，眾人中除了剛才羅沙、小順和志華曾與他們接觸外，同隊的伯明和阿超也是首次與他們接觸。這班「不死者」，終於在礦燈的照射下現出真身，他們就像一班永遠停留在某一個時空裡的人，穿著已十分破舊的十七世紀荷蘭海軍軍服，滿面皺紋的樣貌十分蒼白，最恐怖就是他們的眼睛，每一個的眼神都充斥著無比的怨毒，究竟是什麼樣的詛咒令他們有如此的怨念？他們每個都手執西式海軍長刀，有一兩個更把刀貼著水道牆壁拖行；偶爾還會拖出數點火花！剛才刺耳的金屬磨擦聲肯定就是這樣發出的！「這班老妖怪就是「不死者」？」阿超道。「對！要小心，他們的動作很快。超！準備好了！！！」志華與阿超邊說邊提起手上的黑色掃帚，不死者分別由三條水道衝出，並揮動著軍刀劈向眾人。阿超、志華分別在兩個水道口將掃帚平刺而出，沉重的鐵掃帚結結實實的撞向帶頭那個不死者的胸口上，由於長度的關係，不死者的刀並沒有劈中！而在同一時間，羅沙迅速向兩個被掃帚頂著的不死者的頭來個點射！不知是什麼子彈？兩個中槍的不死者半個頭顱立即被打飛！而在另一條水道口，伯明、小順和老白同時向著由水道內衝出的不死者開槍，伯明和小順所射中的不死者都被重重的向後轟飛，被老白用短管點三八警用手槍射中的就如同搔癢，要再被伯明他們補中才被轟飛！「探長！不要用你的點三八，用我們給你的Glock和子彈！」水道內槍聲回音極大，伯明要貼近老白耳邊大喊他才聽到。老白在戰術腰帶取出手槍和彈夾，低頭用礦燈一照，發現彈夾內全是平頭子彈！怪不得可以將不死者重重轟飛！

另一方面，阿超在一邊的水道口邊單手揮舞鐵掃帚邊開槍擊退不斷湧上的不死者，但不死者們就算被轟爆了頭，很快又會重生再次上前攻擊，眾人應付得疲於奔命！這是羅沙突然由水道內退回圓形貯水大廳並會合伯明他們喊道「伯明小順，他們太多了，也殺不死；我和阿超志華盡量引開他們為你們爭取時間！小順你帶伯明和探長一起走！盡快把那東西放回去，否則我們全部都會被他們殺死！事不宜遲你們快走！」羅沙說話期間伯明他們仍在向水道內的不死者開槍，羅

沙在背包取出一個約A4紙大小、古老而精美的盒子放進伯明的背包內後，就立即接手向著水道內的不死者開槍！「探長，我們要走了，小順，由這裡去「教堂」還有多遠？」伯明接到羅沙命令後毫不猶豫就在組織任務路線。「會有段比較長的距離……我們要先回去之前那個大平台圓形大廳處！」小順道「沿路千萬不要留記號給我們，不死者懂得看，會跟著來的！有命出去後就在老地方會合，快走！」羅沙喊道。「那你們小心點，出去後飲咖啡，願主保佑你們……！」伯明道。「別廢話，快走！」羅沙回頭笑道……他平靜而似有覺悟的語氣令伯明有片刻的心傷……但一切以任務為重，伯明唯有忍住而與羅沙他們暫時分道揚鑣。伯明、小順和老白三人迅速走回通往大平台的階梯水道，之後，羅沙三人都被不死者們迫回了那個圓形貯水大廳，不死者們包圍著羅沙三人……很多不死者的衣服及軍刀都在剛才的戰鬥中被破壞，這些衣服破洞露出了不死者們慘白的肌膚，有些剛中槍的位置還在自動復元，一絲絲詭異的青色氣體自傷口冒出……他們依舊以極度怨毒的眼神望著羅沙三人，並一步步的迫向他們……「聽說不死者喜歡吃人腦……」志華道。「你滿腦子裝的都是色情，他們吃了你的腦，這兒又沒有女人……他們以後有需要時就要互相狎玩了……哈哈！」面對不死者的包圍，阿超、志華和羅沙三人緊握著武器背靠著背，阿超說完這無聊的笑話後，志華和羅沙都沒好氣向他苦笑了一下……在不到一秒鐘後，四周的不死者們都張開著大口撲向他們……..

回程的速度總是感覺特別快，伯明他們很快就回到大平台圓形貯水大廳內。之前在階梯水道時，開頭仍聽到上面羅沙他們的槍聲，但後來槍聲都沒有了……不知他們是生是死？「對不起……如果不是我，他們就不會……」這次的分別，老白認為自己責任最大，但他話未說完，就給伯明用手勢打斷了「探長，我絕對相信他們一定會殺出重圍，你不用內疚，小順，我們要走那邊？」「我們要走中間那條水道，或者會遠一點，但遇到不死者的機會相對較少。」小順指著大平台右上角的一條水道。「好，出發！」之後，三人穿越了多條水道及圓形大廳，竟然都沒有遇到不死者或其他怪事；期間老白再問伯明及小順關於這個「卡巴拉生命樹」地下網絡的問題，所得到的答案實在太超乎老白知識和文化的接受範圍……想不到利馬竇和他的教團當年來華傳教及學習中國文化期間，竟然被中國的神秘文化吸引，這些被中國博大精深神秘文化深深

吸引著的傳教士，不斷去搜集中國的神秘學古籍及經典，他們最後竟然還將一些西方神秘學理論與中國的結合。如果你稍有風水知識，都會聽說過，如果將先人葬在一個風水好的墓穴，就會保佑後人榮華富貴云云。在風水學上這叫作「陰宅風水」；但如果你是要一個地方或國家榮華富貴呢？他們竟然研究出以中國陰宅風水學中利用龍脈尋找好地的理論，配合西方神秘學中那些追求神之道的學說，於是他們在當時政府的默許下，秘密地展開了一個神秘的工程，他們在聖保祿教堂（現在大三巴牌坊原址）的地底興建了第一個「卡巴拉生命樹」，而在這個生命樹的中央的那個「輪」的位置，竟然是一座縮小了的聖保祿教堂！

而伯明他們的目的地就是那裡！

自與羅沙分別後，伯明他們在複雜的卡巴拉地下網絡內走了差不多三小時，終於進入了一處極其古老的「水道」內。但與其說這是水道，倒不如說它是地道，因為這裡已經沒有水了，整條地道都是由大理石堆砌而成，地道壁的兩邊都雕刻有藝術裝飾性的花紋，而在那些圓形大廳內，更周圍都刻有很多精美的浮雕和文字，內容應該都是聖經故事，但伯明他們已無暇欣賞，因為在穿過一條牆身刻滿經文，而且長長向下走的地道後，相信他們已經到達了目的地……「我……我簡直不能相信，在牌坊的地底，竟然有這樣的地下洞穴！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三人站在地道出口，老白忍不住對眼前的情景驚歎道。這個位於牌坊的地底洞穴，面積足有整個原本的聖保祿教堂那樣大，洞穴內有很多大型石柱支撐著洞頂，而在洞穴的中央，他們看到真的有一座別墅大小、比原本細小很多的聖保祿教堂！「小順，就是這裡嗎？」伯明道，「對！這裡就是第一個卡巴拉生命樹的中心。」小順道。當三人走近教堂，伯明突然揮手示意眾人停止前進並小聲道「不對！你們看看，這教堂裡面竟然有光！裡面有人！」從虛掩的教堂門外，一點點暗淡的光線從教堂內透出。「人面那個會不會是看更……？」小順道。「看更你個死人頭！這個時候還在說笑……」伯明拍打小順的頭，再用手勢示意老白和小順站在門的兩側進行掩護，他自己就準備由中央破門而入；當伯明看到門上一個已被破壞了的蠟製封印時，伯明心道「封印真的被打開了，她的預感果然沒錯！」伯明一腳踢開大門，三人同一時間舉槍而入，但他們的槍隨即放下了，因為，他們前面的景象，實在太不可思議，在黑暗的地底教堂內，竟然有一名身穿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盔甲的老者，正背對著大門跪在點滿蠟燭的教

堂聖壇前祈禱。老者對伯明他們的闖入並不驚訝，他緩緩回頭，慈祥的樣貌隱含一股難以言喻的威嚴，老者望向眾人，並突然用葡語問「來還東西嗎？」伯明並沒有回答老者，只用葡語問道「你是什麼人？」老者站起轉身準備步向眾人，盔甲披風在轉身時產生的風吹動了神壇上的燭火，搖曳的燭光令教堂內的氣氛更形詭異！伯明、小順和老白此刻的緊張已不能用言語來形容，他們的汗珠已如豆大般自頭上落下……「我是荷蘭帝國東方遠征軍提督——那積臣！你們是來還東西嗎？」老者邊說邊開始步向眾人。三人稍為後退，但戒備一刻都未有放鬆！「看來這個看更不易相處……」小順道，「對！至少我估計他收了東西後一定不會請我們坐下喝茶……」伯明道。而在後退同時，伯明一隻手已伸進背包取出羅沙之前給他那個精美的古老盒子，拿積臣看到伯明手中的盒子，眼神立即由原本的慈祥變成極度怨毒！那種怨毒，就和其他不死者的眼神同出一轍！拿積臣迅速的變臉，令三人心中的不祥預感升至最高，盒子中的東西肯定就是他想要的東西！幾乎是在半秒的時間內，拿積臣突然衝前！三人眼前一花，拿積臣就到了伯明的面前，伯明知道他的目的是盒子，已盡了最大反應閃身避開，在這個電光火石間，盒子仍被拿積臣的手拍中而打開！一件閃著金光的東西自盒子內飛出……

這件閃著金光的東西，就是伯明今次任務中最關鍵的東西——「鑲藍寶黃金聖體受難十字」，他們進入地下水道的目的，就是要將這件東西放回在地底的小聖保祿教堂的聖壇上，這樣才可以重新封印這班被詛咒的「不死者」。由於拿積臣的突襲，黃金十字由盒子內飛跌出去，並跌到了教堂一旁的牆邊，伯明因剛才緊急避開拿積臣而令身體失去重心，整個人向後跌倒，幸好老白立即上前從後將他扶住，而在同一時間，拿積臣已轉身撲向牆邊準備搶奪黃金十字，小順反應極快，連環兩槍近距離射中拿積臣的左臂，平頭子彈的威力不但射破拿積臣的臂甲，衝擊力更令他整個向右彈飛！而伯明，老白亦把握這數秒時間迅速衝向黃金十字跌落處，準備拾起將之放回聖壇。但想不到拿積臣雖然被彈飛，但他竟然很快就可以穩住身形，並轉身跳起由空中撲向伯明和老白！伯明和老白正準備拾起黃金十字，但拿積臣的來勢太快，兩人唯有放棄十字立即轉身跪下向在半空中的拿積臣開槍！而小順亦同時衝前向著拿積臣的背心開槍，三人同一時間在前後右三個方位連環開火，拿積臣在半空硬接十多二

十槍！瘋狂的槍聲及盔甲中彈的爆破聲充斥整個教堂，拿積臣中槍後重重跌落教堂中央，巨大的身軀撞得地上的磚瓦全數爆裂，拿積臣中槍跌落後全身冒著青煙伏在地上一動不動。小順、老白邊更換彈夾邊上前進行警戒，而伯明就趁機拾起黃金十字，並跑向聖壇前準備將十字放回聖壇之上，在聖壇上面，伯明看到原本放置黃金十字的架子，當他準備將十字重新掛上去時，老白稍一分神看伯明放十字架，伏在地上冒著青煙的拿積臣突然伸手捉住了老白的腳用力向上一抽！老白未及反應，只感到一下離心感覺，他最後看到的是教堂天花，跟著重重「砰」的一聲加上隨後而來的全身劇痛，眼前一黑之後老白就暈倒了！在拋飛老白的同時拿積臣已經起身，小順的反應亦不慢，見老白被拋飛後立即邊向後彈開邊向拿積臣開槍，但想不到拿積臣今次非常聰明，在拋飛老白的同時竟然向著教堂門口那邊跳開，小順數槍全部落空！而伯明在老白被拋飛時其實已放好黃金十字，當小順開槍時伯明亦同時向著拿積臣跳開的方向開槍，幾聲重重的爆擊聲顯示拿積臣中槍彈開了，在連續的槍擊後整所小教堂內都充斥著火藥味和硝煙，二人的視線更被硝煙遮蔽而變得模糊。伯明、小順分別在兩邊向著拿積臣前進，在連開數十槍後，兩人所剩下的彈藥已所剩無幾，但拿積臣是不死者，而且更可能是所有不死者的首領！就算所有子彈打光也殺他不死，此時伯明和小順心裡都在奇怪為何黃金十字已放回聖壇，但拿積臣卻仍在活動，他不是應該已重新被封印而沉睡嗎？難道是他們的情報錯誤？

伯明和小順現在多想已經無用，在充滿硝煙和火藥味的教堂中，突然一聲怒吼！拿積臣高大的身軀再次站起，他上身的盔甲已完全被子彈射爆，露出壯碩的身軀，他的身上有很多紋身，但在中槍復元後不少紋身已因重生而消失，他的傷口正在不斷冒出滾滾的青煙，面對不死者拿積臣強勁無比的氣勢，伯明心想今次很可能會全軍覆沒……但他很快就冷靜下來，並對任務下了最後決定！「小順！把你的槍給我，我數三聲後你就過去扶起白探長，我會用火力掩護你！你帶探長出去！」伯明喊道。「伯明，這……」小順道，「這是命令！！快去！！一……」時間已刻不容緩，伯明怒喝小順催促他服從。伯明在數到二的一刻，小順將他的槍拋了給伯明，伯明接槍同時，拿積臣就撲向小順，伯明看得真切，雙槍向著拿積臣瘋狂射擊，小順利用伯明給他爭取的這小小時間迅速抱起老白「探長他媽的竟然這麼重……」小順一邊想一邊艱難地將老白扶起，二

人迅速離開教堂撤退，而在教堂內，伯明兩支槍的子彈都已射完，拿積臣依然在不斷復元，但他已被伯明的瘋狂射擊激得極度忿怒！伯明拋開小順那支已射光子彈的槍，伸手向戰術腰帶想取彈夾為自己的槍換彈時，才發現原來他自己的彈夾也用光了……拿積臣狠狠地看著伯明，也知道他彈盡糧絕，但他並沒有立即攻擊，反而用葡文向伯明道「那想用那個十字架封印我，現在已經不可能了！」但伯明並沒有理會拿積臣，因他知道他一定要為小順和探長爭取時間逃走，否則只要拿積臣一追上去，就真的全軍覆沒了。伯明由戰術腰帶上取出軍刀橫在身前，拿積臣知道伯明準備拚死了，也鬆一鬆筋骨擺起架勢，一場肉搏戰即將展開！

拿積臣自恃不死，率先衝向伯明，伯明亦沖前以軍刀直刺，但拿積臣竟然不閃不避徒手就硬接了伯明一刀，軍刀整把刺入拿積臣的左臂內！拿積臣好像沒有痛楚，伯明完全沒想到拿積臣竟然可以如此凶狠！未及反應，拿積臣右手沙煲大的拳頭已重重擊中伯明胸口，伯明即時向後飛開撞向細小的教堂的牆壁，伯明即時受傷，一口鮮血噴出，連軍刀也差點脫手……但拿積臣並沒有因此讓伯明喘氣，衝前一腳就踢向伯明，伯明用盡餘力勉強向左邊一閃僅僅避開攻擊，拿積臣這腳踢得連教堂的牆壁也裂開！「你一定很疑惑，為什麼還了十字架我也沒被封印吧。如果你想知道，等一下我吃了你的腦袋後你就在我的肚子內慢慢領會吧！嘿嘿嘿……」拿積臣道。伯明沒有理會他，仍然持著軍刀與拿積臣保持著一定距離遊走，但拿積臣根本就完全不將伯明放在眼內，一聲怒吼後，巨大的身軀就衝前撲向伯明，伯明低頭閃避，順勢一刀就刺向拿積臣的腰間，原本伯明打算一擊即退，但很明顯身經百戰的海軍提督拿積臣已看穿了伯明的動作，轉身一腳就將伯明踢倒，重重的一腳令伯明連軍刀也脫手，但拿積臣已立即抓住了伯明的後背像貓兒一樣將他提起，之後另一隻手就狠狠地捏住伯明的頸將他提得更高……伯明呼吸困難，但雙腳仍不放棄的踢向拿積臣的身軀，拿積臣這時再加點力，伯明也差不多要氣絕，雙腳的反抗已停止，就在伯明的雙眼準備合上之際，伯明聽到數聲巨響，之後竟然見到拿積臣原本猙獰的面目發生變化，他整個下巴不見了！而在同一時間，伯明被放下來了，但他卻看見拿積臣的手依然捏住他的頸。「老友，死不了吧。」志華扶著剛跌下的伯明道！伯明看著志華，激動得差點沒哭出來！「快把他拉出教堂！」羅沙大喊，原來剛來的巨響就是伯

明在準備失去意識前聽到的槍聲，羅沙、志華及阿超及時趕到地底教堂，剛好看見伯明正被拿積臣捏住舉起，羅沙立即衝前連開三槍打斷拿積臣的下巴和雙手為伯明解圍！志華幫伯明拿開捏住他頸項的手，手迅間就變黑腐敗，伯明未及回過神來在一邊咳嗽，就聽到羅沙對著志華和阿超道「快！找紋身！」伯明奇怪，立即拉著正準備上前的志華道「什麼紋身？」「伯明！好消息，原來不死者是可以殺死的！」

未等伯明再問，志華已拿著鐵掃帚回去助戰；在小聖保祿教堂內，羅沙與阿超正不斷地圍繞著拿積臣遊走，他們雙眼一刻都未有離開拿積臣的身體，似在尋找應該是他們說的「紋身」。而剛復元的拿積臣亦知道他們的目的，雙方都在對峙著沒有進攻。但時間已不容羅沙他們拖延，因為外面的不死者隨時會回來，到時形勢就會逆轉。所以羅沙率先搶攻，連環兩槍向著拿積臣的頭點射，目的是要打爆他的頭令他失去活動能力，但拿積臣反應極快，一個閃身避開了攻擊，連環兩槍只有一槍擦傷了他的肩膀，但他可能忘記了現在是以一敵三！在拿積臣閃避的同時，阿超鐵掃帚一揮重重拍中他的身上，而在阿超出招的同時志華的鐵掃帚亦狠狠的刺中拿積臣胸口，鐵掃帚頭將拿積臣的胸口刺得爆出大片血花，拿積臣整個向後彈開！「沒有呀！都是一些圖畫類的紋身！」志華道，「再找！一定有的，時間和彈藥都不多了，把他的褲子也打爛吧！」羅沙道。在這個時候，伯明已回氣並進入了小教堂，他拾起之前脫手跌在地上的軍刀加入戰團，在細小的教堂中，四個大男人在那裡與拿積臣大戰，死亡的感覺仿佛就在咫尺之間，只要其中一人在戰鬥中有一個錯失，可能就會陷入萬劫不復之地！之前拿積臣和伯明單對單，他可以以不死之身佔盡上風，但現在羅沙他們趕到，在以一敵四的情況下拿積臣是極度不利的，他深知羅沙他們要找的東西是什麼，他甚至在聽到羅沙叫眾人找紋身的一刻，心中出現了一絲罕見的恐懼，所以，拿積臣已下了一個很聰明的決定，就是——逃走！只要進入複雜的卡巴拉生命樹地道，在黑暗中就是他的天下！他還可以召集其他的不死者回來，到時伯明他們就真的九死一生了。當他下了決定後，隨即就衝向受傷的伯明，但在教堂內仍有其他三人，拿積臣一動，志華亦同時揮出他的鐵掃帚掃向拿積臣下盤，而阿超則配合志華上前用掃帚拍向拿積臣背心，拿積臣在兩支掃帚夾擊下登時向著伯明仆倒，伯明飛身躍過拿積臣，在落地轉身的一刻，伯明看見在拿積臣凌亂頭髮遮

蓋下的頸背有一個紋身，那個紋身是一組英文字母，寫著「Ameth」！

伯明的思維突然一個閃動的就想起了什麼，「羅沙！是這個嗎？「Ameth」」。伯明大喊！「是呀！快去吧！否則來不及了！」羅沙在回應同時亦拔出軍刀準備協助伯明，伯明知道現在已是決勝時刻，他緊緊握著軍刀飛身撲向正在起身的拿積臣，拿積臣知道秘密已被發現，他用盡了力氣撲前希望掙脫阿超作壓在他背上的鐵掃帚，但可惜已太遲，因為志華的鐵掃帚已經在前面頂住了他的胸口，拿積臣已經如三文治般被兩支鐵掃帚夾住，此時伯明的刀亦揮至，軍刀由下而上削向拿積臣的後頸，一塊寫著「A」字的皮被削去，拿積臣一聲怪叫，背上被削的位置就冒著青煙開始復元，在新皮重生後，拿積臣紋身上的字就剩下「meth」。「成功了！快退開！」羅沙大喊。伯明、志華及阿超迅速離開拿積臣，四人此時已經放下警戒，因為他們已看到拿積臣的身體出現變化，拿積臣呆呆的站在原地，看著自己的身體各部份開始變成泥土崩塌，他的神情突然回復至最初遇見伯明時的慈祥，口中說著眾人聽不明的荷蘭語，最後整個人崩塌成一堆泥土，不死者拿積臣終於從詛咒中解脫。「希伯來人咒術……在希伯來語中，「Ameth」這個字的意思代表「真相」……但當這個字沒有了A，「meth」就代表著「死亡」，羅沙，原來不死者的詛咒就是這麼回事……怪不得放回十字架他也可以繼續行動。」伯明道。「對……我們之前在水道中被不死者包圍，在衝出重圍時發現竟然有數隻不死者被我們打得變成泥土，於是我就想起這個咒術，在脫離包圍後我們在途中再遇到一、兩隻追來的，就嘗試在他們身上找，真的見到他們身上有「Ameth」紋身！之後我們就明白了，我們將不死者紋身上的A削去，他們復元後的皮就沒有了A，於是就變成泥土了。」羅沙道。「那看來十字架只是咒語的開啟工具，怪不得放回去也不能再封印他們……當年這些荷蘭俘虜……懷著極大的怨恨向自己施以詛咒，教會用那隻金十字封印著他們，但想不到，封印解開之後就不能回頭了……」伯明道「好了好了，任務完成了，快離開這個鬼地方吧，咦？小順呢？」志華道。「小順帶探長出去了……」伯明還未說完，眾人就聽到在教堂外面的呼叫聲，四人立即走出教堂一看，在礦燈的照射範圍下見到小順正被數隻不死者追著，而小順很明顯亦見到伯明他們……「喂！你們還在看，快過來救我呀……」小順喊道。「兄弟們，上吧！」羅沙說完後，眾人同一

時間拿起武器就衝了上去……

之後，眾人在小順帶路下，終於走出了那個一直失落在澳門歷史中的地底世界……後來，殖民地政府一直就在修路，其實當中的真正原因，就是封閉各個連接卡巴拉生命樹地下道的下水道入口，除非是知情者，否則我們今天根本沒有人會知道和找到地道的入口在那裡！當年不斷的修路工程原來只是用作掩飾……。

在很多年後，伯明有一天拖著女兒逛街，在經過某條街道準備過馬路時，他突然全身發起雞皮疙瘩，一股被人監視的寒意自心中泛起。伯明下意識地看了一眼路邊的坑渠口，透過那像囚牢般的渠蓋，伯明看到在深深的坑渠底內有一雙充滿怨毒的眼睛正往上看著自己……從此以後，伯明走在街上總會避開路邊上有坑渠的位置！

不死者的詛咒……荷蘭人戰敗的怨恨……或許永遠都無法解除，這段可怕的歷史我們就讓她失落在地底當中，永遠停留在那段「通往神的路徑」之內。

老白被小順救出地道後直至被人發現時，已經是他離開水道後的兩個小時，這時已是黃昏，由於正值冬天所以天也半黑了，他在大炮台後面一排政府員工宿舍後院的一個坑渠口旁邊被當地的住客發現，那個葡籍的女士見到老白一身污物而且衣衫不整，起初還以為他是來偷內衣的小偷……開頭還遭到那位女士用掃帚追打……幸好事後老白表明身份還胡亂解釋了一番才能脫身，老白清醒後發現除了他的警槍外所有其他由伯明那裡獲得的裝備都沒有了，但在他的袋中，竟然有一顆伯明他們的槍所使用的平頭子彈！老白認為這可能是他們放在他的袋中給他留念的。在以後的日子裡，每當老白看著這顆子彈，再想起在地底下的事，或許他至今仍未接受這段匪夷所思的經歷，但它確確實實就曾經發生過……

之後，這粒子彈老白一直就當作護身符帶在身上，十多年後，老白已經是警探部門的首長，當時澳門正面臨黑道仇殺危機，政府為此疲於奔命……而當時的黑幫勢力更囂張得公然向警方首長挑戰！老白就曾經在一次黑幫針對他的汽車炸彈襲擊中逃過大難！他一直認為可能就是這顆子彈為他帶來好運！

在下水道事件後，其實老白都有懷疑過羅沙這班「清潔工」的身份，所以老白一直在尋找他們的存在，雖然之後老白真的找到了在市政部門內有一個叫「公共清潔監察部」的部門，老白更借查案之名到過那裡，但他發現裡面的清潔工全

部都是一班阿叔阿嬤，查問之下他們根本就從未聽說過有羅沙及伯明等人在這個部門工作，這令老白對伯明他們的身份更加疑惑！由於當時羅沙出示的文件確實是督爺的批示，老白更曾拜托在葡國做軍官的朋友去查探此事，但最後得到的回覆竟然是……「無可奉告」！直至政權移交，老白離開澳門返回葡國，這麼多年來他都再沒有遇到過伯明他們。

2025年 葡萄牙 里斯本

這一年，老白的澳門回憶錄在葡萄牙出版了，很多葡國讀者都對他在澳門殖民地時期對付黑幫時的經歷深感興趣。但在書中最後卻有一段十分神秘的陳述，令讀者們大惑不解！之後有很多老白的朋友和讀者都曾問他這段陳述的意思，但年老的探長對詢問總是笑而不答，只是用手在胸前畫上十字並合什祈禱。所以，這段文字至今仍然是書中一個最大的謎！

「澳門是葡萄牙歷史的驕傲，但原來我們對她所知的實在太少，那個泛著金光的聖體，今天可能仍留在那個位於主祐之城內的「輪」中，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雙眼神有多怨毒，但這些都不重要了，感謝主讓我仍然活著。」

198x年 下水道事件兩日後，主教山小教堂外

伯明正倚著小教堂廣場聖母像外的石圍欄，看著冬日陽光下美麗的西灣海岸風光，在主教山小教堂的廣場上，還有很多來欣賞風景的市民和遊客。突然一把女聲吸引了伯明回頭一望……「伯明哥哥，做得很好！今次辛苦你了。」一名葡萄牙籍少女在人群中步出，以流利的中文和伯明道，少女的外表約十九歲，留有一頭黑棕色的長捲髮，標緻的南歐女子面孔和高大的身材令她看上去有著一份難以言喻的英氣。「這東西放那裡已沒有用了，把它送給你吧……」伯明在牛仔褲的後袋中取出一件泛著金光的東西拋向少女，這件東西正是之前他們放回在地下聖保祿小教堂的「鑲藍寶黃金聖體受難十字」，少女以極快的手法穩當地接過聖體十字後嫣然一笑，也走近與伯明並肩倚著石圍欄道「伯明哥哥，這次任務好玩嗎？」「好玩？沒有你一起參與一點也不好玩……」伯明帶點不滿道。「哈哈……如果我也參與，或許你們就不用這麼狼狽了……怎樣也好，這次真的辛苦你們了。但真的想不到，不死者的真相原來就是那麼一回事，這詛咒實在太狠毒了！還有……Fatima那邊來了命令，你們手上那些所有關於地底「卡巴拉生命樹」系統的資

料，全數銷毀！」少女一邊把玩著手上的聖體十字，一邊很認真的向伯明道。

「鈴鐺~~鈴鐺~~！」此時，主教山小教堂的鐘聲響起，同時有兩名年紀約六十多歲的修女正由小教堂內步出向著少女喊道……「安娜修女，是時候做彌撒了！那些人都在等你呢……」原來這兩名修女是出來叫少女回去的。「好了……安娜·花地瑪修女，你好快些回去了，否則那些老太婆們又要向你發牢騷了……」伯明伸了一個懶腰，向著安娜修女道。安娜望著兩位老修女，向她們做了一個知道的手勢後，沒好氣的輕歎了一聲，就準備回教堂了。伯明看著她的表情就覺得好笑……在進入教堂之前，安娜·花地瑪轉了一個身，飄逸的捲髮被陽光映照成金黃色十分美麗，她回頭做了一個鬼臉並向伯明揮手說再見，伯明也回了她一個鬼臉……在目送著她進入教堂後，伯明坐了在主教山教堂望海聖母像側的石椅上，他望了一下莊嚴而聖潔的聖母，再遠眺著澳門西灣海岸的美麗景色，伯明之後閉著眼，感受著冬日陽光的溫暖。在這一刻，又會有誰想得到，在表面陽光燦爛的澳門之內，究竟還隱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秘密？究竟還有多少躲藏在黑暗中的「東西」正在恃機蠢蠢欲動？而有能力知道，和應付這些事件的人，或許就只有他們---

Fatima

咖啡的等待

五月晨逝

一

「咖啡和牛奶一比一是拿鐵咖啡的黃金比例，這樣的咖啡最好喝。」

這是第一次見到你時，你跟我說的。現在每次經過咖啡店，看到那香濃拿鐵咖啡的廣告宣傳牌，我都會想起這句話，以及想起你。

牛奶女孩，你是否仍然喜歡我這樣稱呼你呢？你離開已經三年了，我用盡各種方法找尋過你，卻全無所獲，而三年的空隙卻仍不足以將你從我的記憶中抹去。

我們的故事，是從四年前在紫影咖啡店開始的。

四年前，我是個剛從大學畢業的社會菜鳥。雖然是菜鳥，但我卻很早就懂得了一條社會生存的真理：人總是要向現實低頭。在這個物價飛速上漲、樓價高得離譜、工資卻維持著緩慢上升速度的社會，所有任性耍帥自以為很高尚的夢想，都比不上肚子一聲咕嚕。

所以我離開學校後的第一件事便是翻看大量報紙的求職版，以及登陸各大公司網站登記履歷。但當我一間一間寄去簡歷，一間一間去面試之後，我才發現讀那麼多書其實也沒什麼用，名牌大學的畢業證書也沒有比別人的重多少，人家看重的是經驗和背景關係。

「先生，如果有其他通知，我們人事部會再聯絡你。」

每一間公司面試之後，總會丟下這麼一句話給我，但一直沒有人再聯絡我。

雖然初始的鬥志昂揚經過一次又一次消沉的等待或回絕後，意志已被慢慢地消磨掉，但我相信這只是個必經的過程。

這天，我起了個大早，因為要去一間公司面試。看著窗外陽光普照，萬里無雲，有好天氣的陪伴下，我有預感，今天會有好事發生。

到達公司時，比預約時間早了十五分鐘，完美的到達時間。我在公司門口旁停好電單車後，徑直走到公司前臺。接待的小姐奇跡似的漂亮，她的聲音很好聽，語調很溫柔，長髮細眉大眼睛，而且服務態度還很好，果然是個好的開始。但我沒有時間跟她哈拉，我還有重要的事。

待我說明來意後，她很有禮貌地說：「先生，請往右直走，搭乘電梯到二十樓人事部。」

順利地面完試後，乘電梯下到底層時，我特地走過去跟那位長得很漂亮的前臺小姐說聲謝謝，她對我笑了笑，我把它當作是完美的結束。雖然還是收到再聯絡的答復，但今天的一切在我覺得似乎特別的美好。

走出公司大門，我懷著愉悅的心情慢慢地走向我的電單車。就在這時，今天看似美好的一切瞬間破滅了，人品守恆定律果真是存在的。

我眼前的電單車上貼著一張違規停車的罰單！剛才只想著面試的事情，竟然沒注意這裡是不能停車的。正當我想開始罵髒話時，手機響了起來，是沃特打來的。

「喂，有事快說，有屁快放！」我不耐煩地接起電話。

「哇，你剛吃了炸藥啊？」

「在吃之前我會先把你炸了！」

「呵呵，怎麼啦？」

「剛才不小心違規停車了。」

「被開罰單了？」

「是啊，找我什麼事？」

「沒什麼，那你在哪裡？」

我看了看周圍，「在紫影咖啡店附近。」

「那好，看你那麼倒楣，我請你喝咖啡，你先去紫影等我，我一會兒到。」

掛上電話，我抬頭看看天空，陽光為什麼沒有消失，為什麼依舊萬里無雲？電影裏的場景在這個時候不是應該馬上飛來幾多烏雲，響幾聲響雷之後就開始下雨的嗎？電影果然都是糊弄人的。

我坐在紫影咖啡店的吧臺上，鬱悶地玩著手機，心裏還在想著罰單的事。

「自己一個人來？」這時老闆走過來，端了一杯曼特寧咖啡給我。

因為我和沃特經常來這裡喝咖啡，所以和老闆都認識，他知道我只喝曼特寧，而沃特喜歡那酸酸的哥倫比亞。

「沃特等一下過來。」我抬起頭說道，端起

咖啡喝了一小口。

「咖啡有什麼問題嗎？你的臉色不太好看哦。」老闆看著我說。

我突然意識到我好像一直擺著張臭臉，頓覺有點失禮。

正當我準備要解釋時，右手邊的一個女孩說話了，也是在這時我才注意到從剛才我進來時她就一直坐在那裡。這是個頗為清麗的女孩，淡施脂粉的五官綻放出一種青春的活力，眉宇間有一股嬌柔之色，年紀應該與我相仿。

「老闆，我認為不是咖啡有問題，而是他今天不適合黑咖啡。」說完，她看了我一眼，似乎想從我的表情確認什麼。

「哦？怎麼說？」老闆饒有興致地問道。

我也看向她，想聽聽她接下來有什麼高論。

「好，那我就直說嘍，從他的表情很明顯地看出他剛遇到衰事，而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喝黑咖啡，應該只會讓他的心情更加灰暗。」

「小姐，想不到你還會看面相啊。」我的語氣有點不屑。

「這不需要懂得看面相，這只要用一點點的觀察力和聯想力。」她微笑地說。

「那請問，什麼飲料適合現在的我呢？」

「老闆，給他一杯拿鐵咖啡吧，咖啡和牛奶的比例要一比一哦。」

「哦？為什麼是拿鐵咖啡，而且還要一比一？」我的語氣從不屑轉為好奇。

「咖啡和牛奶衝撞在一起的香濃在入口瞬間能夠讓你的心情變好，也許還能改變你的運氣。另外，咖啡和牛奶一比一是拿鐵咖啡的黃金比例，這樣的咖啡最好喝。」說話時，她的眼睛好像在發光。

「誰說的？」我有點故意找茬的意思。

「我說的。」她看向我，笑了笑，然後站起身走出咖啡店。

這是我第一次和一個陌生的女孩有這麼持久的談話，也是第一次在紫影咖啡店喝拿鐵咖啡。

而之後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她似乎不僅懂得看面相，而且還能預知未來。

兩天後，我收到那天面試公司人事部的電話，一個星期之後，我便成為了那間公司的員工。

二

開始上班之後，可能是剛入職的關係，工作比較輕鬆，而且公司的上班制度也比較自由。主管說：「只要你們能按時完成份內的工作，我不介意上班時間你們的座位是空的。」所以一有空閒我就跑去紫影喝咖啡，對此紫影的老闆還開玩笑說要我考慮去他店裏做兼職。

我和她的再次見面還是在紫影咖啡店，這一次我一進店門就注意到她。

我有意地坐到她旁邊，她也注意到了我。

「嗨，黑咖啡先生。」她笑著說。

「嗨，為什麼是黑咖啡先生？」我話音剛落，老闆一臉壞笑地端了一杯曼特寧到我面前。

「你看，這名字很適合你。」她指著我的咖啡說。

「那我是不是該叫你拿鐵小姐？」

「不，我不只喜歡拿鐵咖啡，加了牛奶的咖啡我都喜歡。」

「那叫牛奶咖啡小姐，還是……牛奶小姐？」

「嗯……好像牛奶小姐好聽點。」她認真地思考後說道。

老實說，那表情好像挺可愛的。

「牛奶小姐，現在是陽光明媚的下午三點半，你怎麼有空坐在這裡喝咖啡？」

「我喝咖啡看的是心情，跟時間和有沒有空沒有關係。」

「所以你現在的心情是？」

「還不錯。」

「因為拿鐵咖啡？」我指著她的咖啡說。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拿鐵咖啡一定是要咖啡和牛奶一比一的比例嗎？」我問道，同時也看向老闆。

老闆一邊煮著咖啡，但笑而不語。

「你真的想知道？」她問。

「嗯。」

「其實這不是一定的。」她喝了一口咖啡，繼續說道：「在世界各地拿鐵咖啡的做法都不完全一樣，甚至同個城市兩家不同的咖啡店做出來的都不一樣，這視乎咖啡店老闆的喜好或者客人的要求。」

「所以你上次說的一比一的比例，是瞎掰的？」

「當然不是，你不覺得一比一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比例嗎？」

一比一？世界上最完美的比例？

我聽過1：0.618的黃金比例，那是最能引起人的美感的黃金分割。但對於一比一是最完美的比例，我從沒聽過，也不太明白是什麼意思。

「你覺得我應該繼續相信你的話嗎？」我半開玩笑地說。

「你當然可以不信，不過總有一天你會認同的。」她很有自信地說。

我微微一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那換我問你，現在是陽光明媚的下午三點半，你怎麼有空坐在這裡喝咖啡？」

「我喝咖啡看的可不只是心情。」

「那還有什麼？」

「時間啊，下午三點半本來就是該來杯咖啡補充活力的時間，沒錯吧？」

「現在可是上班時間哦。」

「呵呵，托你的福，上次那杯拿鐵咖啡好像真的改變了我的運氣，我現在在這附近上班。公司剛好沒事，所以過來這裡偷閒。」

「是嗎？那你該報答我嘍。」

「老闆，請再給這位小姐一杯拿鐵咖啡，我請。」我對著老闆說。

「今天就算了，改天吧，因為我該走了。」她看看手錶，緩緩地站起身。

「所以你也在附近上班？」我指著她的制服問。

「是啊，再見！」

「再見！」

「記得你還欠我一杯拿鐵咖啡哦。」快走到門口時，她突然回頭對著我說。

我笑著點點頭，看著她的背影在門口消失，我的心裏漾起幾陣漣漪。

之後，我有好一陣子沒再見到她。雖然工作慢慢地變忙起來，但我還是會抽時間去紫影喝杯咖啡。有時外出工作回公司，我都會刻意經過咖啡店，總是可以看到一些熟面孔，還有老闆一個人在吧臺忙著，但就是沒有見到她。

這是想念嗎？我對於自己這樣的行為感到不解，我和她只不過見過兩次面，連她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卻為什麼會期待和她再見面呢？難道只是因為我還欠她一杯拿鐵咖啡？這個答案似乎

只答對一半，而另一半答案被我隱藏在心底，深得連我都没察覺。

之後有一天中午，我吃完午飯步出公司大樓到紫影喝咖啡時，在咖啡店門口遇見她。眼神交會的那一剎那，我有些驚訝，反倒是她先笑著開口說：「嗨，黑咖啡先生，又見面了。」

「嗨，牛奶小姐，好久不見。」

「有很久嗎？」

「是啊，你好像消失了一陣子。」我說。

「哦？那你在找我？」

「我在想那杯拿鐵咖啡什麼時候兌現，我不喜歡欠別人的感覺。」

「是嗎？前陣子我放年假，出去旅遊了。」

「好玩嗎？」

「還不錯，所以我們打算就這樣站在店門口交談嗎，老闆會不高興哦。」

「當然不是，呵呵，你也是來喝咖啡的嗎？」

「不然呢，來咖啡店不喝咖啡那要做什麼？」

「哦。」我點點頭，自知自己問了一句廢話。

坐在吧臺上，照慣例我點了曼特寧，而她還是拿鐵咖啡。

「你為什麼喜歡黑咖啡，又黑又苦的，有什麼好？」她看著我的黑咖啡好奇地問。

「其實我不是很瞭解咖啡，只是喜歡黑咖啡本身的味道，我會覺得加了糖和牛奶的咖啡好像就變成了一種帶著咖啡味和奶味的水。」見她沒有說話，我又繼續說：「黑咖啡不加任何東西就應該很好喝了，老闆你說是吧？」

「是這樣沒錯，不過每個人的口味喜好都不同。」

只見老闆剛說完，她便伸手拿起我的咖啡杯，啜了一小口。

「哇，好苦哦！」她皺著眉頭說。

看到她的表情，我和老闆都被逗笑了。

「那你為什麼對加了牛奶的咖啡情有獨鍾？」我邊笑邊問。

「嗯……這樣說吧，你不覺得咖啡和牛奶的相遇，就像註定的緣分一樣，咖啡少了牛奶，就少了一道香味，牛奶少了咖啡，就只是牛奶。」她喝了一口水漱洗黑咖啡的苦味，慢慢說道。

她說得很生動，但在那一瞬間，我卻有點模糊。

不就是一杯加了牛奶的咖啡嗎？怎麼被她說得好像瞬間有了生命力，難道她是做銷售的？當然這只是心裏的玩笑話，我不會說出口。

而且，我覺得咖啡就是一杯由咖啡豆經過研磨成粉，再通過水的浸泡而成的飲品，它本身就是一種美味，就如同我們不會因為紅茶沒有加奶就不喜歡一樣，咖啡應該也可以就只是咖啡吧。

三

之後，我們在咖啡廳見面次數增多了，並且每次見面都會坐在一起隨便聊幾句，不過大多只是閒聊，開始時對話內容都沒什麼重點。

比如工作忙嗎？比如最近天氣好像特別熱？比如為什麼澳門會這麼擁擠，本地人已經過多了還要加上那麼多旅客？問這樣的問題其實沒什麼意義，因為工作忙不忙我都不能幫你做，天氣特別熱不是我能控制的，至於怎麼解決澳門的擁擠，那有關多個組織多重利益的問題，不是我這種上班族能說了算的。但這樣的問題卻是能夠讓每個人都發表意見，至少能附和幾句牢騷，或者罵幾句髒話發洩下。

當然這樣的話題肯定不會持續太久。於是我們都漸漸地把各自的觸角延伸到更貼近對方的內容上，企圖挖出更多對方的內在和更深入地瞭解對方，並樂此不疲。比如平時的生活習慣，工作之餘的興趣愛好，喜歡的書籍電影音樂等等。

慢慢地，我們會相約一起吃飯逛街或看電影，所有情侶在變成情侶之前的約會我們一樣也沒少。兩個人在一起的感覺，就像植物有了陽光，有了空氣，有了水分，就很自然的滋長一樣。我們的相處，或者說發展過程，自然得讓我有點吃驚。

比如通常第一次和喜歡的女孩相約吃飯時，都會食不知味。因為為了給對方留下好印象，得隨時留意自己的儀容，吃相，談吐，並時刻保持微笑以免破壞整個氛圍。所以整頓飯吃起來會很彆扭，更甚者約會完後還要回家吃方便麵。

但跟她一起吃飯時，我不會覺得彆扭，儘管我已經有段時間沒單獨和女孩子吃飯。我不必裝紳士，就像平常吃飯時的樣子。她也很自然隨和，沒有額外的矜持客套。於是跟她一起吃飯變成了一件簡單而快樂的事情，當然，這樣的快樂也同理延續到了逛街和看電影。

這所有的過程看似都很美好，美好得連紫影

咖啡店的老闆都以為我們已經在交往了。只是我們始終沒有向對方告白，所以在這之前，我心裏一直都堅持地認為我們只是默契不錯的朋友。或許這只是死鴨子嘴硬，也或許我們之間還存在著一層隔膜。

但沒過多久，我們還是衝破了這一層隔膜。

那天下班後，我們在紫影待到老闆要打烊了才離開。見時間有點晚了，我提議送她回家，她也沒有異議。

一路上我們都如往常一樣閒聊，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於是問她：「為什麼會覺得咖啡和牛奶的相遇，是註定的緣分？」

她給了一個讓我連做夢都不會夢到的答案。

她回答我說：「如果咖啡是你，牛奶是我，一個我加一個你，一定會是杯最好喝的咖啡。」

我曾經幻想過美女向我告白，但沒想過會在現實中發生。那瞬間我清楚地感覺到周圍每一個空氣分子的變化，我幾乎可以聽見彼此的氣息，我注視著她那雙看著我的正在閃動的眼睛。

我輕輕走近她，當我慢慢低下頭時，她閉上了眼睛，於是我吻了她。

我們就這樣交往了。

我們的發展過程異常地迅速卻快得也似乎合情合理。我們有許多共同的話題，我們互相尊重並理解對方，我們都一致地認為兩個人在一起，開心是最重要的。

但我的內心卻是不踏實的，我一直在問我自己：我和她之間的那一層隔膜真的衝破了嗎？為什麼我會認為我們好像只是繞過而已？

「你真的喜歡我嗎？」

這個問題非常有力道，它沉重地撞擊著我的心底深處。我把二十多年來所有對感情觀的認知和經驗都拿出來分析一遍，如果我想和她一起，如果我想親吻她，是不是代表我喜歡她？還是我只是個膚淺的王八蛋？

每個男人在找到女朋友之前，潛意識裏都會有個理想女朋友的標準，我也不例外。其實牛奶女孩已經超過了我的標準，她很有氣質，通情達理，而且會替別人想。但我對她卻一直有所保留。

「沒關係，我會給你時間，就如同我給自己很多時間去想是不是真的喜歡你一樣。」

在我不知如何回答時，這是她給我的寬容。

在遇見牛奶女孩之前，我總是自己流連在愛

情片的電影院，一個人逛街吃飯，獨自在圖書館閑晃，然後回到家對著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一部電腦。

以上所說的都是我習慣一個人生活的證明。當然，有時我也會渴望有另一個人來分享我的生活，但是我不知道當這個人真的出現時，我該如何讓她完全進入我的生活？

我理想中的愛情是，兩個人互相喜歡，彼此的心靈交流是一種無法言喻的興奮，是一種難以名狀的美麗，這就是默契吧，不需要太多的互動或解釋。

我在學生時代談過一次戀愛，但維持的時間不長。分手前，那個女孩跟我說：「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我覺得你經常習慣性地忽略我，或者是因為你從來沒在乎過別人吧。」

那時我不以為意，覺得學生時代的戀愛只不過比玩家家酒再進階一點，不喜歡就不要一起玩，沒什麼大不了的。

後來我很認真地問過沃特這個問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覺得你不是個會想結婚的人。」沃特想了幾分鐘之後說。

「為什麼？」我不懂。

「我並不是說你像那種花花公子，永遠玩不夠，所以不想結婚。而是……你的生活與外界好像已經建立了一道牆，那道牆上只有一扇小小的門，沒有你的允許，別人進不來，而你似乎也不太想讓別人進來。」

「怎麼說得好像自閉一樣。」

「你別忘了，我也是花很多時間才進入那扇門的。」

我仔細思考過沃特的話，似乎真的是這樣。他果然是最瞭解我的朋友，總是能明確道出我自己都沒發現的那一面。

原來，我和牛奶女孩中間的那一層隔膜一直都沒衝破，只是我領悟得太晚。

我和她一直維持著這種貌似情侶的關係。我們會牽著手去逛街，散步，看電影。每次一起出去，她都緊緊地跟在我旁邊，像一個安靜的女朋友。她知道她還沒走進我的心，但除了等待她從沒要求過什麼，或許就因為她是如此沉默，所以我從不曾認真聆聽過她心裏的聲音。

「我覺得我們之間好像有什麼阻擋著。」她曾這麼問我。

「嗯……」我不知如何回答。

「我相信你對我是喜歡的，跟我在一起的開心都是真的，但我覺得仍缺點什麼。」她說。

「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這該問你。」

聽到這裏，我沉默了。

「我很喜歡你，我說過會給你時間，所以我不會逼你。」

「我……」我欲言又止，但其實我依然不知該說什麼。

但在幾個月後，她終於放棄了。我想愛情給了她太沉重的壓力，而我卻讓她徹底地失望了。所以她只留給我一封Email就離開了，裏面寫著：

「在愛情世界裏，我從來不是個貪心的人。我相信註定，就像我認為咖啡和牛奶的相遇，是註定的緣分，所以當某個地方有我的位置，那裏就理所當然屬於我。」

我一直相信你也是愛我的。既然你說你是一杯咖啡，咖啡加了牛奶不才是最美的絕配嗎？那麼為什麼不容許我當你的牛奶呢？

或許，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咖啡可以只是咖啡，牛奶也可以只是牛奶。所以你是杯不適合也不需要牛奶的咖啡，我想大概只有咖啡會瞭解你吧。

我已沒有力氣，也不想再堅守一杯冷掉的黑咖啡。當我們距離真正的戀人只有一步之遙，卻一直無法跨越時，我選擇了離開。」

四

牛奶女孩離開後，我假裝著每天在別人面前過得很輕鬆，好像她的離開對我並沒有多大影響，但其實只有我自己知道，我過得很沉重。

她的離開讓我徹底想明白很多事，也可以說是我對自己的另一種領悟。

之所以會說是「另」一種領悟，是因為牛奶女孩的離開讓之後發生的一些事成為我思考的細節，而思考之後得到的與原本並不完全相同的解答讓我有了所謂的另一種領悟。

我經常把自己放進回憶裏，就像重新把過去再活一次。遺憾的是，回憶裏只剩下我，而她已經不在了。其實我心底也一直渴望著愛與被愛。

我不是接受不了牛奶咖啡，而是我已經喝慣了黑咖啡，要更換至少要我慢慢接受牛奶和咖啡融合的味道，然後試著去喜歡，嘗出它的美味。

我不是沉溺於獨自一個人的生活，而是我已經習慣了一個人，我習慣地覺得我自己一個人的生活沒有問題。所以當有另一個人想要進入我的生活，我需要心理準備，需要時間和空間漸漸適應，需要打開心房去發現它的美好。

我不是吝嗇對別人付出，而是一直以來我都只會為自己想要的去爭取，去努力。從來沒有人要求過我對她付出，包括我的父母。而我不知道原來兩個人在一起，彼此的關心和在在乎很重要。

雖然咖啡可以只是咖啡，牛奶也可以只是牛奶，但當它們碰撞在一起時，會激發出前所未有的好味道。現在我終於認同了。我知道我真的很喜歡牛奶女孩，我也相信一個我加一個她，會是一杯最好喝的咖啡。

只是讓我明白這一切的代價，是她的離開，而我什麼也來不及做。

有一次，我在整理堆在書桌抽屜裏的一疊照片，有一些是我和牛奶女孩一起出去玩時拍的合照，她堅持要洗出來。我一張一張翻著看，發現有些照片底下有她的筆跡。

其中有一張照片是在紫影咖啡店拍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戴眼鏡的樣子，像個學生。她堅持要和我各端一杯拿鐵咖啡拍照，還要對著鏡頭豎起大拇指。她在照片的下方寫了一行字：咖啡和牛奶果然是最完美的搭配！

另一張照片是在海邊散步時拍的。她說她很喜歡散步，自己一個人散步的時候會讓她想明白一些事情，包括是否喜歡我。而當和我一起散步時，兩個人用相同的速度前進，因為頻率的接近，兩個人的距離也會被拉近一些，或許她就會明白我心裏想的是什麼。那張照片底下的附注是：如果可以，我想要一輩子牽著你的手，一起散步。

最後一張照片是她請遊客為我們拍的背影合照。那是在龍環葡韻，黃昏時分，我和她坐在公園椅子上，夕陽的餘輝斜照在我們身上，而照片中的兩個背影好像就要這樣永遠地相互依偎下去。照片底下寫著一句話：這就是我跟你說的，世界上最美好的比例，完美的一比一！

終於，我的眼淚無聲地掉了下來。我感覺自己身在無盡的悲傷裏，而那悲傷在很深很深的谷底。

原來，完美的一比一，我曾經如此地接近過。

三年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

時光的流逝就像是在搭火車，當你只是靜靜地看著前方，窗外的風景不停地後退，不知不覺地，幾年的時間就在你身後了，而你似乎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我還是過著一個人的生活，一個人逛街吃飯看電影，也一個人去紫影喝咖啡。

牛奶女孩似乎從這座城市消失了一樣，連咖啡店老闆都說沒再見過她。或許她離開了這裏的生活和工作，到另一個地方重新開始她的人生；或許她仍在這裏，只是沒再出現在我面前。

不知道為什麼，最近牛奶咖啡在這座城市的咖啡店裏瘋狂熱銷。尤其在學生群中，卡布奇諾，拿鐵咖啡，摩卡咖啡儼然成了咖啡店最受歡迎咖啡飲料的前三名。我想，估計也只有像我這樣的老咖啡迷才會喜歡喝那又黑又苦的黑咖啡吧。

紫影咖啡店的老闆順應市場的需求，精心研發了幾種不同口味的牛奶咖啡，有加果醬的，有加堅果的，甚至有一款加了威士忌調製。他經常叫我去咖啡店幫他試喝新研發的咖啡，有免費的咖啡喝，我當然很樂意。

現在我已經不再排斥牛奶咖啡了，甚至還有點喜歡摩卡咖啡裏那與咖啡和牛奶融合之後甜甜的巧克力香。

這天，我一樣在咖啡店幫老闆試喝新咖啡。門口走進來一對年輕男女，他們在靠窗戶的座位坐下。看到老闆在廚房忙，於是我拿著餐牌去幫他們點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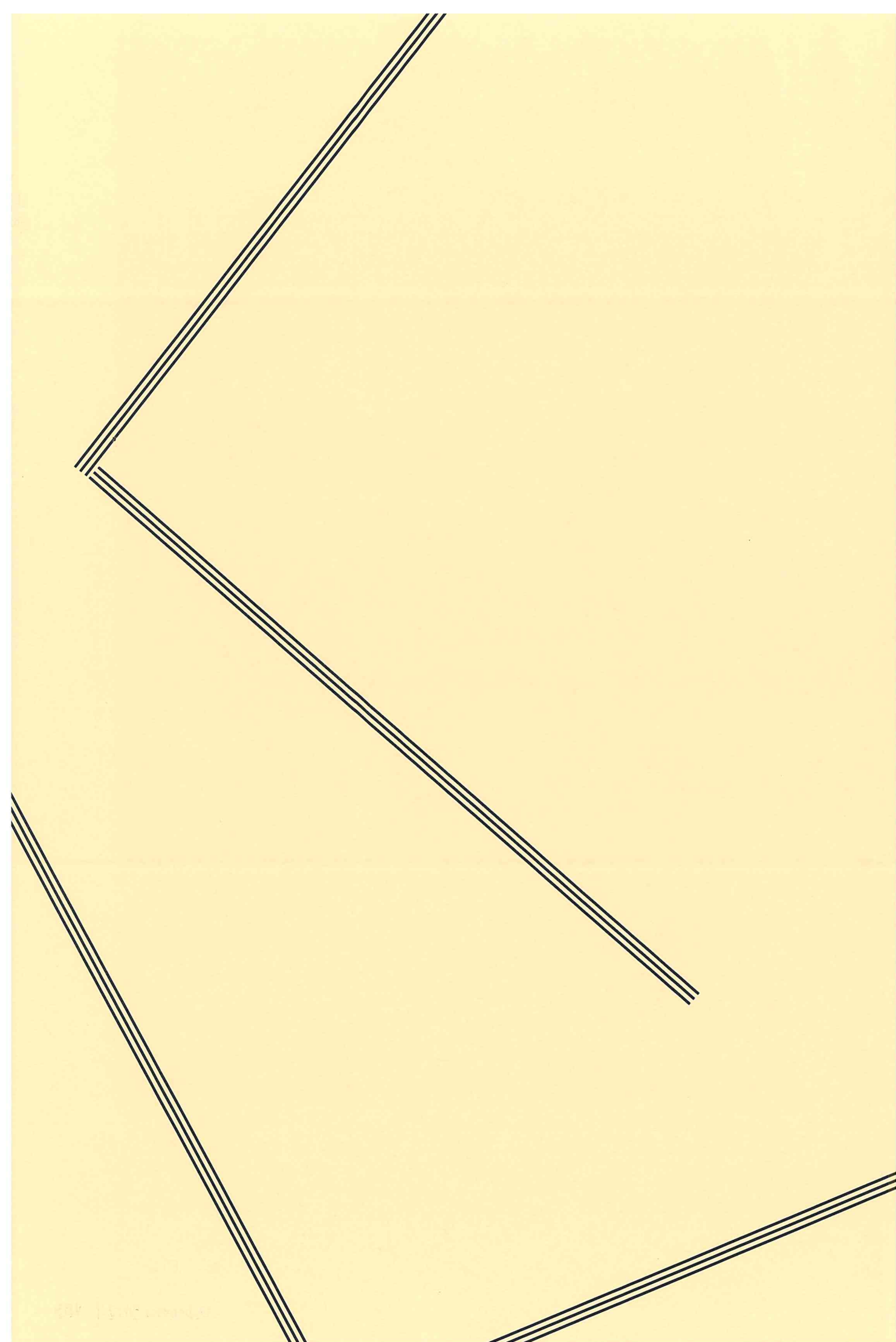
「先生，你不像咖啡店的員工哦？」女孩看著我問。

「你說得沒錯，我是老闆的朋友，老闆在忙，你們需要什麼可以跟我說。」

「我想要一杯最好喝的拿鐵咖啡。」女孩說完，回頭調皮地看著坐在她對面的男孩問：「你知道牛奶和咖啡怎樣的比例才是最好喝的拿鐵咖啡嗎？」

男孩聽完一臉的迷茫，看著女孩，最後看向我，像在向我求助。

這時，吧臺那邊傳來一陣聲音：「牛奶和咖啡一比一是拿鐵咖啡最完美的比例！」



評論

十年劇壇幾番新 -- 兼論澳門劇本創作(2000~2010) — 《新世紀澳門戲劇作品選》序

穆欣欣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澳門這座城市的品格，我們會選擇「從容」。

開埠四百多年，澳門沒有發生過驚天動地的事件，歷盡風雨洗禮的大三巴默然佇立，仿佛從來與天地同存。

同樣，說起澳門戲劇的歷史，既沒有驚動四野的大事，也沒有出現過震驚四座的大劇作家，甚至囿於歷史狀況和現實環境制約，在她的發展歷程中，幾乎不曾發生過慷慨悲壯的故事。

然而，澳門戲劇卻有著一段不短的歷史，在這段歷史中，帶有澳門烙印的「從容」步伐，依然可見。澳門戲劇始終體現著和祖國命運息息相關的血脈之情，同時，澳門又是中國最早接觸到西方戲劇的一片土壤。早在1596年《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中就記載了當年在「大三巴」前「校園戲劇」的演出盛況^①（李向玉：《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澳門日報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頁）有誰能想到，澳門與戲劇的緣分，竟然是從400多年前的「大三巴」這裡啟航。也許正是因為澳門戲劇體內得天獨厚地流動著西方戲劇的血液，才形成了後來澳門戲劇兼具西方戲劇思潮和中國戲劇的現實主義傳統的風格。

自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簽署至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澳門從進入政治過渡時期到後回歸期，澳門戲劇經歷了第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它主要體現在戲劇作品的多元化風格、戲劇團體數量的驟增、與澳門地區以外的戲劇交流的增多、形成戲劇研究隊伍的雛形等等。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的澳門戲劇以其獨特的視角及表現形式，反映著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風雨歷程以及人們的所思所想所感。因為澳門「回歸」的臨近，有關澳門的「身份」話題日益凸顯，因而，「尋找身份」，也是這一時期澳門戲劇最明顯的主題。隨著新世紀的到來，澳門戲劇創作沿著多元化風格繼續前行，迎來了又一個跨越式的發展階段：戲劇團體、演出數量乃至跨文化演出以及戲劇專材增多是這一時期的顯著變化，當中包括新生劇團的湧現並朝著職業劇團方向發展。除卻曉角話劇研進社、澳門戲劇社、澳門藝穗會、石頭公社這些回歸前已經存在並且頗為活躍、屬於澳門劇壇中流砥柱的戲劇/藝術團體之外，新生劇團計有戲劇農莊、足跡、小山藝術會、天邊外（澳門）

劇場、澳門青年劇團等。

回歸十年，澳門社會的發展也是跨越式的，其速度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隨之而來的是澳門往日的寧謐和溫情逐漸被打破。文學創作，包括戲劇創作，總是關注現實，直面人生。一個時期的戲劇創作狀況是這個時期的社會發展的折射。而這一時期，澳門人的戲劇作品也出現了從回歸前尋找「澳門身份」到回歸後尋找「澳門失落的記憶」的變化。本書收入的王智豪《江記士多》、陳柏添《那時·花開》就屬於這一類「尋找」的題材。

《江記士多》講述的是一間開了三十多年專做街坊生意的小雜貨店「江記士多」（粵語「士多」取英文「store」之諧音，意為雜貨店），在一些外來的連鎖便利店進駐澳門後，日漸衰落的故事。這確實是澳門近年發展歷程中的一個寫照，局部反應了澳門城市變化中的表象。寸土寸金之地，租金上漲、地價翻倍，經營理念無法和國際潮流接軌，很多「老字號」的經營空間被逐漸侵蝕，難以維生。江記士多的老闆在面臨以高價賣鋪賺上一筆，還是固守一小片店面維持街坊街裡昔日溫情之間徘徊不定。劇作者王智豪藉故事直抒胸臆，字裡行間流露的是對澳門街「人情味」的留戀。王智豪活躍於澳門劇壇多年，創作過多部劇作，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他曾寫過以新聞傳播工作者為題材的劇本《壹線傳真》並被搬上舞臺，作品穿插著當年澳門的熱點新聞事件。澳門人以及澳門事，一直都是澳門劇作者包括王智豪在內關注的「風景」。

陳柏添的《那時花開》看似是一首面對社會巨變下追尋美好家園的散文詩。淡化故事情節的特點，比之《江記士多》更甚。這是澳門戲劇創作的一個總體特點，在題材的選擇上總是以生活中的人和事為主，不以曲折的情節取勝，也沒有驚天地泣鬼神的事件描繪，也因此使得澳門劇作具有廣泛的現實意義和非商業戲劇的質樸清新的風格。平平無奇的情節，卻在最後結尾處爆發出強烈的戲劇衝突——劇中人，實，面對生命的即將消逝。家園也好，失落的記憶也好，其實是暗喻生命的可貴和美好。「尋找」是當代戲劇的一個主要命題，此劇亦是近年澳門劇作中以「尋找澳門失落一角」表述得較為完整和具有戲劇性的代

表作品。陳柏添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接觸話劇，是編導演、幕後、戲劇行政等多面手。曾負笈英國及中國廈門大學攻讀戲劇，屬於較早回流澳門的戲劇專才，任職澳門演藝學院至今。

澳門的戲劇創作中，關注歷史題材的作品數量不多，1996年曾經在劇本創作比賽中脫穎而出的歷史題材作品，如寫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和澳門的《斷雲依水》，因種種原因，一直沒有被搬上舞臺，成了真正的案頭之作。也許歷史劇在處理歷史真實和藝術處理之間難以拿捏準確到位，是使澳門創作人卻步的原因之一。即使觸及歷史題材，亦巧妙地避重就輕，以另類方式展現，以古諷今兼作今昔對比。劇作選中由莫兆忠創作的《望廈1849》即屬於這一類。

龍田村，曾經是澳門望廈的一個村落，今日已消逝得無影無蹤。且看昔日龍田是怎樣的一番風景：「你曾經是古老的農村，裡面住了幾百戶人，有田地和山墳，還有一個龍田舞臺，對嗎？那時人們很喜歡看大戲，想想那時的環境還真不錯，不像現在的澳門那樣，連看看天空也不行，處處高樓大廈……」當時的總督阿馬留改革澳城，他打算在城門與關閘之間的農村地區開闢一條馬路，並且命令農民遷走這一帶的墳墓。「毀城牆、闢馬道，從水坑尾城門，直達關閘，並於蓮峰廟側的大石上刻上徽號，所經之處，毀墳眾多。」亞米沈，原名志亮，祖籍福建，龍田村民。「生而倜儻，慷慨尚義。」1847年，阿馬留開馳道於東望洋山下，毀阿米祖墓六座。激憤之下，沈米連同七八名村民於蓮峰廟前刺殺阿馬留。這是一段歷史真實，也是我們認為它是澳門最具故事性的一段歷史。「刺殺」這一動作，本身就充滿了戲劇衝突。《望廈1849》以這一段歷史背景為故事藍本，作者莫兆忠將之處理成一個「既虛且實的歷史劇場」，以虛構的《咖喱骨遊記》帶領人們遊覽除了馬路就是景點再就是博物館的矮人國，此時的矮人國正在高空興建連接所有景點的路軌，同時也要遮蔽矮人國的「第三世界」景觀，這就波及了處於被遮蔽的望廈村以北、蓮峰山腳的「阿米沈義士博物館」，從而帶出此段歷史。顯而易見，劇中的矮人國直指澳門，而澳門在建輕軌也是事實。一個以旅遊聞名的城市，澳門的景點和博物館之密集程度到了令人歎為觀止的程度。而沈米刺殺阿馬留，卻逐漸成了一段被人遺忘的歷史，和已經淹沒的龍田村一樣，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

《望廈1849》以說書劇場的形式，巧妙地設置了多種戲中戲的場景，既有《咖喱骨遊記》

中記載他三次參觀「阿米沈義士博物館」時欣賞到不同版本的「歷史劇場」《暗殺阿馬留》，又有一群澳門人在輕軌月臺上等車，因為要打發無聊的時光，以戲劇的方式將《咖喱骨遊記》最具「戲劇性」的一節「歷史劇場」《暗殺阿馬留》演繹出來，間中穿插澳門年輕一代寫的「龍田情書」。無論是說書劇場，還是戲中戲，處處表露無遺的「間離效果」，意欲在歷史和現代之間建立起模糊的時空感。劇作者仿佛在提示受眾，這不是一出歷史劇；劇作者更此地無銀式地聲明：「與澳門此地無關，更與回歸無關，當然也與十周年無關。」然而，作為受眾，我們還是輕而易舉地讀出了劇作者的心中塊壘——以歷史為橋樑，「反思」當下發展中的澳門，以及澳門人對待歷史的態度。

周樹利的《往事只能回味》是這部劇作選唯一一部寫於澳門回歸之前的作品，屬於「特邀作品」。原因是，這是一部反映回歸前澳門一個特殊族群——土生葡人心態的作品，亦是澳門回歸前「尋找身份」的甚具有代表性及社會價值的劇作。和本書收入的其他反映回歸後澳門社會變化的作品對比來讀，無疑是一次有趣的閱讀。該作品寫土生老太太瑪莉亞，在即將回歸之際，要做出是否離開澳門去葡國定居的決定。此時一個已移民外國、在澳門出生的畫家邵先生出現了，要求瑪莉亞給他當模特兒完成一幅素描作品。在邵先生替瑪莉亞畫像的過程中，兩人展開了一段有關澳門景物變遷的對話。不辭而別的邵先生，給瑪莉亞留了一封信。曾經，在葡人與華人之間的矛盾最激烈的時候，邵先生和瑪莉亞有過一段互相幫助、照顧的緣分。邵先生在信中鼓勵瑪莉亞留在澳門生活：「只要人人都能和睦共處，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快快活活地生活的。中國人向來都有寬大的量度，絕不會秋後算帳，這一點，相信你是深信不疑的。」周樹利是澳門坊眾戲劇的開拓人，數十年如一日，堅持戲劇普及的工作，在學生戲劇和老人戲劇上建樹良多，為澳門的戲劇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其創作以短劇、小品的形式為多，單線敘述，又囿於澳門演出場地的匱乏，「客廳」、「病房」是常見的戲劇場景。《往事只能回味》的場景依然沒有走出「客廳」，情節是以邵先生在瑪莉亞畫像的過程中兩人的對話展開、推進的，雖然缺乏戲劇「動作」，卻是情理兼備的同時，更偏於感性一面的作品。淡淡的詩意，可堪回味，也是周樹利自言比較滿意的一部作品。

戲劇專才的湧現，是過去十年澳門劇壇的一

個顯著變化。譚智泉於2009年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導演系，是新一代的澳門戲劇專才，曾為「天邊外」劇社執導前蘇聯女作家柳德米拉·拉蘇莫夫斯卡雅的《青春禁忌遊戲》。譚智泉創作的《給未來的情書》以題材、立意新穎、輕巧見長，在時空穿越中講述一個溫情的故事：一家名為「蝸牛慢遞」的店鋪坐落在城的某一角落，為顧客提供最緩慢最悠長的寄信服務。一天，一名旅經此地的男子走進店鋪，寫下一封要在三十年後寄給店鋪女主人公的信，她一開始欣然接受了，此後卻頑強地抗拒……一封傾注著情懷與執著的「給未來的情書」，到底該怎樣寄出去，又該怎樣收回來？顯然，這代表了年輕一代對當下一切以高速便捷為目的的生活的另一種反思，突破了寫身邊人、身邊事或反映澳門社會的現實題材框框，將戲劇創作視為探討人生、書寫「當下」的舞臺。

談澳門戲劇的發展，李宇樑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如果從1975年李宇樑參加組建澳門曉角戲劇研進社算起，至今有三十六年的時間。即使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李宇樑舉家移民加拿大，也從未中斷和澳門戲劇的聯繫，他的創作步伐亦從未停止過。尤其在澳門回歸祖國之後，他更以一年一戲的高產創作量豐富著澳門劇壇：如2000年在華文戲劇節（臺北）演出的《水滸英雄之某甲某乙》、2006年第十七屆澳門藝術節演出的《紅顏未老》、2007年第十八屆澳門藝術節上演的《捕風中年》、2007年戲劇農莊獨立公演的《海角紅樓》、2008年曉角劇社獨立公演的《滅諦》以及2009年澳門青年劇團演出的《天琴傳說》。無論從創作作品的數量還是品質衡量，李宇樑稱得上是一個成熟的劇作家。著名戲劇理論家田本相先生有言：「李宇樑先生的創作水準所達到的高度，已經成為澳門戲劇藝術的發展標杆。即使躋身於全國知名劇作家行列，我相信他也不輸旁人。」（②田本相：《紅顏 滅諦—李宇樑長劇選》跋，《紅顏 滅諦—李宇樑長劇選》，澳門曉角話劇研進社，2009年2月出版，第368頁）

本書收入李宇樑的兩個劇作：《WII》和《滅諦》。這是兩個風格迥然不同的作品，它們甚至有別於李宇樑以往的作品。關注人、寫人的成長，李宇樑此前有劇作《今天我們離家學去》、《倒數十八的男孩》等，《WII》再次將筆觸對準青少年群體。不同的是，《WII》的情節既貼近生活卻又近乎荒誕：少年Y和素未謀面的網友W在網絡上搭檔玩遊戲；兩人雖有年齡差距，亦從未會面，但投契合拍。兩人付出了親情和

時間，換來了虛擬世界的寶物。然而，某個除夕夜，那些經多年交易而來的寶物一下子被駭客盜光了，網友W心灰而欲尋死，少年Y決意追尋和拯救W……《WII》設計了一個虛擬世界和現實人生的角力故事，因此劇作家對於場景的設置、時空的轉換，亦在虛實之間。

縱觀李宇樑的創作歷程，我們發現，李宇樑善於講故事：其早期的戲劇作品多以講故事為中心，在有限的舞臺條件下，採用傳統的戲劇表現手法；善於從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挖掘戲劇性因素。因此，他的作品即使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或者懸念，觀眾也能從豐富獨特的細節中品嘗出「戲味」來，如他的「五部曲」代表作（《亞當&夏娃的意外》、《男兒當自強》、《捕風中年》、《請於訊號後留下口訊》、《二月廿九》）。李宇樑創作的《滅諦》，即延續了其講故事的風格——「嘗試以一百分鐘闡述一刹那的故事」，同時，所講述的「故事」本身又已經超越故事、超越講述；這更是李宇樑在創作上的一次自我超越。

以李宇樑過往創作的五部曲為例，我們可見劇作家對人生的明瞭以及洞燭幽微的關照。因此，李宇樑的劇本，既有動人的情感，又有理性的審視。《滅諦》更是將創作意念昇華至「禪學」的境界。佛家有「苦、集、滅、道」四「聖諦」之說，所謂「滅諦」，是指滅盡三界內之煩惱業因，以及生死果報，以達到涅槃寂滅境界，即為解脫。

《滅諦》的故事荒誕且虛幻，主人公Michelle，自幼家境富裕，受過良好教育，人到中年，事業有成，收入頗豐。然而作為公司高管的她，在即將進行職位交接的前夜，發生了一段離奇詭異之事。Michelle成了車禍肇事者，在「承擔」和「逃脫」兩難下徘徊的過程中，跟一個被禁錮的「我」——即其不願面對的「自我」的對話。李宇樑的作品，以對話刻畫人物性格、推動劇情發展，在其「五部曲」中已有充分的體現。很多對話，既符合人物性格，又能使觀眾從劇作家筆下的妙語連珠中細味餘音繚繞。而《滅諦》，是劇作家超越了表層生活，通過「本我」與「自我」的對話，抽絲剝繭般地展現了人物深藏不露的內心，細緻入微地刻畫人物靈魂、尋找並發現人物內心困惑的一部作品，也是澳門劇本創作中並不多見的作品。

以上是本書對於收入的七個作品的綜述。事實上澳門劇壇十年來劇本創作遠遠不止這個數量。我們分別引用1999年以及2009年兩個間隔十

年的年份的澳門劇場演出統計數字來說明一些情況：

「一九九九年的澳門劇場演出統計，全年由政府或劇團自行製作的演出不過三十三組，一半由政府主辦，三十三組演出裡，有十一組屬於每部不足一小時的短劇匯演及小品戲劇比賽的形式，而且很大部份都屬舊作重演，真正完全由單一劇團演出一部長劇的獨立公演，一年裡只有七個，而且單單曉角和石頭公社就佔了當中的四個。」（③莫兆忠：《走進劇場，尋找澳門》）

「二〇〇九年本地劇場演出接近一百個，其中超過六十個屬澳門原創作品，當中又有一半以上，直接以澳門社會現狀、新聞時事、文化記憶和歷史為題材；可以說，同一年裡這麼大批的，反映劇作者心中的澳門的劇場創作，是澳門劇場史上少見的，更有不少創作被劇人從澳門帶到北京、上海或廣州去演出，向國內的觀眾介紹澳門的劇場，以及劇場裡的澳門。」（④ 2009澳門本地劇場演出的一覽表，《劇場·閱讀》季刊，2010年2月號，p.6-8）

從以上兩段文字及數字可見，僅僅相隔十年，澳門的劇本創作有了一個飛躍式的進展，一改十年前澳門劇壇予人「重舞臺而輕劇本」、「劇本創作遠遠滯後於舞臺演出」的印象。

入選七個劇本的六個劇作者：王智豪、陳柏添、莫兆忠、周樹利、譚智泉、李宇樑，俱為既能寫戲、又能導戲的多面手，除譚智泉是近十年在澳門劇壇嶄露頭角的戲劇專才外，其餘都為回歸前就活躍在劇壇的戲劇人。因此，他們創作的劇本，既重文學性、又重舞臺性。讀他們的劇本，能明顯感覺到，他們在一度創作的同時，腦海中呈現的是二度創作的舞臺。這樣有利於劇作者的創作意念以更直觀的方式呈現出來。

我們希望《新世紀澳門劇作選》的出版，能夠喚起更多人對劇本創作的重視。亦希望澳門劇壇有更多反映現實、關注人生、超越表層生活、探尋人的內心困惑、生存狀態以及對歷史、對變動時代的深刻思考的劇作出現。



五) 作家焦桐暢談台美食文化

由民署主辦、澳門筆會協辦的嘉模講壇文學系列，昨假氹仔嘉模會堂舉行，台灣作家焦桐應邀主講。講座主要通過台灣美食、閩南氣質、客家精神、戰爭殖民、混血美學和日本的影響等方面，與與會者深入探究台灣文化。



澳門筆會負責人與參展詩人、文友於展覽上合照（右）



六) 攝影配詩詞不一樣意境 攝影配詩詞不一樣意境

由澳門筆會主辦的《光影五重奏－澳門詩人攝影展》於11月10日下午五時半(星期六)假筆會會址舉行開幕禮，五位澳門詩人姚風、黃文輝、凌谷、王和、黃綾聲，一共展示四十多幅在平日生活裡拍下的相片，並配以親自創作的詩詞詩語，圖文並茂，讓觀者猶如親歷其境。李鵬翥稱，筆會成立的宗旨，是透過舉行小型沙龍展覽，或凝聚三五文友，搭建文友的溝通與交流橋樑。這是一文藝沙龍式展覽，是一種另類的藝術欣賞、藝術交換方式，十分獨特。



七) 廖律清真打破地域限制促文化發展

澳門筆會與台灣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花蓮）於11月10日下午八時(星期六)假筆會會址舉行《作家與海》台灣海洋文學分享會，從事海洋文學研究與創作的廖律清應邀主講。廖律清先從《作家與海》為起點，道出台灣豐富的海洋文學風貌，透過文學領略海洋的千變萬化。

中英林
請客

戀愛巷的故事
鄧曉丹

火圈
水月

荒島
徐蕙

肥蓋瘦
紫菱

酒店驚魂
方婷

招呼
黃可偉

童稚
Sherry

遙控器
蕭家怡

約定
梁淑淇

十號烈風
無心

社交網站公告
卓君

承鈺
童星

纖維絲
蘇麗欣

軌跡
眉間尺

直覺有病
姚靖楠

天井
黃勵瑩

荒謬的列車
來遲

期待
五月晨逝

食字獸
白丁

忘了說分手
飄

1069
Ian